

# 當代文藝

## 第二卷第五期目次

論文	創作	小說	戲劇	翻譯小說
過去中國文學的典型……………戴行軺 (九二五)	反抗的意味……………火雪明 (九三五)	一個女教徒的懺悔……………張若谷 (九四七)	度過了黃昏……………周無礙 (九五七)	愛與血……………徐秋雁 (九六九)
	紅的曲線……………許壽詒 (九六七)	校長……………巴林 (三三)	奔(長篇)續……………王楨	奸細……………
				蒲氏特·黎斯藤狄(埃及鐵木爾 Mahmoud Bey Teymur 作)……………
				勃萊特小傳(美國左納蓋爾作)……………

# 過去中國文學的典

戴行軺

## 一 緒言

文學是上層建築之二的一種，自然受上層建築之一政治法律等的影響，自然受下層經濟結構的牽動，那就是說，文學在某一時期之內，其典和某一時期社會經濟結構是有密切的關聯。我們要了解中國過去文學的典，就先要明瞭過去中國社會經濟結構。

依據科學的見地，用不着誇大狂的心理，中國的藝術雖是在極早的原始社會已見萌芽，文學的發生和別民族同樣，最初祇有口頭的歌唱，口頭的傳說，在文學尚未產生，或文字發生後若干年間。中國的文字，在那甲骨文上，還是充滿着繪的意識，所以在甲骨文字以前的文字不難推想，也許是尙未發現，也許通行的便利性很少，甲骨上祇能找到求神問卜的事情，很能證明那時還沒有表示於文學的文藝。因此，在書經上一般人尊爲最古的文學的堯典舜典之類絕對可斷定後人的臆造，而子書似神似怪的古代文學作品的片面，一些也沒有立足可能，真正的文學是不能成於原始社會，同時真正的文學，也不能在奴隸社會盛行，而真正

的文學直到封建社會的初起才通行着。於是我所肯定的過去，乃是契合科學方法，認定封建時代以後，而至於過渡社會（自周朝初年至秦始皇統一天下止爲封建社會，自秦朝以後直到鴉片戰爭是過渡社會，這是我對於劃分中國社會史意見，請參閱我別篇作品。）

周室制定封建制度以後，封建制度盛於一時，不久商業資本慢慢地由物納地租轉爲金納地租下發生，不久集合的水利勞働在悠長的灌溉農耕上產生，阡陌之類，早不待商鞅之廢而自廢。封建制度破壞後的中國社會，爲商業資本沒有轉移而爲工業資本，因爲灌溉農耕的依賴自然而爲前進的阻力。封建制度雖廢，封建勢力還存在着，中國社會便入於過渡時代。在這兩個時代中，所表示的有極強的封建意識，文學上自然也示着這個趨勢。布哈林（H. B. Bukharin）的史的唯物論說：『當封建的時代，無論在生產中或政治上，這種關係是有很大的差別的標準。所以一切的封建時代都有其特殊的藝術的體裁，關於這一些豪生斯坦分析得非常之對。神聖的君主政權，萬能的封建，皇帝的威嚴，「法老」（古代埃及王之尊稱）的高貴，勇敢，雄壯等，所有的情形，就是封建的藝術體裁的實質。無論在埃及敘里亞巴比倫人，古代的希臘人，中國人，日本人，墨西哥人，秘魯人，印度人等封建藝術的體裁中，或在西歐的羅馬人，和古哥德族的藝術中所表現的，都不外是這些東西。』豪生斯坦（Wilhelm Hauserstein）的藝術與社會更有詳細的解釋封建藝術的一般。他說到埃及的藝術，我就可惜他

的話，來說明中國封建君主，專制帝王所以需要封建主義典型的緣故，和奴性士大夫所以努力的緣故。他說：『一切封建文化的崇拜量，封建時代在經濟上立於最大最高總收入原理之上，無節制無限制的消費經濟貨財，同時一切經濟文化在其美底形態形成之際，要求非常的多數巨量，古代東洋藝術形式之原理，是浪費。……』這種事情在中國的建築史上固沒有如埃及的金字塔，但是宮殿亭榭，帝王陵寢，以及長城運河，那不是代表以狂亂無厭奢豪使用隸屬階級之勞働呢！文學的作品，在中國如統治封建階級豢養的知識分子，如廿四史之作，音律之作，以及過渡將完畢時康熙字典的出版，四庫的匯求，都是世界列國所未有多數和巨量。現在累積着比任何國家還多的文學作品，他繼續的說：『那民主的無名主義，那古代裝飾傳統上最高度的平等之本質，現在變為在藝術表彰站在社會頂上的人的慾求。即藝術在這裏變為人像，底藝術形態的問題，是應該表現那社會上支配人物，或自己階級意識及敬神之念。』我國在累積的文學中，我們可以窺見不是民衆的記載，社會的描寫。就是有着的記述和描寫，也反映着他們自己的不革命性，其中都是歌頌王政，認清王的尊嚴，和敬祖宗敬神的記載，那也是同埃及同出一轍。

我們不是懷疑着文學和封建社會的紐帶，爲什麼這樣的深刻呢？現在要說這裏了。波達諾夫說：『藝術是活潑的形態，表及現實，使萬人能夠理解……由是萬人遂能互相接近。』

發生連帶的感情，而市民對於鄉土，也有愛着的心理。藝術在古代社會，是最強有力的紐帶。」又說：「這個的文化關係，因為當時社會很矛盾——階級，一方面有寄生奴隸所有的，同時他方有被壓迫的手工業者和農民，以及逐出於勞働生活之外的無產階級——相衝突，所以很有必要。」他又說：「此外上層階級因為有了財富，遂致他們慾望和奢侈心，愈見複雜，終則需要極多的藝術品。這可說是藝術第三的基柱。」第一種的國家觀念，造成社會的紐帶，第二種的自尊觀念，造成社會的調和，第三種的奢侈觀念，造成社會獨異地位，在中國都有相同的情形。不過他的原因是根本的，中國文學所以造成十足封建意味的緣故，不在帝王文學以及領主文學的影響，乃是站在大多數之智識分子的創作。智識分子要寄生於社會，而且要高據於社會之上，唯有的一方法在創作封建文學，來獻媚統治階級封建階級。這樣他們上行下效，中國文學於是鬧得烏煙瘴氣了。

典型的封建主義的文學以外，還有出世思想的文學，那完全站在相反的地位，那兩種文學，正如春秋時代孔老兩個思想一樣，孔子在社會分解的季節，想恢復封建制度，以維繫社會，老子却想回復原始社會上面，以避免階級的傾軋，出世文學之產生，大多數正也在社會分解，兵禍相連，階級衝突尖銳化，生產不景氣的時代，他們對於社會發生根本的懷疑，求恢復原始衆庶熙熙的原始社會，於是吟風弄月，玩山愛水，如陶淵明不爲五斗米而折

屢，這種高傲的詩人，往往生在那時，否則這種工作，在他們祇是絕其身分，不願行的。可是這種人却是十分飄渺，而原因即是不能維持其地位的緣故。大多數都是借着出世思想的幌子，而內心裏飄蕩着封建主義的情緒，如梅妻鶴子的林和靖，也出入衙門，結交官府，念念不忘館閣名公，金榜題名等，到了臨死的時候，還是哼着：『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這種人們還有會隱飾了的，也許還可以尊重的。但是有些人却把他當作口頭禪，祇不過在筆上玩玩罷了，例如曹操和劉備孫權傾軋着中原，他企求成個統治的最偉大者可見了，但是他哼起詩來，却是『養怡之福，可以永年』這種自欺而欺人，人誰不知！此外還有借着出世似的話兒，一方面却替封建主義張目，那種文學，可說間接是屬於封建主義的範圍了，例如：白居易他雖是個社會詩人，對於社會現狀，表示着異常不滿，不過從他的史蹟，從他的理論，却是爲了尊重封建而哼出社會詩，在那時社會不安，封建領主容易瓦解的時候，他在提高領主的地位，指示領主的意識，例如他在新豐折臂翁之後拖着：『君不開開元宰相宋開府……』等的話。胡適說他這些是衍文，大有可省的必要，依我的意思，却是認定這幾句話是白居易所以寫新豐折臂翁的主旨。那麼我可以下一個肯定的結論，出世思想除了有幾個是真正的外，大多數都是冒牌，他所以借出世的幌子，完全在於尊重自己的人格，或者咒詛當代社會，或者陰飾自己，總之大都不過借着虛幌子而已。出世思想雖早在中國春秋

時代有老莊，漢時輸入佛教，可是不久和封建的孔子思想合而爲一。孔子所以成中國第一個偉大的人在此，而封建主義文學所以是中國文學典型代表也在此！

在封建時代，在過渡時代，和文字相周旋的都是統治階級奴隸的智識分子，在一切民衆無須識字求學，更何能談其文學。其結構中心，就在於封建領主維持其實位的緣故，對於平民文學，自然多含着反封建的革命情緒，和出世思想，不過祇似野草般，任他自生自滅，因此中國文學的典型就在於封建主義，而副之以出世思想。

## 二 封建主義的典型

中國既自周代以後，實行封建制度，造成了個封建社會，其文學自然帶着封建主義的典型，而且自秦代以後封建勢力還肯定的存在，其文學自然也富有封建主義性，所以封建主義典型底文學，其歷史的悠遠，厥推中國。

中國人談到中國的理論，往往向着封建的葫蘆上去，例如淮南子說：「夫作爲書論者，所以記道德經偉人事，上考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元妙之中，然足以觀終始矣！」又如揚子說：「事勝辭則佞，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矣！」又如抱朴子說：「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入不能毫彈屬筆，祖述六藝。」又如文中子說：

「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明五常，於是徵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採之以觀其變。」鍾嶸詩品論到詩說：「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激蕩性情，和諧舞詠，所以照燭三才，輝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響，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善乎文學。」魏書程駭傳更說得神通廣大，他說：「臣聞詩之作也，蓋以言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關諸風俗靡不備焉，上可以頌美聖德，下可以申厚風化，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誠，是聖人用詩之本意。」於是王充論衡說到文學，便老實不客氣的說：「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人積文十箴以上，聖人之言，賢人之語，上自黃帝，下至秦漢，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譏俗之言備矣！」文學有至高作用，竟至如此，爲藝術而藝術觀者固是叫絕，就人生而藝術的人們，不免稀罕。真如歐陽修所謂：「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所謂文學本是離了社會的把戲，他們真可說是太不懂事例了。你要知道政治與經濟的被壓迫階級麼？還是做麻醉人的勾當吧！潤身除外，正有別的作用呢！

總之，中國文學是含有道德極濃化的產物，同時又是政治的必要手段。這道德就是封建領主，專制魔王想麻醉人的工具，想幽囚人的靈魂，三綱五常，就是封建的宗法的社會產物，文學所表演的都是這種頑意兒。其中心的思想，就是這個啊！其表現的方法，自然也多



含着這種暗示。而且這種封建主義根深蒂固下的中國社會，否則不赦你，說是反動文學，該受焚書坑儒或滅族的慘劇。孔子曾說：『道之以德，齊之以刑。』也許如孔子：『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這兩句話，就是中國文學的重心。

一，外表的——封建主義的文學，在外表深深地蒙着一層封建的意味。要是少了這件法寶，對於封建文學的本身，恐失了多大的作用吧！這外表的裝飾，是使人一望而知，無疑為封建文學。你看他蓄含着古典的，豔麗的，溢晦的，偉雄的意味可見了：

A，古典的——封建主義的文學，儘是套用累積下來的古語，尤其是所謂詩書禮易春秋之類，全是埋沒個性的勾當。但他們却別具腸心，一方面他可以表示我的話，有古人的根柢，不怕人不折服。一方面他又可以表示這樣的話，祇有我們知識階級能懂。於是中國文學，才成了古典十足的古典主義。不過這和西洋古典主義是復興希羅文學不同，他是反對盛行的經典文學，一個却是維持身分的勾當。你看史記的樂書中不是有段故事麼？『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他們有抄襲本領，竟有至如此的！別的人們雖沒有如他一樣的廣用，但多少也用着。於是談人家文章高妙做不知者為古人，如隋書李德林傳『德林既少有才名，重有貴顯，凡製文章，動行於世，或有不知者為妄

人焉。』於是說人家以賣文得錢爲稽古之力，如光武帝以桓榮爲太子少傅，上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辯明經義，上賜以輜車乘馬，榮曰：『今日蒙上所賜，稽古之力也！』啊！這就是古典化的封建文學。

B，豔麗的——那是真的，他們要造成他們的少數人能解野心，他們必須把文學和事實上隔離，加以深奧的辭藻，強項的韻脚，使文字上成了豔麗，使平民不能獲解。這就是封建主義社會成立之後，白話文的勢力掃地的緣故。這種慣用豔麗的辭句，在南北朝間最佔優勢，宋書謝靈運傳有簡約的論述，他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詩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好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宣仲建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末，各相摹習，原其髓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緝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台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這樣的下去，文章更加豔麗，其中有永明體，是：『時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聲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南史陸厥傳）在北朝也有如周書庾信傳載：『既有盛才，文並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

頌。』又載如魏書崔光傳載：『初光太和中，依商宮角徵羽本音，而爲五韻詩。』文章的豔麗當推南北兩代，唐代雖然轉易以平易之處，但是如王勃盧照陵賈王楊炯之類，還脫不出六朝的皂白呢！不過那時以前：『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爲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屬詞皆以經典爲本，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稱爲富吾體。』文起八代之衰如魏文公，也足代表當世，雖是少了駢句，少了韻脚，究也使平民不懂的啊！

C，澁晦的——這也是裝飾身分的工具，雖是別具腸心，使文章詩賦，得能在拱雲托月中出來，但是平民總是不能懂的呢！暗面的描寫，側面的描寫，在現在也是通行，不過一個完全是借文學生花之筆，一個完全是個強硬的功夫。如舊唐書徐彥伯傳中所說：『晚年屬文，好爲強澁之體，頗爲後進所效焉。』強澁文學爲他人所崇拜的，也許是中國封建主義者努力的結果吧！

D，偉雄的——在封建文學中，既有特殊的目的，他們描寫的對象，即是在於封建階級之中，對於平民生活完全是隔離了的。在封建式的生活是處於高樓崇閣，衣必錦繡，食必珍饈，婢女之奉，僮僕之養，安居樂逸，人子衆庶，所以有如曹雪芹的紅樓夢，描寫大觀園的景緻，和千百個兒女生活，最足代表其偉雄一般的。

所以中國過去的文學，並不能做到如顏氏家訓引沈約的話：『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

一也，易識事二也，易讀誦三也。」而正如齊書文學傳論所謂：「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爲論，略有三體；一則啓心閑釋，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迴，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闌緩，膏盲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輯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觀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傅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有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至於這種：「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排來，勿先構聚，言尙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合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唇利吻，不雅不俗，獨申胸懷，輪軸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惟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焉。」但是我們更要進一步說，封建文學的外表，實在不過如此不全而已。無非在裝飾身分，其結果却到了如此，孔子有靈，當然說：「思無邪」是不能獲住真正的效果啊！

二，內心的——在中國文學的內心，是多麼充實着封建主義的情緒，原來這是維持封建主義地位唯一的目的。所以在他們的文章裏充滿着那些情緒，沒有尊上的實質，安能就自身尊嚴的發揮，沒有攘敵的精神，安能把自己的地位擁護得更穩當，沒有宗法的根蒂，安能把自身的地位維護堅密，沒有重農的思潮，又怎能把封建的經濟組織完全肯定呢！茲分述

如此：

A，尊上的——白居易致元微之的信中說到詩有：『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真的，中國文學這種根情苗言，華聲實義是真多乎哉！如漢書東方朔傳有：『朔子文辭，此兩篇最善，其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謀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可見他那一首辭賦不是在尊重帝皇呢！這種尊帝王的人可以高升的，如後漢書崔駰傳：『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嶽，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文多故不載。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復常嗟嘆之。』又如張衡傳說：『時天下承天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移，衡乃擬班固兩都賦作兩京賦，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又如舊唐書文苑傳序：『燕許之潤色王言，袁陸之鋪張王業。』這種事情還是從大體上着力，把帝德尊之若天，使人民對於帝王祇知道死心塌地的崇拜。此外直接獻媚帝王的也很多。例如魏書王粲傳註：『典略曰：『陳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舊唐書柳公權傳說：『從幸未央宮苑中，駐輦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奉賀，上曰：『單賀未了，卿可賀我以詩。』宮人迫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

戰，今年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上悅。」唐書中又有：「文宗嘗召與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太學士亦屬，帝獨諷公權者，以爲詞情皆足，命題於殿壁，字率徑五寸，帝嘆曰：「鍾王無以尙也！」』這種事情自是被象養的智識分子應有的事情，現在也不再舉。

B，攘敵的——在敵人積極侵略，有動搖國土的時候，這些智識分子將失其優勢，他們爲維持生存的需要，對於敵人加以嚴厲的懲創，以獲得更高尙的地位。這種文學在討反動份子的檄文，激厲軍馬的詩歌，最可看到，在書經中有如康誥泰誓之類最可看到，以後這種騎士文學，歷代都有，如杜甫前出塞後出塞，李白的出塞，岑參的白雪歌，王昌齡的出塞等都是唐詩人攘敵的名著，爲後人所傳頌的，因爲那時是力征回紇的時候。宋代將歿時，文人的詩歌也極其慷慨，文天祥岳武穆之類，忠君報國之情溢於言表，尤其是岳武穆滿江紅一闌，更爲千古絕唱。明末遺老，恢復社稷之心，無時或已，故當時詩歌，也表示反抗的情緒，這稱攘敵的內心，既是獻媚統治階級的智識分子所必要，也是如統治階級的必要，如魏孝文帝詩：「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魏書鄭道昭傳（隋煬帝更是野心勃勃：「：轉門平華地，追奔掃鬼方，本持身許國，况復武功彰，會令千載後，流譽滿旂常。」）（古詩源）

C，宗法的——晉書夏侯湛傳說：「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

乃別見孝悌之性。」這種宗法的文學，不僅是夏侯湛，乃在我國文學的重心，在我國的族譜學發達，祖先崇拜極深的社會，對於一個宗祠，一部譜牒，往往由文學加以記述。而每當先人歿後，也往往有文學家撰述誌銘，這種著作你看佔各家文集中幾多篇幅，尤其是近代如明清諸家文集更是重大。這種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的工作，乃是維持宗法社會唯一的工具，其他如詩歌小說，寄託着這種維繫的意思，更有幾多呢！

D，重慶的——封建社會根基柱石，是農業經濟。所以封建主義為維持其地位起見，對於農業不得不加倍重視，皇帝親耕的故事，就是指示其重要。中國的田園詩人，所描寫的景物，固是村中雜景，亦暗示農村生活的健全，而專此恤農為旨的文學，更不知維持農業到如何呢！

### 三 出世思想的典型

在封建主義的濃霧遮住的中國文學，儘是以現實為題材，拼命稱頌封建社會的社會形態，而站在統治層的生活，尤為他們描寫的重要事物。出世文學所以能在封建社會產生的緣故，因為現實的經濟生活，不能為文學唯一的領域，尤其是當經濟生活疲滯和擾亂的季節，出世思想更能雷厲風行，紙貴洛陽之處，這就是反抗現實生活的結果。但是就全體的說來，正

是極少的數目。實際上，社會的經濟結構是固定精神現象的動力，求出世未必是一條最適宜的路，而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固然在有時精神現象和精神生產也能爲下層變遷的動力，可是這是極少的例子。尤其是在中國出世文學是好仙學佛的虛無主義，更不會產生出世的社會，恢復原始社會的生活。所以在這出世文學很能明其實質的大概了。

一，外表的——出世文學和入世的封建文學，完全是不同，只要在外表去觀察，就可以知道了。虛無思想是他的思想中心。此外他們酒精中毒，隱居山林，談神說鬼，都是他們重要的外面法衣，現在且就各方面加以論述：

A，虛無的——這是出世文學的真精神，是反抗時代的標幟。封建文學是有真實的社會背景，出世就是離了時代的環境，創造嶄新的時代。不過他們所用的方法，多不是合乎科學的辯證法，因之，往往有入於虛無的傾向。這種文學實以老子開其端，莊周列禦寇，是他忠實的門徒，史記莊周列傳說：『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夫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元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以後中國的文人，反對現實世界，都是學宗老莊，唐代佛學盛行之後，神宗色彩，又點染出世精神，如晉代的抱朴子等等都是集寓言大成的言，對於現實社會加以抨擊，而當時有寫桃花源記五柳先



生傳等的陶淵明，其離了現實，也是很明顯的。唐代因譯經的發達，引起文學的通俗化還在其次，而佛的崇拜，在幾個大師裏面的詩詞，固是能窺見一般，而文學家老年好佛，本禪寫的詩詞又何其多也！

B，酒精的——中國文人多沉醉於酒的上頭，這種中酒精之毒的文學，是多麼難以指數，杜甫曾有：『天子呼來不乘船，自稱臣是酒中仙』的詩句，可見不但是『一斗詩百篇』而已！在酒精中毒的時候，竟至如斯，不得不說酒精力的偉大了。此外我們該明瞭酒精是麻醉劑，對於現實的世界能作脫離思想的動機。舊唐書白居易傳：『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者以爲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覺老之將至，雖驂鸞鶴遊蓬瀛之適，無已加於此也。又非仙而何。』中酒精的毒的詩人們，所寫的詩，多贊美酒的，如李白的月下獨酌有：『行樂須及春。』晏殊的玉樓春有：『勸君莫作獨醒人，爛醉花間應有數。』朱敦頤的鷓鴣天有：『詩萬首，酒千觴，幾曾着眼看侯王？玉樓金闕慵歸去，且插梅花醉洛陽。』夠了夠了，中酒精的毒的人們，就是反抗現代社會健將！

C，山林的——中國文人又多慣生在山林之間，如圖畫裏面專寫山林，文學裏面也多寫着山林的風格。要是不讀文集之類則已，否則你應該知道寫山林的文章多了多少，柳宗元的

超然亭喜雨亭，王禹偁有黃岡竹樓，歐陽修有醉翁亭，等都是退居山林的場所，其裏面都是敘述山林的可愛，自然的可愛，對於心爲形役發生憎惡。山林固是藝術家該有的欣賞，可是祇配染滿黃金的藝術家才配玩賞，真正的藝術家，立足在大衆之上，以描寫社會生活的矛盾，暴露社會的真實，並不是玩山愛水，窮一己之歡，試問中國有這種文學多少，我不願說。不過對山林的愛好，有脫離現實的意思，如陸游的青玉案有：『千岩高臥，五湖歸棹，替却凌煙像。』辛棄疾的鷓鴣天有：『都無晉宋之間事，自是羲皇以上人。』他們的生活，又如司空圖詩品所云：『玉壺買春，賞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雲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蔭，上有飛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書之歲華，其曰可讀。』或者如：『綠衫野屋，落日氣清，脫巾獨步，時聞鳥聲，鴻雁不來，子之遠行，所思不遠，若爲平生，海風碧浪，夜渚月明，如有佳話，大河前橫。』這種文學家謝絕了一切世事，所寫的文學，自然與現實沒有一些關係的啊！

D，神怪的——他們專記着荒誕不經的事物，或者是崇拜天神佛祖，或者在描寫鬼妖的故事。這種文學最佔勢力爲小說，自從莊周始作其俑，以後在魏晉間有什麼山海經漢武內傳穆天子傳等東西，到唐代更是尖銳化了，如段成式的酉陽雜俎，杜光庭的錄異記，並有太平廣記太平御覽等大著。及清代如蒲松齡的聊齋誌異，紀昀的關微草堂筆記等，都是想入非

非，另闢蹊徑。此外在詩歌上面，散見述神仙怪事的固不能力絕鋪陳，亦有推崇備至者，有的文學家，竟如辛棄疾的：「一個去學仙，一個去學佛」也不少哩！所謂神和佛本不是現實的封建社會真正產物。你看釋迦不是爲反抗封建社會離世求佛麼？封建社會有這種思想的文學，就是想離了現實，去求理想生活。

二，內心的——實在的說來，所有出世思想，不是中國文學真正的重點，而文學者却大多數是知識分子，對於封建是處於留戀的態度，因爲中國的知識分子，完全是個寄生物啊！所以除了真正想閉戶躬耕或餓死首陽的封建社會上層階級絕對不合作外，他們所有的出世思想的文學，完全是封建文學的附屬品，這種假的出世文學，却佔了出世文學的大多數。我已用了分析的眼光，解剖他真正的態度了，現在儘可以將這種冒牌的出世文學，擲在一旁，單就真正的出世文學加以內心的分析。

A，反上的——要是你把屈子的離騷，或者伯夷叔齊的採薇歌等詩歌，當作反上的話，那麼你不能了解反上文學的真實際。因爲屈原盡忠於楚懷王，而結果受讒退位而作離騷，伯夷叔齊因爲盡忠他的商朝而不願食周祿，寧願作採薇而餓死首陽山，可見他的本身本是效忠於統治階級的貴族分子，或官僚士大夫，當死的時候，他們沒有被人知其態度，於是不免作無謂的感嘆。但是你要知道，他們不是把封建主義捧做道教裏面的太上老君般的唐堯虞舜

甚至神農黃帝一起申述他們的主旨麼？所以這不是真正的反上文學。而真正反上文學，大多數不是知識分子的創作，而是民間分子的吶喊，其保存的程度，也是爲歷代所墮毀，譬如太平天國之時會有三字經等類，都充滿着反抗的熱炎，現在才值得人家注目，這是封建社會必有的現象。

B，厭倦的——這裏你也要當心，辛棄疾的文章，那一首不充滿倦厭的淡味，酒精山林都是他戀而不捨的東西。但是你要是能知道他的歷史，他自壯直至死，都是爲官僚，在壓迫民間，難道他有厭倦麼？這種文學家是很多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等，他們都是在指摘朝廷，提倡厭倦，飲酒玩山，多麼有興，可是你看他有會脫離政治生活嗎？他們都不曾與政治發生脫離關係，那麼他們並不是有一些倦厭的實在，不過是好弄生花之筆吧了。如不爲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他不願心爲形役，於是：『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這才是真正倦厭生活，你要是讀了陶明淵集，一定有這種見解。李清照的詩詞也充滿着倦厭的味兒，他『自謂葛天氏之民』。（見氏著金石錄後序）那才是真正的啊，像這種真正厭倦文學家，實是祇佔了極少數。厭倦的意味，就是對於現實世界發生鄙視的念頭，要想另外得充實的生活，所以這也是出世文學最重要的一種。

C，超世的——他們所表示的形態，是虛無的，在他的思想也是超世的。他們沒有奮鬥

的要求，以求在階級深刻中，求一條出路，不過是想離開現實的世界吧了。也許他們在走上無政府主義的路。在老莊的哲學，有人說他是無政府，其實他不過在企求原始社會的復活，如賈誼的鵬鳥賦，對於『一禍福，齊死生』的老莊思想，極為首肯。又如漢高彪的清誠，魏稽康的秋胡行及六言詩，都是借五千言的文字，來發揮反原始的思想。其他如東方朔的誠子詩，發揮一龍一蛇與物變化的柔軟主義，梁鴻底五憶歌鼓吹民之饑以上食稅之多的思想，張衡底思玄詩，流露天長地久超越物外玄之又玄的思想，稽康等以輕物不重生的學說。甚至他們有的企求做仙子去，如曹植，稽康，張華，成公綏，何劭，張協等，他們都以赤松子王子喬為理想的中心，與俗人絕交，而希求長生不死。此外有受佛教出世思想的影響，有如寒山底寒山集，皎然底杼山集，貫休底禪月集，齊己底白蓮集，都是禪家的崇拜佛教的詩，王維是入世文學家崇拜佛教的第一人，其詩詞更入多少佛教哲理。而宋代的邵雍張載更是玄之又玄了。這種超世思想，就是對於現實社會的不滿，思有以改之而不能，只得想過那原始的社會生活，甚至企求毫無實際根據的佛教的天堂，道教的仙子的生活上面去，雖是他少思想不合辯證法，但究也是超世的一路啊！

# 反抗的意味

火雪明

— 反抗的意味 —

每天黃昏散市集的時候，我們總瞧見農人中雜有個襤褸的中年婦人。她一拐一拐地行經張義隆米店的時候，兩顆包在藍布首巾下面的眼睛，向店櫃上很輕快的掠一眼，馬上就低下頭去急急地走過。滿眼盈藏了白亮的清淚。她每見到兒子——國生的日漸黃瘦的病臉，非常之不忍。但要他回家來靜養，米店老闆既不會答應，如果反被歇了職業，則一家的生活將有困難，她所以也不能不使兒子受苦，因為她放紗所得的工資，再不能羅取二人以上的食料。

梅雨時節：低窪的濕地上驟然增加了一羣塵埃那樣的動物，待白天夢醒；在黃昏燈影裏，總是不避人的密奏着混亂的音調。于是國生小腿上的磊磊塊塊緋紅的瘰癧，充分地表現着那些小動物的針一樣的嘴吧，對窮人的鮮血，特別感到滋味的甜美。因為勞働階級不像有閒階級，儘可坐在旋風電扇下驅逐那些下賤東西的飛舞；下賤東西，也祇得抓住絕少滋養而貧血的肉塊作唯一食料之對象。

連蚊蟲也懂得欺哄國生的血，以飽自己的肚子的咧！

這時候，夜陰已迫籠全鎮。那老婦人空手跟着臂攀滿盛酒肉籃子的農夫們，這樣寂寞地

穿過太平巷回家去了。那一種坐在長凳上高談闊論收成或某處盜劫事件的聲音，在青風園茶館裏是聽不到了。

然而張義隆米莊的門牕依舊洞開着。一盞鬼火似的風燈，在冷靜的屋檐下閃光。國生疲倦地立在米櫃的裏邊，因為人短；只瞧見了他半個鉛青色的臉部。他的頭頸漸漸低下，眼睛漸漸陷閉，從街心裏看去，只賸灰黑的一叢髮頂。髮上顯然立着已從田隴割下的那種麥柴的空莢，及白濛濛的米中淘出來的氛屑。

一顆紫褐色的草蚊佔據着他的臉部，他在不痛不癢的感覺中驚駭地睜開了眼皮，很快的把頭頸向上昂起，蚊蟲赫得飛開；他馬上又朦朧朧的忘掉了一切。忽然臘燭阿四站近階沿來，丟個布袋在店櫃上，叫着：

「量三百錢黃米！」

永遠不配安逸的靈魂，就因銅幣的交響而促醒了自己，擦擦眼睛。看店主人不在賬櫃上，便很客氣地回答：

「老闆剛出去了，馬上會回來的；請老先生稍等一刻吧。」

「誰耐煩？這龜兒子開的野店！你不會量嗎？」

「是，我不會。老闆只教我淘米煮菜，抱二官，倒便壺，擦水煙管，割麥。……」

「這個自私自肥的狐狸！招了學徒倒可以省掉個傭工咧。可不是嗎？學生意也得有個規矩：練習打算盤，看洋鈔，寫字……」臘燭阿四說到這裏，瞧見鎮西來了匹肥豬，分明是張義隆的老闆；也就勒住了。

夜色愈深，國生的疲倦越是厲害。連着幾夜他在店堂裏眼看着蚊子飛來飛去，坐到大明。這當然：一則他是睡在地板上沒有珠羅紗的夏帳，二則無錢買根藥蚊的絞艾條子來燃燒，三則氣候的熱度，證明攝氏表的水銀管子竟昇到九十五六以上。現在，他雖還立在米櫃的裏面，他確又沉沉地半醒半睡着了。

「得！」像鋼錘打着清脆的雲母石那樣的聲音，遲徊于國生髮頂之際，他又猛然的抬起頭來，橫眼瞧見店主人立在自己的背後，手裏的一支桃絲竹的旱煙管，還高高地舉起。他怔了一怔，雙肩聳着，兩手垂下，一對淡白的求救的眼光，儘呆望着主人鼯鼠那樣的眼睛，粗大的希臘形的鼻子，而也叢生着中國鬍鬚的非常難看的嘴吧。馬上，從那鼻子裏噴出冰冷的「哼哼……」毛叢中的一頁社會學講義，也如數瞭曉地讀出來了：

「倒霉，你這個小鬼真倒霉！因為你母親苦苦地哀求，流着老淚，老子才軟了心腸，收容你這生命。確不料一天到晚單知道睡，倒霉，我看你什麼事情都不願意作，還是回你的家裏去！要垂着雙手享福，這裏不是養老院！倒霉，學徒就如一個機器，也談不到享福！在我



這裏還算優待，要投另一個主人，嘿！皮鞭子可以揪碎了笨牛的骨髓！……」——他說到這裏，靜靜的呼吸着，好像有一種壓不下去的情怒向他的腹部推動；我們可以在他熱得連竹衫都不穿的肥豬那樣拘攣着的肚肉上看得出來。

國生的額上刺着一個花蚊子。他癢得尷尬，蹙蹙眉，怕被老闆當爲咒咀，事實上自己也沒有蹙眉頭的資格；所以還是動也不動。眼睛瞧着地板，地板漸漸變成低陷而又好像快要破碎旋轉的樣子。

「倒霉，這灰蒼的死人臉子作給誰看？難道老子得罪了你嗎？嘿！你這倒霉的廢物！哦，還是老站在這裏幹嗎？還不聽見師母在那兒呼喚嗎？可不是垂地尺長的母豬的耳朵哩？」

「國生，來抱二官呀，怎麼？快來！二官哭得厲害呢！……」

趁這個機會，他馬上慢慢地沿着潮潤的牆壁，避過主人的炯炯目光，彷彿如幽靈似的走進去，走進去……確不料魔杵一樣的旱煙管，又狠狠地落在同樣有血有肉的背脊上，還伸述所以受罰的理由：

「倒霉，還不快快的跑？地上數出了多少螞蟻來？」

于是，「昏死，走路沒有一點規矩！」當自己跑得太快時候的店主人的訓語，在國生的

腦筋裏閃電似的激盪了一次。

\*

\*

\*

國生的母親坐在石油燈下一面撫他的髮，一面這樣勸說：

「兒，只怪你的運命乖，偏投入我們窮爺娘的家裏。要打算替你多讀幾年書，也得將來謀個較好的職業；爭奈你爺死了之後，田也賣了，耕牛也宰了，你娘日夜辛苦的代價，也祇抵得呷口薄粥。那裏再有力量送你進高等小學呢？你不要眼紅着芳弟和勤妹，他們是有錢，有錢的才能讀書。像我們窮人家，飯都沒有吃，還能讀什麼書？兒，還自去學生意了罷。娘委屈你，也是沒法。……」

味 意 的 抗 反 一  
身軀不滿三尺高的國生，聽了這段中國貧民階級對於現代教育界的一致的咒咀——或歸根只是個古老的自欺語『薄命』——而也是這些懇切慈愛的教訓之後，跟着他母親的顫抖的音波，不自主地撲落撲落流了一夜童貞的被強盜逼迫出來的高貴的眼淚！

明天清晨，小靈魂就給米蛀蟲一口一口的剝蝕了！兩朵紅如血球的眼睛，再沒有恢復到明潔活潑的那個時候。現在，現在依舊疲倦而紅腫着。不但過去，現在，還有未來呢！當臘梅花盛開的隆冬，終見他挾着竹籬在厚冰凝固的河水裏淘米洗菜，當富人們也在流汗而吞冰淇濼的炎暑，竄突下通紅的火光裏的那個貧血一樣的面孔，與國生的父親一般模樣。不滿二

個月，大家知道店主人已把女傭黃媽媽的生意歇掉，所有她的職務，自然移交給我們的國生來負責。有人說張義隆裏收的學徒生了四隻手，大概是指點身兼兩職的意思。不過與其說國生要在商界上學一點智識或規矩；毋甯說他是在嚴酷的威權下習練奴隸的行爲。我們鄉間一般的商店都是這個情形，不過國生所受的經驗似乎比較要豐富些，典型些。

現在國生赤膊抱着六歲的二官，走出店堂來。二官還是哭着。嘴吧睜得渾圓，額與雙眉間，麤集着許多難看的皺紋，正像河中撈起來的死屍一樣模糊。國生拿着博浪鼓兒小丑似的丁丁東東亂響，又扮着種種好像在凹凸鏡前反映出來的鬼臉；有什麼用呢？他還是在那裏流淚呢！因為嬌養在暖室裏太久了的緣故；總不容易奉承。有時不趁他的意思，便像他的父親那樣也會伸出拳頭——雖然小而無力——來毒打國生。有一次國生的眼睛被這小魔鬼打得紅腫了，還流着仙人掌色的汗血；他痛，他哭，他恨，他要報仇，他存着不良的念頭，待避開了一切不公平的人們前曾搗過小魔鬼的嫩頰。當他正吐了一口長氣後的五分鐘，因為小魔鬼去告訴了他的母親：『國生打我！』打在那裏？』痛，痛在這裏。』『吶，一大塊青腫，打傷了。嘿！那還了得！世界上真沒有王法了！……』結果，國生的皮膚上倒底發現了斑斕雜駁的顏色。據說以後還會請傷科醫生診治過兩次，才能恢復服到『人』底形式。但疤痕至今還沒有消褪盡淨。

「二官不哭了！咱們來騎白馬！」——國生到頭也只有這一法。他想：只要主人歡喜，怎樣下流的事情都應當做。自己有一天不挨打，也就感謝靡極了。因為經驗告訴他：「與其受打，毋甯下流。」果然，骨髓裏充滿着土豪血液的小魔鬼，收乾了眼淚要從國生的兩腕間溜下來了。

大老闆坐在賬桌上靜心打着銀幣的圓邊，忽聽得哭聲中斷，回頭來望了一眼，帶着微笑依舊做他生活目的的工作。至于二官不哭，當然不是國生的力量，而是他爺老子自己給二官以先天的靜穆冲和的血統所致。

真像一頭穿着紅衣裳的猴子安坐在老弱的胡羊上呢！國生僵僵着身體，雙手撐在濕地上，把背弓起，像一匹吃糞的動物。而二官伸直兩腳，如此成熟地跨坐在國生的腰間背上，雙手抓住了國生的頭髮，——天然是一條精緻的纏繩囉——國生就像駱駝那樣低着頭，烏龜那樣爬着路，負犁的耕牛那樣喘着氣；可是，那個腦子裏沒有水質的紂王的子孫，好看的蘋果圓臉上浮起兩個珍珠的笑渦。他放開右手，當作皮鞭，盡力向褲下的肉塊擂鼓那樣的打。可惜國生變不成一方頑石，不能使打人的手，先自覺痛；惟其如此，他也意識地時常叫着：

「二官，不要毒打喲，不是匹真的馬噯！」

「太慢，跑得太慢，不打是跑不快的！」——二官常把他母親一個月前的慈訓重複唸着。

人上的人在心裏笑，人下的人在出汗流淚！只是人上的人看不見！！

大約二官的壓迫過火了，打得過起勁了，用力也過量了；左手支持不住體重，身體向右邊一傾，就像兒戲似的，魔術似的，跌下馬背來了！順手拉斷了國生的髮絲，髮絲的一端還連帶着溫熱的肉的碎粒。『哇』的一聲破空襲來的時候，國生的痛創早已被某一種恐怖先自籠罩住，他翻身正想爬起來，店主人飛鳥似的早立在自己的腳邊。燈光下僵臥着一條挺拔的黑影，國生的知覺便暈失去了。

『哼哼，倒霉，要你好好地看護二官，却儘管愛趕這種把戲。倒霉，這是誰叫你，……誰教你這樣作？昏死！賤骨頭！賤骨頭！要不痛打一下，還能習好嗎？……昏死！』

紅印度的野人沒有這樣兇橫，加爾馬克（Kalnuck）的韃靼沒有這樣慘酷，你看！一個中年肥男子的面孔血紅了，牙關咬緊了，把全身的氣力運足了，一支又挺秀又堅實的旱煙管舉起來了，他忽然退後一步了，飛起後腳來了，他像擲鐵球那樣的姿勢呀，他把全力付託給旱煙管的一根桃絲竹，你看！已在無目的地雨點般的向國生的背上亂揪了，亂揪了，亂揪了！

同時，就與水滸傳裏『母夜叉』相貌差不多的中年女店主聽了活寶貝的朗聲的哀啼，也從庖廚下喘氣奔了出來，嘴裏儘在噤咕。一瞧到自己的製造品帶哭帶滾倒在門角落裏，馬上很

憐惜地扶他起來，輕輕地替他撫摩，慢慢地替他拍清了衣上的泥滓，若笑不笑地唱着催眠似的娘歌，充滿着母性熱愛地摟在自己的懷中：

『喔喔，二官乖，二官不哭。國生欺我們的二官，叫爺爺打，替二官出氣。喔喔，二官乖，二官不哭，二官要看爺爺打一匹死馬！……』在那個慈愛與忿恨交織着的衝動力向兩方面同有相等發展趨勢的聲音裏，重複說明着一種幾乎可以當爲哲學看待的深切的人類心理之研究。

小孩子雖未必會像成人那樣殘酷，但如二官的環境安排給他習慣于惡行爲的渲染中，便成了一個異乎尋常的精靈。他現在是被一種幸災樂禍的好奇心所震動，他收乾了眼淚，儘在看他父親愚蠢的；暴虐的；無理由的；一種燬滅人道的鐵腕的搖動。他瞧見橫在地上的一塚黃色的肉壘，但也羸瘦得可以透視出骨節的凹凸；在上面滿布着一條一條絳色的痧痕，一堆一堆如老熟西瓜皮上的淺黛，或如微暗的紫紅，及將落未落的腐爛上的薄蓋；這美麗的顏色，引起了那個小魔鬼手舞足蹈，像在跳『聖偉宜』的古舞哩。一邊他眯着小眼笑得舒服。

血的骷髏上正在行使那刻毒的按摩！死神的魔杵正在鞭打一頭垂死的驢子！噯！我們可憐的國生理！憑你們去想像吧，世界上會有這樣忍耐的脊椎動物！他匍伏着，他拘攣着，他的皮膚裏只是繼續分泌出透明而森冷的粗汗。他已沒有氣力再反抗了，與平常一樣；他的一

切似乎都不屬於自己所有！

一分鐘後，店主人的心裏有些不自然起來。但這決不是憫憐，決不是疲倦，決不是強盜發善心；而恰恰相反，他是恐怕當真鞭傷了這個頻危的肉軀。事實上他怎願由自己腰包裏再挖出白亮的銀幣給傷科醫生收買嬰孩的血胞或臍帶之類呢？他馬上住了手，還是虎虎有生氣地罵着：『倒霉，倒空費了老子的氣力與時間！』

賬桌上的銀幣的交響又起。

母夜叉也抱着天神之子的二官，癡到夜風吹不到的地方去了。

羣蚊和牆邊蠕動的一堆黑影，在靜寂中互相陪伴着。

\*

\*

\*

\*

就在那個晚上，我從太平巷的朋友那裏喝醉了酒回家，已經深夜了。街燈燒着一穗琥珀的黯影，在冷靜的月光裏恰如沒有的一樣。我恩恩地急走，預感到內心的寂寞和不安。是多麼幽寂的鄉邨之夏夜呀！螻蛄在緩啼，新蟬在熱唱，緯絡在勤歌，螢火在流光，統向深沉闊黑的枇杷林裏點綴着，我覺得這種似乎在浮動着什麼似的靜寂之上，再沒有更上的靜寂了。

一朵浮雲掩蔽着月的光輝。黑的夜色侵襲入了我的深心。在看不見遠處的東西的街燈裏，依舊存在着各種混亂的聲音。我落落莫莫地一個人在疾走。

突然，像有死神的呼吸在流風裏暗暗地跳入我的耳官。天呀！這是什麼聲音呢？這是什麼聲音呢？這是什麼事變？是風聲？是幻覺？是真實？……我不敢想下去，惟有更拼力的狂奔，不知自己應該怎樣去作。但事實是事實。分明有一種悲慘的怨怒的咆哮的驚人的恐怖的然而也是朗澈的熱烈的雄吼；迎我的面，緊迫而來。

『救命！救命！』——越來越近，也越近越響。祇餘十步了，九步了，八步，……四步，三步，……

水銀一般的亮光，又從淡灰雲叢飛開的月明中流照着四野的一切。

立定我的脚跟，一種能力在這樣恐懼中努力地增長，使我成了個膽力粗大而還想救人的斯巴達的壯士。怒睜着靜默的尖銳的眼睛，在期待一切壞事情的誕生。親見那個瘋犬一樣的黑影同疾電一般撒開腿，拚命的跑來，跑來，而且那麼兇惡的樣子。我連忙向後退了一步，儲足氣力，向前跳去，猛力把他抱住。要我不相信他是個瘋子可以嗎？不！極端的變態好像在象徵着不可見的憧憬般呀！

『國生！國生！你……你怎樣？……為什麼？』

『救命，龍先生！……你呀，我，……我殺了我的主人了！我殺了小主人了！我……我是，我犯法了！你，你請把我帶去，帶到警察署去……』



「…… 呸！怎麼？怎麼？怎麼？你，你，你敢！我，安靜點吧！我不反對你。不！是一種正當……正當的反抗……反抗的正當的手段！……」我氣也透不出來的自覺地說，把抱住他的雙手放鬆垂下去，讓他自由地立在我的面前。他思索了一下，他用手作一決心的手勢；於是，他流星似的衝身向前，奔過橫在面前的黑暗的枇杷林子不見了。林子裏的騷亂暫時平息，一陣子響，大約那枝上殘腐的果實，受了暴風雨一樣的振撼，都在黎明之前紛紛下落罷？

一九，六，一六。

## 一個女教徒的懺悔

張若谷

我是一個天主教徒。我對於天主教的皈依，原因甚為複雜，我要在此說明一番。

我因為對於時代思想的混亂，人生價值與意義的懷疑，人生觀的漫無標準，常感受到絕大的煩悶，想在各種思想中尋出一個真理來，以為我自己生活的一種目標。但求之科學，不可得；求之於哲學，又不可得；最後才算於宗教中求得了。

我最初也祇是一種形式上的信仰，後來因為受了某種的挫折，才決心皈依。現在的信仰雖並不能算堅固，但希望終不致於再發生變化了。

我常聽見宗教家說：人類是由肉體和靈魂合成的，肉體是墮落的，而靈魂是上昇的。這話我極表同感。我是信仰心物二元論者，贊成意志的自由。我承認：人類有良知自覺，——唯物論者對於這點，當然要一概抹殺——人類的精神，是依着神的意志，向着進化的軌道上走，而肉體却總是安於習常，易於墮落。於是靈肉的爭戰，遂永遠成爲人類歷史上的一種運命。凡是能夠戰勝肉體，向進化方面突飛猛進的，是一個英雄，也是一個天才，這天才神是神的驕子，神的選民，神的意志的代表者。

從前我也夢想過，以爲宗教也許有一天會和哲學科學攜手，但是却很難和藝術調和。我曾親自感受到個中的經驗。

我曾有過一個時期，想進女修道院，終身守着童貞。那時我想棄俗修道，不過是一種衝動。

這一個衝動有兩種原因：一則我贊賞基督教的禁慾主義，以爲有無上之美。二則我自己因爲精神上感受到重大的痛苦，想在宗教中去尋求神的安慰。

但不久以後，我就自己有所覺悟，我自己的性格原來屬於頹唐的一派，——那是身體孱弱的緣故。我康建時常有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的豪概。病弱時則懶惰苟安，自暴自棄。——不配做一個守死善道的修女。而且進了修道院後，是不便還俗的。倘有時煩悶來侵襲我的心靈，不能尋得埋憂之地，那時又將如何呢？

我還想到，神樂之爲事，也不是個個宗教家所能得到的。我本因煩惱而皈依天主，不意皈依後，煩惱更甚。神樂沒有求得，反而覺得神枯；天主沒有降到我心裏來，反而迎接來了一個醜惡不堪的魔鬼；本來想向光明的天國清界奮飛，反要沉淪而入幽谷。以短時間的信仰而言，已經如此。將來修道院中，綿綿歲月，又寧我之所堪，所以我再三思索，修道院究竟不是我的安身知命之地，還得冒危去尋覓心靈的安慰，努力創造自己的新生命。

可是我信仰宗教以後，神的觀念，已深入腦筋，也復無法滿拔，棄俗潛修之念雖然沒有，而仍願做一個天主教的女教徒。

退一步說，我從前即或可以去受修院嚴肅的紀律，修道後將來可以得到神樂，但是我不願意犧牲我愛美的情感，這情感，我認爲是我們靈魂裏最神聖最美麗的東西，我要讓她好好的向榮滋長，不願她爲冰霜所襲擊，以致於摧殘。

這愛美的情感，所包括的範圍很廣；如文藝的欣賞，音樂的陶醉，一花一草的怡情，壯麗山川的遊覽，那一切一切都不是修道院中所能得到的。我又渴想從事文藝的創作，發洩我蘊積于心靈上的苦悶，表現我全部的人生。

但是據我淺薄的信仰經驗而言，覺得宗教的虔誠和文藝創作的靈感，實處於背道而馳的地位。無論那一個文學家必使情感激發動盪至最高點，然後才有文章，所以文學家的情感是熱烈的奔放的。宗教家則不然，他們時刻講究正心誠意的功夫，終身從事於靈肉的爭戰，自朝至暮，祈禱不能間斷，一味將心情收斂起來，他們對神的虔誠增加一分，則心靈的收斂也更收一分。雖然他們也有法悅溢洋的時候，但究竟是宗教的愉悅，而非文學家創作時的愉悅。

文學家和藝術家都有排斥一切唯我獨尊的精神，尋常的道德法律不能束縛住他們，如天馬行空，如威鳳翔於九霄之上，俯視塵世，有如糞土，中國的李太白，英國的擺論，法國的

露俄，都有這種氣度，所以作品也都不同凡響。

宗教家終日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避免犯罪的機會，誠惶誠恐的跪在天主座前，供認自己的罪狀。他們的人格不能獨立，定要附屬於神，他們的偉大和尊嚴盡已壓碎於神權之下。他們精神上加了重重桎梏，意氣都不能飛揚，如何能做出偉大的創作呢？

我相信哀感頑艷的文章，和沈博淵深的思想，決不是戒律謹嚴的高僧所能做或能有的。烏目山僧頗能吟詩，但「斷鴻零雁記」以及「春雨樓頭尺八簫」，便不得不讓那飲酒食肉的曼殊和尚專美了。

我愛希伯來思想，同時又愛希臘思想，熊掌味雖厚，但可惜太膩，不如魚之鮮美適口，雖然牠不見得有益于衛生。

我的性情變化，和天氣環境並沒有什麼多大的關係。當那陰沈的天豁然開朗，黃綠色的原野裏滿佈着溫和的日光，人們的心靈也隨着天氣轉變。但是，可憐的我，那佔據在我靈魂上的黑雲反而愈加濃厚了。我不知爲什麼事，只覺得焦燥，只覺得鬱怒；想哭，又哭不起來，如果這時候有一支手槍，這可以什麼都解決了，我就用牠打碎我的頭顱！

夏娃吃了智慧樹上的菓子，從此沉淪在煩惱裏，我，自從看了些哲學書後，我的心靈便時常被懷疑的思想猛烈地襲擊着。我幾乎不敢寫什麼東西，一寫便都成了厭世派的說話。

我的生活是太不自然了，太矯揉造作了，我爲什麼要受矛盾思想的烹煮？我爲什麼對人只一番言語，對自己又是一番言語？我爲什麼一會兒跑到教堂裏去哀求天主賜我光明，一會兒又在書室裏對着哲學書嘲笑自己的愚蠢迷信？對於神的熱愛，固然是出乎衷心的，然而又難道不是被宗教的條例，勉強烘焙出來像冬天的唐花嗎？我一天到夜，終是爲了這些問題感受到無限的苦惱煩悶。

我想決定我應走的道路，但在我眼前的道路，橫一條，豎一條，錯雜而又錯雜，紛歧而又紛歧，無政府主義，我原不贊成，共產主義，又怕牠的赤色，過於激烈，還有許多主義，說得都天花亂墜，熱鬧非常，內容也不過爾爾，拈起一本出版物來看看，滿紙虛矯客氣，罵他人以出自己的風頭，看了又教人惹一肚皮好氣！

我要求的是偉大和光明，然而現代中國思想界給我的好像只是卑陋，黑暗。宗教不足以安頓我的靈魂，現代的思想界更不足以安頓我的的靈魂，我將在人生的旅途上永遠徬徨飄泊着嗎？啊，我真是多麼的苦悶！

在極端煩悶的時候，我也屢次肯定我的態度，我要說自己心裏想說的話，做自己應當幹的事，只求良心無愧，堂堂地做一個人，不必天天到教堂裏去討神的好。天主所要求於我們的，並不在照行些繁溥的虛文，天主也不要我們卑躬屈節地匍伏於神權之下，一動都不

敢動，可憐的人類，只拿自己的狹小的眼光，來推測神的偉大！

當我執筆寫到這裏，正是煩悶達於極點的時候，但一面寫，一面不免有些發抖。我打算從此以後，每晚睡前，取消晚禱，但不知爲什麼，終於胆小不敢實行。我愈想愈煩悶，愈煩悶愈睡不着，一種無形的火在我血管裏慢慢地燃燒，燒得我渾身發燥，口渴如焚。我自己常用這種火來自焚，長此以往，我的生命之力怎樣能不消耗乾涸了呢？

地獄的火，恐怕還要勝此萬倍吧？祇要想到那「永遠」兩字，又不禁使我心驚肉跳，我所以不敢公然與信仰脫離關係者，除了良心人格問題以外，地獄的火，至少有點鎮壓我的力量。這是我天生的弱點，我天生有兩重人格：一面對於萬事懷疑，甚至于連宇宙和自己都否認，一面又極端迷信，迷於宇宙的大神祕。地獄或者是沒有的，但萬一是有，那時又怎樣？咳！我寫這些話，終算把我內心的祕密都寫出了。但是，天主可憐我罷，你知道我是怎樣的苦惱吓！

到底，我是要呼籲天主的哀憐，呼籲聖母瑪利亞的庇護。我真想哀求天主顯一個大神通改變我這兩重的人格：『主啊！給我完全的信仰，否則給我完全的無神論者的精神！』仁慈的天主吓，你爲什麼定要我時常受活燒的痛苦呢？

我想，我在煩悶時候所寫的話，並不算犯罪，人說天主教的教理是褊狹的，我總是不相

信，我的靈魂和天主對語時，我知道天主是異常和愛寬大的。

我的天主，你能開導我的迷惑嗎？救救吧，我是你的可憐的女兒，我的靈魂是受了重傷了。

我自己知道我做人未免太任性子。感情熱烈的時候，便不顧三七廿一地亂寫起來，事後每悔之不及。憑我良心說，我始終敬愛天主，也愛真理。我認爲真理的所在，便應當老實寫出來；若爲顧全自己信仰的關係，寫些不關痛癢的話，或者假仁假義的話，又不是我所願意的。總之一句，信仰與知識的衝突，使我的精神常常感受極端的煩悶。

但是，事情真奇怪！有時當我從教堂裏祈禱出來的時候，我的信仰忽然大爲溫暖起來，我的心靈完全沉浸在愛慕天主的熱忱裏，方寸中大有怡然自得之樂。但不久之後，多看了些理智方面的書，我的心又要被煩悶所襲擊了！啊！我可憐的脆弱的心吓，實在受不了那猛烈的襲擊！我真是一個可憐的女教徒！

記得有一天，我讀盧照隣文集。那可憐的初唐詩人，是患瘋癱病的，——爲什麼我要提起他的病呢？因爲我也有手臂麻木和腦筋麻木的病。——後來自投穎水死的。當他不死不活的臥於具茨山中，每當「冬謝春歸，暑闋秋去，雲壑改色，煙郊變容，輒輿出戶庭，悠然一覽。」於是「覆簾雖廣，嗟不容乎此生；亭育雖繁，恩以絕乎斯代」的慘痛呼籲，迸出於他



的心靈了。我讀了他的「釋疾」和「五悲文，」不知道爲什麼很覺得難過，讀到：

「吾知惡之不能爲惡，故去之，曰羣生之所蠶，吾知善之不能爲善，故就之，曰有生之  
大路，雖紛骨而糜軀，終不改乎此度。……」

幾乎落下淚來，世上有許多聰明人，他的思想常常馳騁於千萬年之後，他的眼光，透澈過萬萬里星球，宇宙之謎，人生真諦，他都了然於胸，什麼善惡是非的標準，也瞞他不了。然而他不得不自己束縛於倫理宗法之中，他要努力做一個社會上所謂善人，他要犧牲自己，救援別人。因此我們知道人的生活，不單是靠理性，也靠感情，孔德說：「親愛，嗜好，熱情，乃是人們生命的大源泉，」這不是一種真理嗎？

在前面，我不是寫過我從教堂裏帶來了一些神樂的事嗎？的確，我近來一到了煩悶的時候，便到教堂裏去，跪在聖母像前訴苦一番。結果，我的心靈覺着一種平和，永遠能這樣，我豈不快樂？古人說：「名教中自有樂地，」我說神樂才是世界最大的快樂。

朝上到教堂望彌撒的時候，我會極度虔誠的禱告天主，求天主賜我以堅固的信仰，不更爲科學知識所搖動，也不更爲外界的冷嘲熱罵所改變。狂風暴雨，從此以後不再到我心靈上來，以後所有的只是永久的平和。

我渴求平和永久佔據在我的精神上。但想到身體的多病，不覺萬念俱灰；看到別人的活

潑康健，只有無窮的歆羨。但是這又想到世界原是一個虛偽的世界，無可留戀，學問和名譽都是幻影，愛情和幸福也不過是些鏡花水月一般的東西。我以後只想念着天鄉，不更以身體的孱弱為憂慮，這樣或許可以得到心靈上的平和。

說來慚愧，我雖皈依宗教，在德行一方面未有若何的進步——有些大毛病已經極力克制住了，但並不是宗教的關係，却是年齡的關係——譬如「口不藏否人物」這件事，我總不能行，此外則辦事顛頂，敷衍，受人之托，不能忠人之事，都是我德行上的大缺點。

煩惱的魔鬼，把我煎熬得好苦，把我的精神和體力消耗了不少。這幾天晨起梳髮，髮落如秋日之葉，頭腦也是昏沉沉的。長此下去，我是活不久了，我的痛苦，天主在將來裁判我的時候，會知道的，而且他一定能給我一個公正的裁判。

煩悶極了，別人面前又不敢吐露我這樣的矛盾的人生觀，只有一個人抽起支筆老老實實寫在這一本永久不能公開的日記簿上。

仁慈的天主呀，救救我這煩悶的靈魂罷！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五日

(1) 類書考參科教校學門專及學大

書名	著者	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國際法概論	原哲泉	沛學彭	一元二角	原哲氏這本書別的不論，單在取材均勻，應有盡有，和章節分屬各點，已具特色。其中譯者有關於中國國籍法，國際聯盟組織，領海港灣的概念。無害通過權，繼續航海主義的補充，務使讀者完全明確了解。
政治科學概論	達公楊		八角	這是楊先生在各大學所授的課本，注重實際，介紹歐美學者的思想，並論及中國的政治思想，是專供給大學高中讀的一本好書。
國際政治概論	生鯉周		精裝一元 平裝一元五角	周鯉生先生這本書裏面，所有關於近數十年國際政局的變遷。歐戰後國際政治的新發展，國際社會的新組織，如：國際聯盟，及強制仲裁，國際裁軍，秘密外交，國際主義等項題目，日常見諸報章而不得要領者，都有系統的說明和批判。
再版政治制度淺說	慈慰張		精裝二元 平裝一元五角	本書完全以敘述各國的實際政治為主，即有理論也是從實際的政治制度中抽出來的理論。絕不是不談理論的著作，也不是專談理論的著作。胡適之先生和高一涵先生看過本書後，都認為是最有價值的一本書。
四版政治學綱要	涵一高		精裝二元 平裝一元五角	本書乃高先生幾經修改之作。內容極其豐富：凡關於國家主權，國權範圍，民權種類，議會制度，以及創制制，複決制，罷免制，內閣制，總統制，委員制，監察制，考試制等均徵引中外名家著作，詳細討論。

## 度過了黃昏

周無礙

寒冷侵蝕了肌膚，他很難支持，把外衣的高領給翻起了。天色漸漸黯黑下來，對河店鋪的燈光也亮了起來了，船尾上掛起了紅燈。他摸摸袋裏的香煙，只賸了一只空包；銀包的錫紙和一張畫片。把錫紙擲了，畫片舉向唇邊噓噓地吹了一會。看幾個襤褸的白俄氓民已不再坐臥在草地上吐它們的鳥語，三五成羣的走了；灰黃的燈光下祇有座死靜的破舊茅亭，和橫倒的樹影。黃葉掙扎終於脫離了枝幹飄然落在成堆的枯葉疲草間。竦竦地響着秋風和枝葉的聲音。他感到淒涼和戰慄。拾起了身畔的枯枝，細細地把玩。

一陣晚風驀地吹得枝幹交戰，黃葉更像雪片地飄飛。

「呸，太冷了。」

掉了手中的畫片，撐支起坐在葉伍的身體，微微感到背部的酸痛。挺了挺腰。伸手把頭上打鳥帽給載下了些。揮動着手中的枯枝，迂緩地踱出園門。倚在鏽黃鐵門上的守園者在黯淡的燈光下看着他從裏面走出。

「狗！」他咬緊着下唇，向另一個抬起頭來瞪了一眼。雖然他不希望對方知道他的敵意

而祇是在喉間輕輕地罵了一聲，但他覺得對於侮蔑或輕視他的就需要有這樣的報復。因為那園丁是在察看他的呢。

的確，近來的人類對於他都有了敵意了；他很明白地知道。有時安靜地在路上走過，他會發見擦身走着的穿長袍朋友是在注意着他。

——他在監視我了。他會知道那人確是在監視他，每逢他留神地去偷看一眼，就可以看見那一雙獵狗般的眼睛，明明是注視着他的，却會立刻避開了。一或恐那是個暗探。在疑心我了。」他覺得惱恨，但他不敢發作；因為知道那人確是暗探，有時還朝他竊笑呢。「我不是賊，不怕你就是暗探。」他這樣想就覺到自己的磊落，不去理睬。果然，那人竟在他不注意的當兒已走開了。他雖竟覺得可笑，但他何曾不覺得可惱呢。

因此，他知道一切人都在看鄙他而意識到中國公園的守者也就是其中之一；那一眼定是懷着不良的敵意於他。

夜寒逼着，急步的走似乎可以鼓勵血液的勢力來却寒。他翻起的高領重行整了整，兩手向外衣袋裏插進，提起重濁的兩足，迅速地向前走去；厚塗着塵灰泥垢的黃色皮鞋底後跟上的鐵釘，咯咯地沉重地響着。他很精神的走着，自己高興着這聲音的氣概。

——爲怎麼他們都會改變態度呢？我的失業在外形上都能看出嗎？可是失業並不是不道

德，爲怎麼他們都輕視我，懷疑我？

那也是對的，因爲他的生存力已消失了。他已三個月來儘這樣的閑散，沒有一樁事是他做的，也沒有一個銅元可以到他的衣袋裏來，除了典質之外。日常的生活費已到不能維持的時候了。依舊再在上海生活下去，他自己知道不能不有一個得到金錢的機會，無論是正當或不正當，這樣一切對於他不良的敵意，他知道不能不說是正當的防禦和需要了。

——但我的生命需要金錢來維持生存，那也不能說是不正當吧？

他摸着袋裏的銅元一枚枚的數着。一共是八枚。

——今天的晚餐和宿處呢？

八個銅元是無論如何不能度過這黃昏的，即使不顧到明天。他沒有知道怎樣辦：在他幾度典質之前，是並不曾想到這麼必須去找錢的；每逢要使用而囊中空空的時候，就會毫不思索的把東西去當。眼前呢，除了身上所穿之外，已沒有東西留存在那裏了，——當舖內寄存的東西雖是還有他的主權，但已和上海租界般他決不能去以爲還是自己的。——天是這般寒冷得厲害，外衣……已是十一月哩。

——祇有把外衣當了吧。

飯店窗格裏吹出的五味香，引起飢腸的轟鳴。他覺得肚肌似乎比寒冷更難受。中餐吃的

一碗陽春麵已不知到那裏去了。步步捱着經過廣告廚內射出燈光的店鋪門首。雖是他想看看陳列着的物件，但他憎恨着一般人的目光沒個不把他當作竊賊看；並且那些東西他眼前沒一樣是需要的，除了飯舖鍋裏的飯和餅攤上的餅餅之類。

——當了吧。假使冷，就打一斤酒喝，暖暖肚。

高大的牆上當字，精神地現在他眼前時。一件半新的外衣就不能再保存在自己主權下了。他在門前徘徊了一會，探首張望了裏面燈光下的高櫃。一個啣着捲煙尾的人正從裏面走出來，張大着耗子般的眼睛，在注視着手掌中顫動着的兩個銀元，發出錚錚的聲音。好像世界上最優美的音樂般使他麻醉了。立刻走進了那門去。

「當八塊錢。」

他把外衣脫下，摸出了袋裏的八個銅元。把外衣向高櫃上擲了。胖胖面龐的朝奉向他矚了一眼。把外衣翻了翻：「五塊錢吧。」他想上半年新做的時候是化了三十二元，現在八元都當不到嗎？管他媽的！

「好！就是五塊錢。」

把當票撕了。走到煙紙店櫃前換了一塊錢銀角子，買了一包金鼠牌香煙。寒意侵了他的血液，肌肉的抖動，不能把自己的理智去克服，燃了支紙煙吸着，走進隔壁福源館去。

「大花雕乙斤，乾切一盆，一個炒捲。」

他很興奮地喝了幾個乾杯。前面爐子裏的煤火和肚裏的酒增加了熱度。漸漸地感到臉上有些火刺刺，肚裏也暖烘烘起來。又添了半斤酒。跑堂的底和藹態度，他很高興世界上還有這樣一個好人。

——不，他也是壞蛋。因為我袋裏有錢吧了。

「恐怕世界上沒有好人的吧。」

沒有好人的，都是壞蛋，他自己也想到是二個壞蛋。他曾經要求公司方面洋人增加工資，煽動工友罷工作要挾。因之擾亂了社會治安，一個餘月沒有電車通行。但現在終因罷工計劃的失敗而被開除了。他不願還到自己的家鄉去，在上海飄流三個月的閑散生活。

——煽動工潮，擾亂社會治安，我就是個壞蛋。可是為要求增加工資來維持生活程度日漸高漲，那不是合理的嗎？

金貴銀賤的風潮高漲時，一切貨價都平地增加了三成以上，尤其是洋貨充盈的上海。食米是高漲到二十三元一擔。撬軌和立角小工的工資依舊是八元一月，雖很困難於生活的維持，但他們人數不多，並且又都是不滿二十歲的少年，無論怎樣向公司方面要求加薪的意思，可是沒有一個敢作向公司去接洽的代表，也沒有集合討論過辦法；更恐怕這一月八元的



工位也會失去。

去在這羣衆中，他體察到他們的苦衷。處在同一是在外人勢力下做被僱用的奴隸底同情上，他開始向賣票，開車，寫票，查票等接洽；要協力在一條戰線上要求增加工資及其他屢次向公司方面提議的而沒有結果的幾條工友利益的條件。生活的困難，自然是全體都需要能多得些錢，並能有一個提高他們也是人類底地位組織來作全體工友的喉舌。最重要的條件是：

增給米貼。到米價在十六元以內爲止。

增加工資：十元內者加倍，十元外加六元，二十元外加四元，三十元外加二元。

及其他……

— 當 代 文 藝 —

會議的結果，他和其他賣票一人，寫票一人被推舉作向公司方面接洽代表。一星期的接洽沒有得到百分之一的商議餘地，就這樣罷工了一月。三千餘的工友都挨飢忍餓，等待公司洋人的天恩。

三千餘工友的挨餓是有各工會的接濟，三千餘工友家屬的忍餓就平添了不少的慘劇。當局與社會人士的調解，和少數被苦於家庭擾累的工友，不能不在洋商祇允津給米貼每人一元三角的條件下復工了。工運的崩壞，他就在復工後的第三天上被公司方面借端同在罷工期內盡力的其他十三個工友一起開除了。

——公司方面看來，我是個搗蛋的壞東西，累他們受了一個月的損失。但我們的犧牲呢？爲了無告的工友們，我才犧牲了，爲他們去作代表，即使成功，我也每月祇加着二元。我真是做了個傻瓜了。現在，他們依舊牛馬般工作着得到極微的工資，公司洋人依舊壓迫着工友，設法消沉他們的意志，用欺騙和權力來壓迫工友；我是失業了，毫無理由的被開除了。爲什麼我不能質問他們開除我的理由呢？爲怎麼三千餘工友不能用正義來留住他們的同志呢？

他非常憤恨着工友們賣了他，好像他的失業是受了工友們的欺騙；在他將不能再維持生存的眼前，恐怕那些穿着電車公司囚犯式制服的工友們已經沒有一個能提起他了吧。

——那不是他們的過失。——有一個穿藍布衫褲的機匠正坐在他前面桌上。燒了一碗肉絲黃豆湯，在吃飯。看他吃了幾口飯才吃一些菜肴。同情的熱衷又鼓沸起他的血液：一家的生計，不能不使他們失掉一個忠實的朋友。在我們十四個比較敢說敢做的傻瓜之外，他們更失了力量；因爲公司洋人的權力可以把三千餘工人的生命葬送，他們有的是力，經濟的勢力，一切都在它們支配之下，可以送你監禁，可以使你餓斃，假使你使他們的利益有所損害。

——爲我們的工友們犧牲是我所該去做的，雖然這次是失敗了，但有一次失敗就可增加一分反抗的蘊蓄，終有一天從壓迫中抬起頭來的，終有一天我們是做我們自己的人的。

酒暖了腸，勇氣暖了精神，添了兩隻菜肴，然後飽了他的飢腸。付了一元零八分的店賬，他走出了飯店門。迎面一陣狂風，頓時噤了一下；外面確是很冷呢。腦部本來已有些陣痛，被風吹着，更增加了重量。兩腳很無力地不能平穩地支持着他的身體不擺搖。內心更是感到在上下跳躍，忐忑着好像自己是飛騰在天空的一顆微星，飄忽在沒有邊際的雲霧裏。每當他承受着風的擊來，好像自己被吹得很遠很遠。

「騰雲架霧……呵呵，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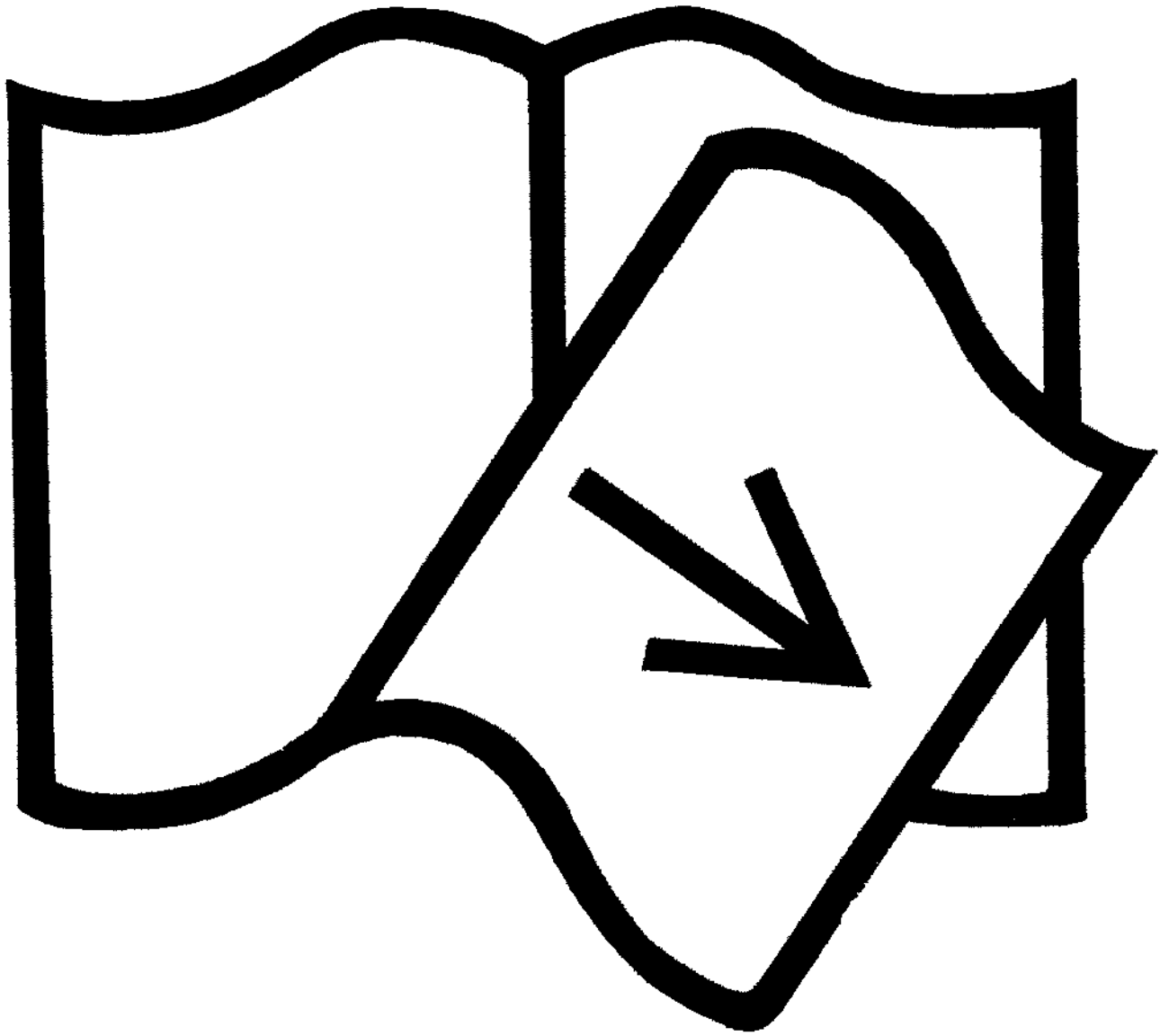
搖擺着在行人道上自語。但他忽知道自己像一隻風箏了，有一根線牽制着他，儘把他向一邊拖。

「我要做星，不要做風箏。」舉手向牽制着左衣袖邊拍的打了一下，「斬斷它。」他模糊的意識上，那是有根繩索縛着。

「啊喲噲！」

一聲尖刺的聲音駭了他一下，好像自己的手是打在一樣東西上了。勉力睜開沉重的眼皮，在刺睛的燈光下，一個女性在撫摩着她自己的手。一雙圓圓的眼睛正在望着他。

「女人？……」他有些心悸，「啞，野雞。我的乖乖！」他張開了嘴像要吞她下肚一般，哈哈笑着，伸手把她的臉擋了一把。「小蹄膀！」



原件短缺

缺 P965—966

個身，半坐了起來。一雙眼皮很難支撐的依舊瞋着；疲倦充塞了他的全身。免強的張開眼去，一個滿臉縐紋的老媽子兩手插在馬甲袖口洞裏，定睛地看着他。「幾點鐘咧？」

「天還沒亮呢，還早咧。」

他直覺到唇舌間的枯焦，喉間也火辣辣地有些疼痛。穿起了衣服，走下床去。忽然覺得生殖器有些刺痛。腦部也暈痛得眼前飛着火花。伸手在額部輕輕地拍了兩拍。把放在裏床的衣褲穿上了。走到桌邊，拿起茶壺斟了杯茶，却是冷的；祇漱了漱口，就吐在痰盂裏。

戴上了帽，跟那老媽子走下樓去，別個房裏的調笑聲，淫污的謔浪；他趕快走了出門。在樓下客室裏擁擠着一個鄉人坐着的雉妓。他隱約能記得就是那一個了。

寒冷的夜的空氣，對面的向他衝來；在他剛轉出那黑暗的弄口，才從灰黯的燈光下看出泥濘的路上被正下着騰氣般的濛雨所浸濕。悄靜靜地，難得見一二輛街車在緩緩地被拖向前進。沿着路邊的店舖裏射出來的燈光，也已被忍受風雨剝蝕的排門所遮得沉陰烏黑。

打了一個噴嚏，把身上的短衫緊緊地裹着；寒氣依舊侵入肌骨，耐不住噤着打抖。偶然經過打着玻璃蟲燈的「招商客棧」門首：才知道自己袋裏的錢已經換了個地。安置了，銅元也不再有一個。

地面上激濺着水花，靜默中奏着天籟的音樂，帽沿上淌卸着流水；他覺得寬大的衣褲已

緊貼在身上。

他倚在「招商客棧」的長窗門上，向裏搖着已懸空路燈透着了一會。伸了個懶腰，沿着路邊走去。祇有他足底地面擊拍的聲音和着那蕭索的雨的激濺。

(完)

二十年九月十八日

# 愛與血

徐秋雁

— 愛 與 血 —

英對現社會早既起了懷疑，以爲非把牠改革一番不可。他想：我愛她她也愛我，但是我們竟不能自由自在的相愛而會受第三者無理的橫加阻止。說到阻止我們的人，自然不是無緣無故而好自阻止的，他阻止我們自然有他的理由的背景，這背景是什麼呢？就是舊社會的意識觀念：即是我沒有錢而她是富有的人的女兒，舊社會的意識觀念是沒有錢的人不能和有錢的人相愛的；我沒有地位而她是一位豪紳的小姐，舊社會的意識觀念又恰巧是沒有地位的人不能和有地位的人相愛的。她的父親係一位頂刮刮的舊社會的中心人物，而他的思想無疑的自然是被舊社會的觀念所支配着的，因此我們的愛遂被他所阻止了。這樣說來，我們的愛與其謂爲被他所阻止毋寧謂爲被舊社會的惡劣觀念所阻止的。然則我們要相愛，非把社會上的舊觀念剷除不可，換言之，非把現社會改革一番不可。英早既有了這麼的思想，下了這樣的決心，但因時機未到，沒法去實行罷了。現在好了，時機到了，蓬蓬勃勃的國民革命的勢力由南而北的掃蕩而來，舊勢力跟着舊國之傾倒而被靡。他以為時機不可錯過，須即刻參加實地的革命工作以達打倒舊社會的宿願把害人害己的舊勢力革個乾淨。這樣人們才有幸福的

可言。所以他雖則家有老母和弱妹，然也不能阻止他去參加革命的進行。

由上面說的看法，無疑的英是爲戀愛而革命的，說起他的戀愛關係來是這麼樣的：他和他的愛人——芬——是離僅里許的鄉隣，所以他們一直就認識的。他們的父親是很友好的同學，兩人每當過訪時，必攜帶他或她一道去的，因之他們很多相聚的機會。他小時很聰明伶俐，頗得她父親的愛悅。有一次曾對他的父親說：「英和芬真是天生成的一對小天使，我想假如你同意的話，我們做個親戚都未嘗不善。」他的父親也很願意，卒因迷信之故而未成事實。

英非常不幸，在十一歲的時候父親就去了世，家中原甚清平，自從他的父親去世後，只賴他母親雙手做來養活一家三口，天年一年比一年的壞，而他的母親又一年比一年的孱弱而不能工作，因此他家中也就一年比一年的貧窮了。芬的父親也因之而一年比一年的和他家中疏淡起來了。可是他們的感情則一年比一年的濃蜜起來。

英的母親是一個慈和而有志氣的婦人，她以爲她家中是世代書香的，不願因家貧而中輟她兒女讀書的機會，她甯願無日無夜的爲兒女而犧牲。他兄妹們也很能體諒老母的苦衷，努力求學，孝順母親，所以他家雖貧，也還不失爲一個快樂的家庭。

至於芬係一位豪紳的女兒，她也非常不幸在七八歲時就失却了慈母，所以她的父親格外



的愛憐她。並且她父親又是很愛體面的人，故也送她到本村的小學去念書。那村裏只有這一所小學，故英和芬遂在同一所學校念書。英雖比芬大兩歲，但因他小時疾病很多而至身體孱弱，所以入學的時期遲些而適和她同時進學而得和她同級。和他倆同級的同学不下有三四十人，然他倆一個是蓋全級的用功，一個是蓋全級的聰明，所以每期的成績不是他第一就是她第一。學校裏的坐位是依照成績而排的，因此他們無時不有同坐的機會。他倆因為是相離很近的鄉隣，到學校裏的路是大段同一的，故他們無論往還皆是一掉。不是他去湊她就是她去湊他。所以他們除掉晚上與及吃飯的時間外差不多都是一掉的。他們既然有這時常接近的機會而性情又很相投，因此他們的感情就無形中一天比一天的濃厚起來而覺得難以分離。同學們比較調皮者遂不免鬼鬼祟祟的訕笑起他們來，但他們兩小無猜，並不因人們的訕笑而稍疏離，兩年過後，他的妹妹和她的弟弟又進了學校了，他們的伴侶益多了，然而他倆不因此而稍減親暱。芬自幼即很得她父親的寵愛，于她進了學校一年以後就買了一架風琴給她，不久她就學會了，英也時常到她家裏去學，在芬學會不久以後他也就學會了。于是他們倆一有暇的時候就去按琴和唱歌，若是他按她就唱，若是他唱她就按，有時高興的時候飯都忘得去吃。自從他父親死後，她父親就不大許他們一掉按琴唱歌了，且不久以後竟不許他到她家裏去了，因此他時常暗地裏哭泣，幸得她時常念勸慰他而使他可以稍減傷懷。

時光毫不停留地一日復一日一年復一年的飛奔過去，英和芬的小學生活轉瞬間就過去了。英在小學畢業後旋即考進了縣立中學而繼續過他的學校的生活。芬因她父親不贊成她再繼續念書，說是她年紀不小了，應該在家中學學料理家務的事，可以不必再去念書了。故她於小學畢業後，在家中困了一年。在這一年當中，英是多麼的寂寞多麼的不慣啊。因為縣城（中學在城裏）離他家鄉有十餘里之遙，至多一星期有一次回到鄉裏去的機會，回去又不一定見得芬到。他和她相會的機會簡直很少，想起昔年無日不見的時候，自然不免傷懷落淚的。一年來因為時時念念不忘的思念她，對於學問也只求敷衍了，絕不比在小學時的用功了。他每日只望日子快些過去希望星期早些降臨；然後可以回到家裏去，但是到了家裏又覺得有莫名其妙的失望。有時遇着芬的父親不在家裏的時候，芬假托來找英的妹妹才有一時半刻相會的機會。會見以後，心裏自然寬慰了許多。

一次星期日的下午適值芬的父親到縣城去了。芬乘機會到英家中，那時英的妹妹又跟他母親到田間去了，家裏只剩他一人，因此二人才得暢談一番。

——多時不見了哩，爲什麼有暇來玩呢？——英招呼芬坐定後即這麼問她。

——因爲我的父親不在家，可以才有暇來找你談談，你的妹妹呢？

——跟我母親到田裏去了。

——你妹妹真勤，一有暇就幫母親工作。

——不工作那裏得呢？像你就好哪，可以在家裏過安適的生活。

——還說我好，家裏雖無甚須我幫忙，但過那枯燥無味毫無樂趣毫無自由的生活我真不高興呢。那比做工還更苦。

——你在家裏很用功自習吧。

——那裏，我簡直和書本絕了緣，有時只拿淺白而有趣的小說來看，凡做什麼事也要有伴才可以引得起興趣，我在家裏因為無伴，故對書籍毫無興趣，我的弟弟又很懶，不肯伴着我來看半頁書，我若是這麼過了兩年去，恐怕在小學學來的一點東西會完全交還給先生。所以我今年暑假後非要求父親準我去進中學不可。

——對啦，你非再求上進不可，第一你年紀還這麼輕，第二你讀書聰穎過人，第三你家中，有錢，有這麼多的好機會，你怎麼可以輕輕放過呢？況你父親愛你是如掌上明珠一樣，若你能極力的去要求他，他沒有不允許你的。

——是的，你在中學裏很用功吧。

——我麼，不惟說不上用功，簡直可以說是懶惰極了。比起在小學時來不知懶了幾倍。無疑的這懶惰之由來正如你所說的一樣是因為無伴。

——學校裏不是很多同學麼？怎麼說是無伴呢？

——同學固然多，但於我何益，我的伴只有一人，我少了她不能讀書即做什麼也不高興。

聰明的芬，對於英所說的話，當然聽得懂的，故接着說：

——你的伴也許不久就要來了，你等待着，不要灰心吧。

.....

他們雖然沒有說怎麼親暱的話，然而他們的熱情正在心中熱烈的燃燒着。

不久英的妹妹和母親回來了。這時夜神將臨，旋芬即行辭出。英自這次和芬會談以後，精神稍為興奮，覺得前途又有無限的光明無限的希望，對於功課也日加留意起來了。

冬去春來，夏去秋來，一年又過去了。芬對求學的問題再次的向她父親要求而卒達到了目的。在那秋風襲襲吹來，秋蟬高鳴樹梢，蓉桂競芳的時候，芬又開始度她的學校的生活，英和芬見面的機會又日多了。雖她在入學前經她父親再三的叮囑，到了學校裏絕不得再和英往來，作為準許她進學的條件。但那裏可以阻止他倆熱烈的感情的驅使呢？在日間一因上課無暇一因避免人們耳目固很少在一起，一到夜神降臨黑幕籠罩着大地時就是他們相會的時候了。他們的感情與日具增，且跟着生理的變遷而達到友愛以上。在小學時彼此的感情遠不過

是友誼的感情，可是現在的感情不是友誼的感情可以相比了。他固不能一日不見她，她也不能一日不和他相會。若是有一日沒有相見時，他們將不約而同的一晚不能入睡。

一個秋深的晚上，月亮高掛天空使大地如雪般白，天色澈底澄清，繁星瀝瀝可數，秋蟲唧唧而鳴，秋風襲襲而吹。那時英伴着芬正在校園的角隅喃喃密語。

——今晚的月亮是多麼的美麗多麼的光明啊！——英帶着贊美的口吻說。

——是呵，願我們的前途也如月亮般的光明，今晚光明的月亮就象徵我們的前途。——芬無限興奮似的說。

——好的，我尤願如你所說的般，並願我們從此永世不離。英又接着說，旋即擁抱着吻了一個深密的幽吻。不久忽然不知從那裏飛來了一片黑雲把月亮遮住了，芬一看見不禁惶惶失措拍的一聲伏到英的懷裏抽動發抖起來，把英嚇得不知所措。

——你爲什麼忽然這麼惶惶？芬，——英急急的問。

——你看那月亮，竟被可咒的黑雲遮住了。假如我們的前途像這麼一樣，還了得……

——芬經英一問才慢慢的答。

——呵！原來如此，你爲什麼這麼迷信呢？我們的前途只要我們肯去奮鬥，不怕牠有什麼障礙也終有達到光明之一日的。你看那月亮經過她數分鐘的奮鬥于今又光明如初

了。——

芬經英這麼解釋以後，心裏稍爲安定。他倆一直坐談到夜深才分別回房就寢。

凜烈的北風像失了理性的瘋子般地向萬物狂吹，銀般白的雪花跟着狂風飛舞，有錢的人們早既蟄伏在溫暖的屋裏不敢出來。只有那些一日不做就沒飯吃的窮人們才不怕寒風雨雪的亂跑亂走。這正是報告人們寒冬既臨的信號。學校的寒假已經開始。這寒假在一般普通的人們是無任歡迎的，離開冰冷的學校生活回到溫暖的家庭裏是一件多麼寫意的事呢。可是英和芬不惟感不到寫意而且覺得有無限的悵惘，這無疑的自然係因爲他們一回到各人家裏去後就沒有相見的機會的緣故。實際雖然係家裏較學校中溫暖，然而他們覺得這遠遠不及他們在校裏一日相會一次的溫暖，前者的溫暖不過是肉體上的溫暖，而後者的溫暖乃係精神上的溫暖。他們甯可捨棄肉體上的溫暖而享受精神上的溫暖，但是事實是不可能的，他們卒於同學們離校的最後一天而回到各人的家中去了。

殘忍無情的冬神看見慈和博愛的春之光臨，終于慚愧無顏的退出了。這時大地披上了春之衣裳，萬物受着春風的陶醉，盡皆復蘇起來。鳥兒高歌，花兒含笑。那時又是春季始業的時期了。英和芬比任何同學之先而搬進學校裏去，開始着快慰的生活。呵，春神所給予人們的恩惠真是無所不至，既把狂暴的冬神趕掉，復施以和暖的春風和春日，終使人們異外地可

愛。英和芬在這春神管轄的世界裏真感到有非言語可以形容的甜醇。他倆日間每於課餘飯後之際遂到鄉間綠柳陰下去并着肩并着步地密談起來，晚上把日間所受的工課溫習過後又走到校園裏去談心。像這樣的生活使得他們如醉如癡般的。他們像這樣無拘無束的狂愛着，行動目見不加檢束，事情終于由學校而傳到她的家中，她父親聽見之後，立刻托人去叫她回來，大加斥她一番，幾乎不准她復進學校，幸得她叔嬸替她斡旋才允許她讀畢這學期來。同將她父親又托人到英家中去恐嚇他母親，說是此後英還要和他的女兒往來就叫他家裏吃官司了。嚇得他母親口瞪口呆。當星期日他還到家裏時，他母親就向他追問，最後老淚雙流的叮囑他此後切勿再和她一起，免得惹是惹非。他也無可奈何的陪着老母流淚的口頭允許她。可是他怎麼可以捨却得芬呢？他甯死也不願捨棄她的，不過他想現在不是到處都唱着自由戀愛戀愛自由麼？何以我們的戀愛不可以自由呢？我們的戀愛完全係出于雙方摯誠的，我們的相愛也並沒有越軌的。爲什麼我們不能自由戀愛呢？他發生出無限懷疑的思想來。

自那次事故發生以後，學校對於他們的行動大加注意，常常地禁止他倆的自由行動。因此，他們不獨日間沒有相見的機會，就是晚上也不容易相會，大有咫尺天涯之感。

有一次星期六的下午恰好下雨，英和芬遂相約着不回家去，晚上因不要溫習功課，教職員多既外出，他們便乘機到校園相會。會見之後彼此均覺得有千言萬語要說，但又說不出

來，最後才是英先開口：

——芬，說也不怕，我愛你真愛得發狂似的了，我若是得不着你時，我甯願死去。

——我很知道的深情，我也老早既經接受了你的深情，我願我們生一同生，死一同死。

——我幸福極了，我感激你！但是我們的前途荆棘叢生，正有待於我們的奮鬥才有光明的一日，願和吾妹一齊向前奮鬥罷。

——好的，只要你能領導着我，我無不願跟你而一齊奮鬥的。

他想她既然能始終愛我，同情我，我們的前途終有光明的一日的。熄燈鐘響時，他們便不能不含淚而散。

正所謂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時季也有來有往。春神降臨了兩三個月又換過了夏神來。隨着夏神而來的就是炎熱的天氣，多量的雨水。學校裏的學年考試不久也就跟着夏神而來，考試完畢後，又是別離分散的時候。英和芬這次別離感到着的悲哀比任何一次爲甚。他們知道下期她未必再有念書，假如真的沒有了時便相會無期。他們悲哀雖則是悲哀而別離終歸要別離的。他于回家前一晚因無法和她相會，只得密叫茶房代送一封簡信及一張像片給她。信裏大略是說願我倆永不相負，前途光明一類的話。她也立刻覆了大略相同的信和像片一張。明日就各自回家去。



炎炎的夏日過去，涼爽的秋風吹來，又是學期開始的時候了。英仍準備到縣中去。芬雖得到她父親允許她繼續求學，但不許她到本縣中學，叫她到隣縣的女子中學去。她也準備不日動身前往。她的行止定奪後，即給一函通知英。

「英：我既決意到M縣女子中學去了，（X日動身）因為我頑固的父親無論如何都不肯放我到縣中去。我想與其不讀，便不如到M縣去，故我之到M縣，實出於無可奈何的，此層諒你當能諒察而明白的。幸得我們相距也還不算遠，我們的衷情儘易由郵相通。

「現在因準備一切忙個不了，且心緒不甯，恕我沒有多寫了。待我到了M縣後，當曉即來函給你。你到學校裏去的日期我也既在你的妹妹處得悉了。我的一切，請勿掛念！」

芬。」

她于英到學校裏去後二日也就離家到M縣去，她到了M縣並沒有什麼不慣的地方，而使她最難過的還是沒有和英相見的機會。她到了M縣後的第二日就接到英給她的一封信：

「芬：由你在家裏給我的信看來，你應該到了M縣了。所以我的信就一直寄到你校裏來，因為我實在不耐煩來等到你的通知後再來寫信給你。」

「我們沒有相見的時期足足有兩個多月，這兩個多月的時期在一般普通人固然算不得怎麼長久，但在我感覺到，好像有半世紀呢。」

「在我沒有接到你的來信以前，我滿以為本期必然還有相見的機會。（我早既微有所聞你的父親允許你繼續求學，誰還料到他會叫你到M縣去呢？）雖不能怎麼樣的自由。故我一日望一日的希望日子快些過去，開學的日子快些來臨。但自我接到你的信後，知道你既決意到M縣去時，我又希望日子不要過得這麼快了。因為在你沒有到M縣去時，我們雖不能相見，然而我們相距到底還很近哪。且有時又可由我的妹妹處得些你的消息來。若是你到了M縣時。（如現在一樣）我們相距就有百里之遙。

「我昨晚夢見和你相會，（其實這樣的夢，何止昨晚一次，不過以往的記不起這麼多了。）地方便不知在什麼地方，彷彿好似縣中的校園裏，又彷彿好似我們小時常玩的地方——你的後花園裏。你穿的還是學校裏的制服，樸素而美麗的白衣黑裙，你那天真的微笑，柔順的頭髮，多情的媚眼，一切的一切都依舊，我們談所欲言談，吻了又吻。那時我是多麼的欣歡，多麼的快樂呀！不料我們正在甜言之際，忽然你的父親帶了那討厭的訓育主任從後面走了來，我們看見之後，盡力狂奔，于是就警醒了。醒來後的失望，悲哀，悵惘，適和夢裏的欣歡，快樂相反。呵！這夢的預兆（假如有所謂預兆的話）是什麼呢？

「我們此後相會究竟是遙遙無期了，但我相信你是愛我的，同情我的，而且也肯和

我一同向光明之路奮鬥前進的。故我現在雖則悲哀惆悵，但我不失望，我要盡我的能力去奮鬥，好了，容後再寫罷。英。」

芬接到英的信後，旋即覆了一函給他：

「英：來函既于今日收到了，我係于前日由家動身，于昨日抵M縣的。因舟車勞頓之餘，身心均感不佳，故沒有即刻寫信給你。我現在既住定在宿舍裏了，此間也有好幾個舊同學，故雖係初到，也感不到什麼大不慣的地方。而我所最傷心的就是我們相距這麼遙遠，相見無期了。所以我於前昨兩晚都是失眠，且於想到難過的時候會痛哭了幾次。也許我在痛哭之際，就是你夢中正在快樂之時。呵！我們所受的痛苦，究竟是誰所給予的呢？若說是我頑固的父親，但想深一層，又未盡然。大概是你所說的惡劣社會所給予的吧。呵，你那萬惡的社會啊！非把你打倒不可。假如沒你有那表面和善裏面猙獰的面孔來。我們何致於這麼痛苦呢？」

「英！我了解你，我同情你，我也愛你！在可能的時候我也可和你一同而奮鬥，請你勿傷心，勿掛慮，我們的年紀很輕，只管慢慢來達到我們的目的還可以。我們要先求知識，我們要打倒惡劣社會，要求我們的幸福，皆非造就一點知識不可。所以我很希望你勿太以我為念，須多從學問上用工夫。此則係我所以自勉而同時希望於你者，我因日

來勞思過度，精神欠佳，恕我不能多寫了，容日再談罷。芬。」

他接到她的信後，自然無限的欣慰，而也惟有她的命是聽，在學校裏除掉一日或二日寫封信給她外，所有的時間盡用功在學問上。他倆互相勉勵，所以學問均突飛猛進的進步。

一年很快的又過去了。英在初中畢業了。他雖則這麼聰穎，怎麼的想再求上進。無奈他家裏的經濟能力不許可他。他母親年紀老了，不惟不能找錢給他求學反而要他供養。他妹妹又在小學畢了業要進中學去，所以他不能不暫停上進之心而在一所小學裏任職了。

她離畢業的時期也只有一年之久，也即是她的學生生活之最後一年，因為她父親一向都不喜歡她去進學的，現在居然能在中學畢業，無疑的是再沒有延長書命的希望了。

她的父親以她離畢業之期既近，就開始替她議起婚事來了。像她這麼縹緲，這麼聰慧的女子，誰人不垂涎呢？故議婚沒有多少時就有數十起了。然而概被她父親婉言拒絕了。她父親以她為奇貨，須得善價而售，她父親唯一理想中所欲聯的姻親就是鼎鼎大名的鄉中比他更富更有勢力的李德全。李某不惟在鄉裏手屈一指，即在縣署裏出入的人中也是數一數二的，全縣十二鄉誰人不識李某的名字，李某去說過的案子那個不勝利。所以有時芬的父親有人求到時也要轉托李某幫忙，所以他很想和他聯成姻親，李某適有一第二的兒子沒有娶親，說起他那兒子來，雖是在高中畢了業，然而寫信都還寫不通，十足的登徒子，每日只知尋花問

柳，不務正業的。他老早既看中意了她，所以一聽見她父親出了聲替她議婚時，他就鬧他父親要吳人去向她求婚，她父親自然滿口允許的，可憐她連半點兒都還不知道。直至英聽見後寫信通知了她才知道這事，連忙請假趕回家來和她父親相鬧，她父親只是說：「這事用不着你担心，做父母的沒有不愛兒女好的，也沒有不替兒女打算的，而兒女的事父母也當然有權來處理的。總之，這事你用不着就來反對，結婚的事也要待你畢了業後才說得到，你好好的回校去讀畢業來。」「讀書的事我當然曉得的，至若婚姻的事非由我自由或得我的同意我是甯死不從的。」事情毫無結果的，她也沒有辦法只得回校去讀書。她復回到校裏後寫着一封信給英：說明如和她父親交涉的經過，如信裏最後說：總之，我當不負你，萬一我們不能達到最後勝利時，惟有一死罷了。英自沒有辦法，惟待時機而已。

x

x

蓬蓬勃勃的革命的空氣瀰漫着C省的全部，革命的勢力一日千里的向全國發展起來。英從報紙上得了這些消息，喜歡欲狂，決意參加革命工作，打倒一切惡劣勢力。他旋即辭掉小學教員之職而到C省去從軍。他也顧不了老母弱妹涕淚橫流的來阻止他，雖然他心裏覺得萬分的難過。他只叫他的妹妹下期暫停學業在家幫助母親。他到了C省城後即考進了一所短期的軍事政治學校，他進了軍事學校以後因為功課太忙，只寫了幾封簡短的信給芬，芬則比較

多信給他，故他對芬的消息不致隔膜。他在軍事學校裏讀了半年多即畢了業，畢業後即被派到第一軍去做見習官，見習了三個月即被任為正式的排長。他一做了排長即參與有名的閩軍犯粵時之松口之役。那時他雖係初次參戰，然為熱烈的感情所激盪，故亦毫無畏怯之心，他身先士卒奮不顧身的帶着一排人向敵人衝鋒陷陣。戰至第三日他的連長陣亡了，長官即命他暫代連長之職指揮該連，他所指揮的人既然增加，他的膽量也益發雄壯。至第四日，他帶了一連人渡江而襲敵人之後，跟着他一連人而渡江的相繼不下有五六連人之多，敵人受此一襲，陣腳就動搖起來了，正面又加以猛烈的壓逼，敵人卒之不能不向後退却。自此敵軍無心戀戰，一敗塗地，而革命軍即得以長驅入閩。

當敵軍作最後掙扎，戰事最烈的一陣，他就受了傷了，他還把給他受傷的敵人打死後才扶着他的勤務兵回後營就醫。他的傷勢雖則頗重然還不致有性命之虞。他想這流血是值得的，而且是光榮的，這流血直接是為革命而流血，簡接就是為戀愛而流血，革命固然免不了流血，即戀愛也時常免不了流血的，尤其在此中國新舊時代交接中的現在，愛和血是常并在一起的。為革命而流血固然光榮，即為戀愛而流血又何常不光榮呢？而我則為革命且為戀愛而流血故尤見光榮。所以他不以受創而痛苦，只為流血而快活。他的創傷經了一月之醫治既完全復原了，他即升為正式的連長復參加革命的戰事。

敵軍不時得着生力軍的援助，拼命的反攻起來，然而那裏敵得住有主義有訓練的革命軍呢？故只見敵軍反攻一次，即受創一次。革命軍只有所向披靡長驅直進的。當革命軍進到江浙邊境時他既升為營長了。那時敵軍又得着生力軍的援助向革命軍總反攻起來，他一隊人以一敵十的和敵軍相持，結果雖然敵軍敗退，而他也身受數傷了。他這次所受的傷並不比前次的，這次所受的傷通通都是在要害的地方。他抬回到後營時全身發熱，他知道他這次是無法醫治，他很想寫封信回家中及寫封信給芬，但身子難以支持，他只囑他的書記替他寫，並囑他若是他真的死了時，即把牠寄出去。

他的傷口連日不住地流血，熱度有增無減，像這樣他雖則肉體上有些痛苦但他的精神上還很快慰。他以為縱使會因此而死也是無限光榮的事，為革命而死為戀愛而死均係光榮的事。況且我這次為戀愛而死不比尋常，如比起常人因戀愛不成功自殺而死，則我的死勝于他們萬倍了。我的死係積極的死，他們自殺而死者不過係消極的死罷了。我的死係有益于革命有益于社會，然則我死又何憾！只是革命沒有成功舊社會沒有打倒，這才係我的遺憾！不久他真的不活而死了。

芬在中學畢業後，即住在家中，她父親本想早些把她的婚事完結的，但一因芬誓死反對，一因她父親是知道芬和英的關係的，他聽見英既從軍且一級升一級的，不免有些害怕，

故也樂得稍爲等待些，若是英將來真變爲了不起的人，就把芬給他也未嘗不可，那時李某也當不敢過于阻撓的，況且這婚事也不過口頭的允許而已，並沒有領過他的聘金。

英受傷而死的信息傳遍了全鄉，英的老母妹妹和芬自然不在言的日惟以淚洗面。而芬的父親對於芬的婚事也就積極的進行。他用不着顧慮也用不着游移，芬因英既死，她的希望也絕，故她只求速死，對婚事也不比從前一樣反對。她只任他們的布擺，到了結婚的一日，她也服服從從的履行一切儀式。晚上她名義上的丈夫到她房裏來了。她一言不發的，也始終不解衣就寢，她的丈夫等到不耐煩了摧她睡眠，她不惟不聽他的話反而大斥他一頓：「你這無廉無恥的東西。你想我做你的妻子麼？你不要夢想罷，你是什麼東西！你敢妄想我做你的妻子，你既不學無術，又毫不知自愛，只仗着上代的勢力來欺凌人，只依賴着上代的產業來生活，虧你還好意思來做人。並且你知道男女的結合全憑着愛情的麼？我和你不過今晚才認識的。你知道我愛你不愛你，假如我不愛你怎麼能夠做你終身的伴侶？縱使能夠，你想有快樂之可言麼，人生夫婦間都無快樂的可言，你想這人生有意義麼？豈不是生不如死！總之，我不能做你的妻子，你快走開罷，假如想做你的妻子的話，你明天回來再說。」他被她罵得面紅耳赤的氣憤憤的跑走了。待明天到回房裏來看她時，她既滿身流血的僵臥在牀上一身冰冷了。

廿，八，十八於上海。



## 紅的曲線

許壽詒

微紅的桃色浮在她頰上，深厚的熱氣伏在她眼睛裏。她底隱痛的確很濃，而且可以使她憤怒了。

「玲妹！爲什麼把臉逼得這樣紅？我是永遠永遠地崇視你的。我底熱情不容任何人去誤會。到現在，難道你還不瞭解我？」

無論如何，她總不能寬宥那個同學，她一想起把嘴唇總弄得很紅的那個同學，就不禁要有一種壞的反應，甚至斷定她已和他有了什麼關係。這時，看見他這樣地敷衍，她更加悲忿起來了。

「女盜！盜取人心的女人！她有較多的曲線，所以你就連心兒都沉在誘惑裏去了？」哭的衝動在她的心中浮着。

「你是藝術家，玲君！然而，藝術家很少像你這般狂言的。你曉得吧：本來，愛情的發生就太奇妙。我並不知道爲什麼就那樣愛她。然而，我是沒有方法去拒絕她底熱情的。玲

君！啊！她的確是溫軟而熱烈不？」他一想到那個灣灣的紅唇兒，身子就浮鬆地輕快，這時，不禁地在玲君面前贊揚出來。

玲君應是怎樣地難堪！

「哼！」

玲君悲苦起來了。

「玲君！你不應當這樣侮辱你底同學。我與她的關係是很光明，沒有人敢說是不正大的。你那天在宴席上向我介紹她時，不是還向我說她是你很好的朋友嗎？」他在言語裏露出爲他自己辯護的意思。

淚珠早已洗傷了玲君底心兒了；這時，忽然充滿在她底眼睛裏，很悲哀地在眼眶裏飛轉着。在一個不能再忍耐的時候，牠們一串串地都掛到她底紅頰上，發出明亮的微光來了。

她的手指不絕地顫動；全身失却了力量，很不能自主地搖蕩着。

「不要哭吧！玲君！」他走過去勉強地說，又從袴袋裏掏出一塊帶有香味的手帕，和從前一樣地，要去揩她頰上的淚痕：

「我可以揩乾牠們麼？」

「謝謝你！」她迅速地拒絕，「我底眼淚是不很多的。然而，牠們或許還洗淨我愚鈍

的心兒。這次恐怕就要流盡了，請你不必去揩牠們！」

突然間，玲君又好似受了啓示，她又苦笑。

「那手帕是帶有香氣的；你用牠去揩她底嘴唇吧。我沒有像她那樣許多曲線，我是不能用的。」

「這算什麼？玲妹！我們一直是很親愛的朋友。難道你也學那種惡人，一點沒有寬洪的原諒？」

「是的！因為我不是藝術家，所以不會原諒。我們的關係這樣結束，也很好。你去崇拜她吧！」

「爲什麼這樣冷酷？我的玲！我不是說，現在的我們依舊是很親愛的朋友麼？」

這時，她覺到在她家裏，于他是很勉強的，于她自己也再沒有從前那樣的愉快了。所以，她很想叫他回去。

「你去找她吧！」她終于不能忍耐了。

幻想中的甜愛，這時，在她心中已消滅了。她曾認他爲一個有光明的希望的藝術家，然而，今天她却覺出那不過是可笑的誤會罷了。他並不對藝術有真正的愛好，不過是想借這去盜取一些被文學薰治過的溫軟的女人。

「你不應當這樣欺負她。阿陳！」

她底哥哥忽然回來了。他看見玲君悲憤地向他苦笑，所以連帽子也不及拿下，就去責問阿陳。

「哈哈！是我欺負她！」他底脚向門外移去了。

她底紅心一直沉在眼淚的泉水裏。每天有無名的隱怒升騰着，每晚有難堪的苦寂陪伴着，她有時連自己的吃飯都放在不注意裏去了。

她簡直不知道怎樣放置自己的身子才好。

當她在文學院裏的最前一年時，她有一個很好的同學。那個同學總喜歡把嘴唇塗得鮮紅；現在，這紅嘴唇果然已迷在阿陳心的深處了。從前，玲君曾看這紅唇兒爲一朵媚人的薔薇花，然而，現在她却覺得那簡直是一把剝奪生命的小手鎗了。

這幾天，她在幻想時，那紅的小手鎗總好似放在面前不去，有時還好像有一粒小鎗彈正要飛出來，向她打去。她不知怎樣地難堪，不知怎樣地酸苦忿恨。有許多次，她會想不奔到同學那裏去，用生命之力去奮戰一番，痛快地把她砍死。

然而，在這長時期的淒憤下，玲君底眼睛已被淚珠洗得很光亮了。她已清楚地發現了阿陳底偽意，更明白那同學塗紅嘴唇的原因。所以熱愛在她心中不能不消亡了。在她心裏奔

騰，交流着的，只有狂熱的隱怒。

她深深地痛恨着一切。

二

在一個微風鼓盪着的晚上，玲君底哥哥的飯室裏，有好幾瓶紅酒在排列着。他預備請阿陳和玲君的那個同學來吃晚飯，並且慶祝他們互換了戒指。

許多日堆積着的玲君底苦憤，這時完全飛了出來。不覺地，一串淚珠又掛在她底紅頰上了。

「好一個哥哥！你以為我心上的裂痕還不深嗎？」

「啊！不要哭！我是替你報仇。」

「?!……」

「是的，替你報仇！」

「你不騙我嗎？」

「我已請了許多別的也有紅嘴唇的女人了。當你底同學來了時，那許多嘴唇一定會被她看見的。她子是一定會想到，牠們也有被阿陳咬着的可能；而且中心酸憤着對阿陳起一種恐怖。同時，如果阿陳因為在她監視下，不敢去細玩牠們，那末，他就一定也很痛苦了。」

「就不過這樣嗎？」玲君嫵媚地苦笑。

「如果你也把嘴唇塗紅點，再遵照我底意思，很不在意地去和他們一塊吃飯。那末，他和她一定會更痛苦，而你也就能報復得愈痛快了。」哥哥安慰着她，並且解釋這宴會底意義。

她底紅心裏不覺地有了一陣狂跳。

玲君在吃飯前，果然遵照她哥哥的計劃，很細心地把胭脂塗到唇上去。無疑地，那唇兒比玫瑰花嬌好得更豔媚了。然而她却深恨這樣地用去自己二十分鐘時間。她承認這是她十九年中唯一的荒謬舉動。

兩點鐘後，當她和許多人圍坐在棹旁時，她忽然發現那個同學底嘴唇比鮮血還要殷紅。於是，玲君底眼睛裏，不覺地充塞着那濃紅色的返射。

啊！嘴唇那般濕紅，面兒那樣勻白！玲君在仔細的苦意的欣賞後，知道這一定是用去好幾個二十分鐘的成績。忽然，一個厭惡的反應又浮在她腦中去了。

「下流！」她對自己說。

在很長的時間裏，阿陳不停地向同桌者亂望，那個同學却嚴厲地含着怒意監視。在這種奇妙的表情下，玲君看出了人生底醜。她心內的鄙夷的嫌惡反應漸漸增強。不知怎樣，她突然失却了心上的溫熱，感到一陣冰寒的襲擊。

瓶裏的紅酒，在燈下閃出鮮明的光亮，誘惑地向玲君微哂。她真不能忍耐這紅笑的引誘了，立刻把酒倒在杯子裏，迅速地飲下去。當甜熱充滿了她底心兒時，她重新溫暖起來，身子有點舒暢了。于是她又繼續地注滿了她底酒杯。熱氣和興奮同時強烈地增加；在許多人歡笑的聲樂裏，誰都不知道她已喝了兩瓶紅酒了。

然而，當她去拔第三個瓶塞時，她底搖蕩的身體，已使許多人注意她起來，都在他們面上現出很大的疑懼。她底哥哥立刻去止住她：

「不要過度地飲下去，我不許你再喝！」

「不必阻止我！酒，今天使我太痛快了。」

她面上已有了很熱的酒紅，但她依舊注滿那個杯子，死望着裏面的紅汁，不絕地微微苦笑着。一刻後，她終於又把酒送到口裏去了。

她繼續地把酒注在杯子裏。等到屋子裏又多了一個空瓶，什麼東西她都不能辨別時，她方才很失去知覺地立起來，把空酒杯拼命地一擲。她的脚步聲，便和玻璃碎破的音調織成了一個短樂曲。

三

溫軟的太陽光照在病房裏的白床上，慢慢地移到玲君底頭髮上去。她靜靜地躺在白被裏

已兩星期多了。

看護婦把一包藥粉與她吃下，又叫她安睡。

夜晚降臨前，一個醫生進來，替她診視後，又命看護婦喂她一種藥水。

這樣地，玲君每天吃藥，好似藥底苦味已不大可怕。第二天，她問了一個醫生，很欣喜地知道出院的日子很近了。

這幾日來，她自己已起了很大的改變。她覺得從前太傻，感情太容易衝動了。當她靜靜地躺着，躺得很苦寂的時候，她總這樣地沈思着。

這幾天，她更常笑着以往的自己。她底病中生活漸漸增長，她底發現也就慢慢地多了。她明白阿陳愛那個同學，是因為她答應他那個要求。然而，那個同學爲什麼應允，玲君却又不願尋思，而且覺得不必去解釋。

那天，玲君把心兒用酒洗了後，雖然結果是使她住到病院裏來，但現在她却覺得周圍比以往光明得多了。她深刻地斷定：盲目的熱情是悲劇的起源。所以，這時她盡力把心上的紅光向四方照耀，想找出一個美麗的花園，把人生一切悲劇都葬在裏面，埋去世間一切的醜。

她也想：如果阿陳也算藝術家，那末，藝術就不應當不被消滅吧。然而，她又不知道爲什麼以前就那般愛着他。她曾笑問自己許多次，她也曾笑了自己許多次。



現在，似乎有一種光芒在她面前閃動着。這光芒像從許多花朵裏發出來的，很璀璨地放出異樣的明輝。

醫生告訴她明天可以回去的那一天，鮮明的彩帶在她眼前織着，佈散在光明的空氣裏。她確曉得周圍很明亮。她決定把以往的一切都沉在深海底去，向很長的前路上跑去了。

在回去的那天，她一直有一個微笑的面孔。把自己照在鏡子裏，她自己也安慰了許多。晚上，她底小冊子上曾添了一篇很長而優美的心曲。她底面頰也愈笑喜得粉紅起來了。太陽天天從東方昇了起來；微紅的藝術向玲君也老是微笑。現在，她不顧一切，一直向這誘人的微笑跑去。

四

這天的下午，玲君把棹上的亂書稍稍整理一過，發了幾封公文式的信後，又把幾篇應退人家的原稿也寄了出去。

小規模的編輯室裏有許多人。他們每天在這裏，總要消去下午或晚上的幾個鐘頭。玲君是領導者，在這屋裏也過了許多個黃昏了。有時，爲了校對很長的底稿，她也曾到深夜時才睡覺。

現在的玲君顯然不是以前的她了。她每天異樣地忙，連看半本書的時刻都找不出。最

近，天天更有許多不認得的人寄給她的信在桌上高高地堆起。注意于藝術底紅光的人們，差不多都在腦中刻着玲君的影子了。

昨天上午，被一個朋友強迫地介紹，玲君到了一個學校去，作了一個第一次的講話。在玲君，原是有嘗試的意味的。然而昨天在場中旁聽的許多記者，不知怎樣，却把這個在今天報紙上熱烈地記載着。這記載明晰地衝進了這小室中許多人底眼睛裏去。他們便要向玲君表示慶祝，議決：在對面的飯店裏，也學紳士們的老調公宴她。

「玲君！祝你凱旋！」一個聲音。

「更賀你底光華的前程！」許多聲音。

「哈哈——」玲君笑了。

長棹上佈着吃飯的工具；棹旁坐着許多人。不時有小刀撞着碟子，發出丁鈴的聲響。每個人露出快意的神色。玲君一直微笑着。

她底心兒被明光照得異常朗潔。優美的甜酒慢慢地流進她底紅唇。她的確舒暢極了。

紅光老是對着她，閃爍地發亮，誘出她唇畔不絕的微笑。她沒有一分鐘不覺出周圍的美麗。

一個時間過後，他們正在請玲君把紅花般的言辭送他們時，一種狂笑的聲音突然從別一

間屋裏傳了出來。胡琴底聲音和歌唱底聲浪，他們也可以聽到。他們底注意不禁都移到這上面去。

歌唱停止後，在拍手的聲調裏，又發出一個女人的笑聲。接着又有一陣好似嘴唇吮吸的聲響。

玲君很神祕地注意到那聲音裏去。忽然，她大聲地笑了。于是她又把酒杯送到唇邊去。「今天，」玲君剛放下酒杯，要繼續說時，門口處忽然衝進來一個人。他一直向玲君走去，瘋狂似地抓住她底手，現出極興奮的神色，失常地笑。

「你！」玲君畏縮着。

「玲妹，不要怕！剛才，你底笑聲振動了我底心弦。我追尋你許多天了。今天才得到你。」那人現出可憐的樣子後，玲君才知道他是阿陳。

他底面形已不似以前那樣充滿了。眼珠很大，流動地轉着，在骨架裏射出無神的光線。

玲君底紅心突然被一個污濁蓋着。屋子底體積好似突然縮小，昏亂彩色也轉在她眼睛裏。一年前的陳跡，這時在她腦中都浮了起來。她像忘去自己所在的地方似的，放出一個直視的目光。急劇的反應立即生出迷亂的神志，她不覺苦笑起來。她舉着頭，辨清方向後，就很苦慘地走出去了。

阿陳一直坐在玲君的椅子上，一直玩弄着剩下半杯紅酒的杯子，又把那剩下的紅酒完全飲下去。他深味着那酒的香氣，閉了眼睛，被陶醉了一刻。他留戀着不肯走，一直等到有一個女人來拉他。

第二天下午，玲君開了那小編輯室底門後，看見阿陳已坐在她底椅子上。

玲君總有點不快。她並不恨阿陳，然而總無心去看見他。昨天遇着阿陳，玲君連酒都沒有喝得痛快。她知道一年前那個刺激，在腦中刻得大深。幸而她盡力把牠忘去，最近總算記憶裏已沒有牠了。所以她能這樣地向前奔着，沒有一點不幸的顧慮。然而，遇到阿陳，她底記憶便不能不復活起來，心兒便沒有朗潔，神經也不能不昏沈了。她希望阿陳不要再站在自己面前，但事實偏和希望相反。

「阿陳！」

「昨天晚上，你太殘忍了。人生裏沒有不能原諒的事。玲君！你接受我底『悔罪』吧！」

「我一點也不殘忍。我正奔在應走的路上。你知道吧？我現在已不是從前的玲君，請你再不要誤會了。我早已原諒過你，現在是你不原諒我了。」

阿陳望着玲君，半天說不出話。他神志稍平靜後，方才把頭低下。

「玲君！這簡直不像你在說話。你是怎樣溫軟的人！」

「請你再不要使人肉麻吧。」

「你想：我這時怎樣地難堪！她連戒指都不還我，就去找別人了。」

「什麼？就是我底同學？」玲君不能不驚奇。

「還有別人！玲君，不過現在我底戀夢快醒了。」

他燃着一枝香煙，依然淒苦地望着好似石像的玲君。玲君也不禁沈思着，低下頭去了。

「可是；雖然我現在說戀夢有醒的希望，但我總是在愛情裏生活的人。沒有女人，無論怎樣，我總難過我底生活。所以自從找不到她後，我就一直痛苦，好似在荊樹中行走。結果，我在極端的苦悶下，想用方法去買些愛情了。昨天晚上，你吃飯時，聽見那個女人底笑聲吧？玲君！那是我萬不得已的舉動。」

「哼！」

「啊啊！不要誤解我，玲君！那許多女人也很可愛的。我，爲了要報復你那個同學，已狂熱地愛過她們，而且像得到她們底溫軟的陶醉過的。不過，我總不能忘去你。你底美麗常克服我。我覺得她們無論怎樣，總不及你這樣紅溫。現在，玲君！我決定忘去一切的以往，賊意地懺悔在你底腳下。玲君，你寬恕我吧。」

「你這種愛情太熱了。」

「啊！玲君！無論如何，你一定要原諒我，因為我美麗的幻想已被她們盜去；現在，只有你能重新建造我。如果你不原諒我，不把你底高大的靈魂照護我，我底消滅底日子就接近了。」

「我沒有這個力量！」玲君淡然地回答。

阿陳已被女人盜去了好幾個心，現在，他確有死滅的希望。不過，他底熱情還沒有完全死去。如果有一種力量來幫助他，他也許可以復活的。除玲君外，他對任何女人都戰慄地恐怖。他想：玲君底熱意或許能救出自己；而且從以往的關係看，玲君對將毀滅的自己，不至太冷吧。所以他用了所有的心力來找到玲君。然而，現在他知道希望是很少了。

無名的悲哀在他心中佈滿着，不能除去。

「玲君！你太忍心了！你退還了我底原稿，你藐視我底懺悔。你對男人們太忍心了。玲君！你真不能再放散一點溫熱的偉大的愛嗎？」

「不要這樣。這態度太令人悲哀。于你底康健很少益處。我，現在不再盤旋在以前那種狹陋的戀愛裏，我是愛着全人類了。你是人類中的份子，那末，我當然也愛你的。」

「玲妹！你還愛我嗎？我知道你是愛我的。啊！我底前程光明極了。玲妹！你把手給我吧。」笑容逐漸在他面上增加，他不覺地異樣興奮起來。

玲君把手伸給他，然而面部沒有什麼表情。他抓住了玲君底手，狂烈地用瘦唇去亂吻。玲君雖然也感到一種皮膚的觸覺，但消失是隨着的。他依依地不肯放下那軟手，但，終於後來不能放下了。

「這樣，你滿足了，光明了吧！」玲君笑問他。

「……」阿陳癡望着玲君，說不出話來。

玲君走近些，叫他坐到別一張椅子上去。她自己坐下來，把棹上的紙張大約看過一次，低下頭寫東西去了。

阿陳坐在那裏，一直注意着玲君底動作。

五

這幾天，玲君心裏好似有些波浪鼓動着，不能寧靜。有時，阿陳底可憐影子也浮到她眼膜上去；不過，這影子太淡薄了，不能引起她底熱意。然而，她覺得阿陳的確是很可憐的了。

今天，她在那小室裏，心中有點不舒暢。她不願意出去，然而，在這裏又不與平常一樣，總感到一個抑悶的情緒。

她說：她提議今天就在這裏晚餐，並且應當有幾瓶酒。她想：這樣或者可以痛快點。很

幸的別人都同情。他們也覺得平常的生活太鐵鑄化了。

她忽然向瓶裏花朵看了微笑。那花瓣太嬌紅得可愛了，她不禁地把嘴唇低下去，溺愛地輕輕親着牠。

「好一個甜軟的香吻！」

「……………」

「太美麗了！」

「……………」

屋子裏充滿着笑浪。

晚餐預備好了。玲君坐到棹邊，把殷紅的酒汁注滿了杯子。她舉起杯子來，微笑地向着

許多人：

「祝你們永遠地快樂！」

紅酒一杯一杯地都流到她口中去了。

「我們這樣地相愛，都是光明與紅酒在我們間維繫的成績。詩神或許在羨慕我們吧。」

玲君充滿了興奮，向窗紗縫裏的圓月仰慕地望着。她又把唇兒親在酒杯上，抑悶好似同時也被那紅酒洗去了一點。她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願將來永遠地光明，不要看見一點暗



黑。她注視着杯裏的紅酒，暗自地希望着。

「啊！阿陳！」一個人指着窗子，驚異地突然喊出。玲君本能地隨那手指着的方向望去，看見一個黑的人影在搖移。她看着這黑影，立刻起了一個強烈的刺激。一切的以往重新又浮在她心中。

燈光照着飯棹，牠底強度不能使光線傳到窗口去。所以被銀白色月光在窗紗上照出的黑影異常清晰。玲君不覺地有些害怕了。

與玲君在一塊的人，都是很知道阿陳的。他們預料：這次一定要有不幸的事情發生了。

「玲君！」窗外有一個可憐的呼聲。

玲君不敢答應。她想：人生的一種醜，又要被她看見一次了。她失神地好似看着一樣東西，但她又好似沒有看見。莫名的騷擾在她心上轉動着；又像有一個大壓力正在她頭上壓下來。連屋內空氣都似變化過。她底熱意和興奮都死去。她等着將降臨的奇蹟，神祕得使許多人都莫明其妙起來。

然而，黑影忽然沒有了。牠緩代替了緊張，燈光也似乎明亮點。走去了的黑影恢復了原有的空氣。

雖然已深夜，但殘剩的菜餚還未拿去。室中漸漸地生出苦寂的空氣。玲君失去管轄自己

的能力。她底心兒也浮蕩起來，腦子也狂亂了。在不安定的靈魂中，終于她倒在一個沙發上。

「啊！不幸的美麗的靈魂啊！」玲君低聲地說。

玲君自從追在紅光底引導後，一直再沒有想到有什麼打她的東西。她很小心地保護着那紅心，決不再叫牠有任何的碎痕。她已看過人生的醜，現在決不願再看見那種可怕的罪惡了。

她愛着一切，所以她能原諒一切。阿陳底心兒太醜陋，所以她不能不恐懼；所以雖然願意原諒他，而終于又不能。這並非玲君太懦弱，而是她目光偉大的表示。玲君是進取的。她有很強的自信力。她和環境搏戰，得到勝利以後，她直一甜笑着。然而，這時的黑影的確太奇特了，好似烏黑的死光底降臨。玲君無論怎樣光明，也不能不起恐怖的反應吧！所以她雖然極力想鎮靜自己，而結果却依舊是她底微笑沉在苦鬱裏。

環境神祕得太沉寂了。

「好光明的屋子！」突然地，那個黑影又浮在窗紗上。悲憐的呼聲打進了沉靜的空氣，壁上生出回聲。

「啊！」受了這聲音底鼓動，玲君本能地站了起來。

「可愛的玲君——今天晚上，地球上又少去一個人了。」  
尖銳的鎗聲衝進了幽靜的宇宙，黑影隨着這聲音倒下去了。

許多人都狂跑着出去。玲君緊閉了眼睛，把兩手用力地蓋在耳朵上。她想逃出這醜陋。然而，對於那微呻着的將死的人體，玲君忽然不禁地起了很深的哀憐。她跪下去，捧住那個灰白的面孔，很仔細地看，經過了很長的時刻。

「啊！阿陳！你也是失戀麼？」

玲君走回屋子裏去了。

當她看見那屍體被抬去時，淡月已偷偷地逃去，太陽在雲端已射出一條金紅的明光來了。

——一九三〇年底十一月。

(2) 介紹及研究藝文

書名	著者	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物觀文學史叢稿 唐代女詩人	陸晶清女士		四角五分	本書與李長吉評傳一樣，也是以物觀的方法來研究唐代女詩人及其詩的藝術。作者將唐代女詩人分為四類：(一)宮廷婦女，(二)家庭婦女，(三)女冠，(四)娼妓；不獨闡明女詩人的環境對其詩的影響，且說明當時的經濟制度產生此四類女詩人之詩藝的徑路，並解釋唐代女詩人之詩具有特殊色彩的原因。
現代世界文學 大綱	千葉龜雄等	張我軍	七角五分	世界近代文學，中國已經介紹很多，但都是零零碎碎，不是有系統的介紹。本書是日本新潮社出版世界文學講座之一，分國敘述，極為詳盡，執筆者如千葉龜雄等，均係日本文壇享盛名的作家，全書約五六十萬字，上卷現已出版。
小說底創作及 鑑賞	木村毅	高明		本書的作者木村毅是日本的一個非凡努力的研究家，尤以小說的研究為特出。原書分十九章，對長短篇小說之區別及技巧之結構，作詳明之闡述，並對於作者之生活，與修養及其作品之關連，均有獨到的見解，最後以古今大作家為研究的舉例。至文藝的批評方法，本書並有所論列。愛好文藝者及小說創作者均應先睹為快。
歐洲文學史綱	金石聲			張資平先生對此書，有確當之批評，他說：「我把它校閱一下，覺得它編得很好，簡約而能詳盡，明給而有興趣，可以當課堂的課本用，可以作文藝辭典用，尤其特別注重近代文學和現代文學，我才知道我幾年來的願望，由金君把它實現了。」
一九三〇年的 世界文學	趙景深			一九三〇年的世界文學狀況如何，這本書裏面有詳細的記載，本書內說及十三國家的文學，共一百篇，為研究現代文學者，不可不讀之書。

# 校長

巴林

—— 校 ——

不知在何時窗外迷迷濛濛垂落着雨絲了。本是燥熱的天氣現在更窒悶得使人呼吸都感到不自由了。

——這是怎樣一回事？……——年已五十的林高穿着一件薄薄的汗衫，茫無頭緒似的在他校長室中踱步……手裏的蒲扇也不停地揮着，斑白的頭髮，短短的鬍鬚都整齊而光亮。

他靠窗凝視了院子裏被細雨滴濕的荷葉，不禁愴然神往了，隨後又苦悶地深深嘆息了：

——唉！別了。……

他記起天真活潑的孩子們無邪的遊戲，和唱着不完全的不和諧的，然而有趣的歌調了。

——這真是一件使人難解的事喲！爲什麼趙才良抽大烟，私用公款，……而不撤職？

我，我用我的全力獻於學校而反革職了？

他接續想：

——老婆子常說我不會像旁人一樣賺錢，使她常在窮困的掙扎中，但天嘞！我的目的是在賺錢嗎？

雨滴似乎更粗大，更密密地打落在院子裏盛放着的荷花瓣上，草地上。濃郁的荷花的芳香跟隨了微風送進室內。

林高頹然倒在藤椅上又深深喟嘆了。

「老林。」同病相憐的李廣抬起他疲憊的頭對林高說：「我想你不妨試一下罷！哦，我決計不願幹這外貌很高尙，實際比卑劣更卑劣的教育了，但你不妨試一下罷！失敗了，我們再去幹買進賣出的勾當也不壞嘞！」

「試一下？哼，」林高輕蔑地瞟了他的朋友一眼說：「難道我也得去同趙才良一樣幹嗎？」

「不錯。」李廣堅決地答：「假如你想保持你的位子，不過無需……」

「無需一千元，無需一千元嗎？」林高忿然咆哮了，他的吼聲克服了瀟瀟的雨聲在校院子裏反響着。

「是的，這不是童叟無欺的，劃一無二的店鋪子，一百也得可以罷！」

林高沉默了，他不信用他朋友的從惠會收效果。

「我終不信……」他終於低低說了，  
「不信嗎？」李廣可憐他忠實的朋友偏偏碰到這個混沌的時代：「但趙才良的復職照准是事實喲！」

「也許有別種關係罷！」

「是的，別種關係是一千元！」

李廣勝利似的笑了，但林高沉默着。

窗外瀟瀟的雨清浙地打着草地，屋簷，墻堵和荷花。一種好奇心來侵蝕林高堅決的意志了，他從籐椅上發瘋似的跳起來說：

「幹一下，一定去幹。」

一一

第二天的早晨九點半。

林高走進了S市教育局的傳達處。

「看誰？」役員瞟了他一眼傲然問。

「看局長。」林高也以傲然的神氣答。

「你把姓名，地址，……都照填了去等在接待室裏罷！局長還沒來呢。」

林高從役員手裏接過紙條，照着上面把籍貫，年齡，都填上了，他恨恨地暗想：

——官樣文章真不錯，怕我的何年何月何日生的也須填寫罷。

但他的心很奇怪地跳躍着，若被局長拒絕了將怎樣難堪呢？

走過了長廊就是接待室了。

一張白布鋪着的方桌週圍排列着四隻方凳，粉飾的牆壁上掛着一幀孫文的遺像和幾條勳人的標語。

這些早已使林高感到他的計劃豫示着失敗。

他在接待室迴旋着，沉思着，他慚愧他自己：人家都爲社會而勞動，爲國家而奔波，爲人類的利益而操心；獨有他爲自己而打算，爲自己而欺詐。他凝視了一回蔚藍的天空，他又注視到牆上孫總理嚴肅的遺容。

門外起了一陣嗚嗚的汽車聲。局長來了。

林高更感到侷促不安，他悔恨不該聽信李廣無聊的慫恿。

時間很快地過去了。

林高在接待室站了半個鐘頭還不見局長來接見。



「林高先生。」役員來招呼。

他被異樣的感覺抓住，在這一瞬間他真想有機會溜走。他的兩腿僵硬着不能移動了。

「林高先生。」役員似乎不耐煩似地又喊。

他走進局長的辦公室裏了。

他深深地對局長像小學生對先生一樣鞠躬，局長也微笑地致敬禮。

「你是S小學的現任校長嗎？」

局長和靄的詢問使林高消失了勇氣。

「是，局長。」

「哦！」局長停止了片刻說：「你有什麼事？」

「是的……」林高慌亂了。

「對於你的職位嗎？」

「是，正是這樣。」

「有什麼見教嗎？」

「不，局長。」林高壓制着內心的慌亂，從懷裏掏出一包紙包說：「局長，您寬諒我，

我沒有什麼可以表示感謝您喲！我求您給我接續我的職位罷！喲！我老了喲！什麼事也不能

幹，哦，局長先生，真是一點薄禮。」

局長並不被這突然的舉動感動，他從托椅上站了起來，從林高的手裏接過紙包不客氣地拆開了。他用手抓了抓髮根，沉默了半晌說：

「是的，」微笑着：「但我沒有權力，不過我也可爲你設法，是的，我一定代你辦妥就是了。你在明天，哦，大概四點鐘來聽消息罷！」

「感謝。」

林高興奮地跑出局門，直向李廣的家裏去了。

三

又是一天午後將近四點鐘。

汗珠從額上流下來，林高也不去顧及了。

「局長在裏邊嗎？」這次他先傲然問役員了。

「是的。」役員也歉遜地底底頭。站起來說：「請稍等一等。」

于是林高又在接待室中踱步着。

可是這次，役員不久回來說：

「請跟我來。」

但役員並不領他到局長的辦公室去。林高奇怪了。

在一間廣闊的議事廳裏排坐着七八位議員，圍繞了一張長方的長桌靜坐着。

局長見了林高，從主席座上起來迎接。

「請進來，林先生。」

以前和藹的微笑再也不能在他面上找到絲毫痕跡了。他是忿怒而冷酷，陰森而壯嚴。拉着林高的臂像牧童的拉着羔羊一樣站在這七八個人物的面前宣佈說：

「諸位，這位是現任S市小學校的校長，我們當承認建設教育的重擔壓在我們肩上，我們應該奉總理的建國大綱，三民主義而建設起完美的教育，這樣纔對得起在天的先總理之靈和民衆數百年來的殷望，但很不幸的，這位林先生敢在青天白日的旗幟之下，施其軍閥時代的舊伎倆，以金錢來賄賂我們。這不但是侮辱我們革命者的人格，而形成了他反革命的罪惡；這實實是表演出他過去的行為的強有力的證據。」

局長從袋裏掏出一捲紙包說：

「諸位，這是他昨天送來的賄賂，自然，今天我召集諸位來開這特別會議的目的也想對於這問題有一個解決和辦法。」

局長注視着各人的表情。

林高聽了這意想不到的話，他的心碎了，他的神經幾乎消失了。他在廳的中央幾乎不能站住了。

「呀！呀！哦！哦！……」他還有什麼話可以辯白呢？

「對於局長的正直我們表示着尊敬外，對於這位校長先生我們當有嚴重的手段對付。」  
第一科長說。

「不，我們革命的人本以正直，公平，無私為美德，並且是必具的美德；因為這樣方纔配稱真正的革命。所以對於我個人的尊敬是無需的；但對於這林先生我以為呈報省教育部請示辦法為最妥。」局長謙遜地笑了。

「對極。」第一科長表示同情。

這時林高從極深刺激的中恢復了他的意識，他睜圓了他不平的眼說：

「局長，但趙才良的一千元呀！一千元？」

可是議會已經散了，局長命令役員打電話給公安局去了。

一九二九，十，十五晚。

# 奔

(續)

王 墳

## 第二章

—  
—  
X路電車在終點停止，許英和周芳一起下來了。這裏是一條很幽靜闊淨的馬路，在夜的空間中，因為沒有商店的彙集，只是些學校和私人的住宅，或其他的機關，所以很少輝煌的電燈，使馬路上只敷着一層淡薄的光輝。這情景另外有一種動人處，使人覺得夜色的美，和夜的都市特有的岑靜。

—  
他們慢慢的並着肩走，地上拖着兩條黝澹的細影，這兩條細影又聯起來一點，看去是一個了，所能分辨的就是兩個長短不齊的頭。

也有像他們一樣的兩三對年青男女，在這路的旁邊走着。輕輕的都在說着一些人家不能聽到的話。小風在空間飄動着，使這幾對沉醉在幽默的幸福中的男女，得到一種輕微的快感。  
一個警察站在馬路的中央，好比雕着的石像，只把眼睛流動着看到他們，也沒有引起他

什麼感想，只機械地偶然把身子轉動一下，看見遠遠的地方有一輛馳來的汽車，他便又是機械地把右手握着的短棍舉了起來。

「你有點覺得冷嗎？」許英看看她穿着一件薄紗的衣裳，因為自己給一陣微風吹得有點冷意，所以這麼問。

「一點也不，」她說。「你覺得這樣嗎？」

「我也不。」

這樣挨得緊緊的走着，他的確也感到芳那邊傳過來有點溫暖的快感。她的手更握得緊了點說：

「英，你以前會到過這裏嗎？」

「夜裏是第一回。」

「真的？」

「真的。你呢？」

「我只在夜裏來過一次——」

許英在薄光中向她看了一眼。她自然很知道他為什麼要如此，不等他說便先說了：

「我和許多同學一道來的，因為學校到這裏不算怎樣遠，所以我們完全是這麼慢慢地走

來的。我們高聲的談話，高聲的笑，把人家一對對在密談着的人全吵擾了。英，假如——」  
她向他望着。

「假如什麼？」

「假如你是一個在密談着的人，要討厭嗎？」她把誑英的一隻手從背後圍住自己細細的腰支。

他只有蜜甜地笑着了。

××公園的正門已在面前了，他付了錢，在兩個警察的身旁，默然地走了進去。

奔

整個空曠的園子也籠罩在靜寂中間，給微微的光線抹着，電燈在園的四圍。也可以見到遠處有兩三個人影，在移動着，有時候在幾株疏樹邊隱沒，有時停止在一個椅上了。

他們各人的一隻手臂，很緊的圍繞着對方的腰，可以感到各人的呼吸。芳把頭倚在英的肩上，英嗅到她頭髮上的香，右手托着她纖軟的腰支，又走在這麼幽美和諧的夜色中間，他沒有經驗到過這種微醉的感覺。他覺得她的微笑，她的嬌喘，都沒有這樣倚偎着時的溫柔，使他心頭感到一種壓迫。

「芳，我真愛你……」

她能夠聽到許英的心，很快的跳着，但她並說什麼話，只把自己的身子更偎緊了一點。

「我們到那張椅子上去坐坐吧？」他在她耳邊輕輕地說。

「好……」芳離開了他的肩頭，望到天空，一顆顆小星在深藍的天幕上閃着，像嬰孩們閃着他們驚奇的小眼。

在一個長圓形的池旁，他們坐了。椅子的左邊有幾棵高高的樹，池水像一片吹縷的軟網，倒映着樹的黑影。

「這夜的公園好嗎，英？」

「好，因為有了你就更好了。」他在星光下見到她嫵媚地笑着。

「你以前沒有和密司李來過？」用嬌媚的神態，她這樣問他。

「沒有。」

「是嗎？」

「是的。……今夜第一次和你來這裏，也是第一次覺得這麼的甜蜜和陶醉。」

「你是我的嗎？」

「當然的，我愛。」寂靜的周圍，他陶醉而微抖的聲音輕輕地傳送出來。

「你永遠愛我的？」

「永遠的，芳，你該信任我！我給你領導到愛的樂園中了。」他動人的眼睛閃着光，臉



上現着笑。「你永遠在我懷抱裏嗎？」

「是的！」她很快的接着說。然後抱住了他。

「芳……」他差不多也聽到自己的心跳了。

「我們在幸福的美夢裏，愛人……」

兩個人抱着，吻着了。他整個的陶醉在溫柔裏，沒有思想，只覺得自己幸福，感到心頭的劇跳，熱血的奔流。

空間沉靜着。

在椅子在旁的草地上，有着模糊的一團黑影。

英的胸口緊貼着她的酥胸。他好像舐着甘露，狂飲着葡萄的美酒，他聽到她心的跳動，好像琴弦給輕輕的彈着。

「芳，我聽到你的心跳，」他用着喉頭的聲音說。

「你自己要比我跳得厲害。」

於是彼此的心上和面上蕩漾着歡愉的笑，抱得更緊了。

這樣在沉默中又陶醉了一會，好似滿足般的笑了一下，才相倚的坐着，大家的頭枕在椅背上，望到天空偷看着的小星。

了。他像回答她的樣子說：芳在他耳朵邊輕輕地說了兩三句話，他在模糊的夜色中端詳她，更覺得她嫵媚而動人。

「我始終是愛你的。」

「前回說過的話怎麼樣？」

「你能夠允許，其他全不成問題的了。」

「那麼暑假裏我們一決到杭州去？」

「到杭州去，你覺得還有什麼更適合的地方？」他將手掠着自己的頭髮，表示還在思索的神氣。一壁望着她。

「我以為這地方最適合。」

「好，那麼計劃就這樣決定的了。」

「你在笑什麼？」

「我正想到兩星期後那種幸福的生活，在美麗的西湖旁邊，我們將留着一個不可磨滅的紀念。我也許會發狂吧？……」

「愛人……」她把身子偎到他懷裏去，把他的話截斷了。

到後他們談到漪，也談到革命。

「我覺得革命也只是玩着的把戲，生活得厭了，就鬧着玩，真是一件蠢事。」  
他雖並沒有完全同意她，因為愛她，而且覺得革命也許是一件蠢事，便笑着承認了她的話。

「我對於這個一點也沒有興趣，也不想到革命的人會做出些什麼事來的，」她滔滔地說。

「真的，並沒有什麼把握，世界上蠢事實在也太多。」

「英，我願意你永遠在我的懷裏，你不必什麼革命，對不對？」

「是的，」他溫存地說。

「……」

「……」

二

天空拂着細雨，汽車兩旁的玻璃窗上，水跡積成了一滴滴泡沫，好像晶瑩的珠子。車夫用最快的速度使車子馳行。許英看看身旁的她，她從對面斜鏡裏望着窗外，臉上泛起微笑，身子因為車子的馳動，微微有點震顫，使酥軟的胸口，像輕波般的一起一伏。

兩旁的東西迅速的向背後退去，雨忽然又飄得緊密一點，但這個和他們是沒有關係的，

他們心裏的快愉，決不因此便減少一些。

身子慢慢地在車站前停下來時，一個脚夫已站到旁邊了。他付了車錢，將兩隻皮包交給了脚夫，和她一起走進了車站。

買了車票，又到郵筒邊丟掉三封信，有一封是給陳毅的，他說自己要在杭州住些時候，而且他也說明和周芳在一起。他知道即使自己不說，陳毅也會料到的，何況說明了又毫無有什麼妨礙。

坐了四個多鐘頭，在下午兩點鐘光景，才到了杭州。不過他們絲毫不厭倦，這許多時光在談笑中很有味地消逝了。

他們填着滿懷的高興，用贊嘆的目光欣賞那美麗的西湖，感到十分的興奮中，選擇了一家在湖濱的旅館，還要了一間面湖的房。

許英覺得有一件東西壓到自己的胸上，在酣沉的夢境裏清醒了，心裏充滿着昨夜睡去時微醉和舒適的感覺，從未經驗過的輕快。他含着微笑張開了眼睛，她的頭枕在他的手臂上，蓬亂的髮全散在他的肩頭，方才也許是她翻了個身，所以一隻手圍在他的胸上了。柔軟而白嫩的手臂，好像經過了雕琢似的，他再看下去，兩條長長的腿交叉着，露在睡衣外面。

薄的氈子已揉成一團了，只有一角裹着他們兩個的胸部。

「這是一幅多麼美麗而生動的圖畫啊！」他心裏在說，臉上也禁不住笑了。

雖是已到了暑天，清晨畢竟還是很涼快的，他輕輕地用一隻手把團在她身邊的氈子放開些，蓋了她大半個身子，自己也多蓋了些地方，因為他是十分的輕，所以一點也沒有驚動她。

他再把橫在床角的一個枕頭墊着頭，於是他能很清晰地看到她的睡臉。緊閉着的眼睛在縫合處露着密密的睫毛，上面是兩條細而灣的長眉。她微開着小嘴，像是露出一點笑，仍然還是昨夜他看見的那種樣子。他嗅嗅她的髮，然後貪食似的，輕輕的去吻她的嘴唇。

旅館裏還是很寂靜，他知道時候的確還很早，然而無論怎樣也不能再睡着了。回頭看看那邊窗帘上，透露着明亮的淡黃色的光，他想到窗外的西湖，在晨光下將怎樣的美麗呢！

他想到昨夜和她倚着窗口，一同欣賞夜的西湖的美，吻着她的紅唇，任性地談論到各種的事，他覺得她的見解總是能使他徬徨的情緒平靜下來，使他安慰，並且安閒地得以陶醉在愛的樂園裏。他好像徘徊在十字街頭的人，正可以因了某種的力，而走到某條路上去，周芳的熱情和美艷便好比一杯濃烈的醇酒，使他十二分興奮，而且使他勇敢地忘記一切，勇敢地  
在戀愛中占了地位。在昨夜的沉醉中，他覺得戀愛是人生最高的頂點，這甜蜜的快愉使他認

識了人生，完全把捉了他的靈魂。

他想着。……

芳的眼睛張開了，她伸了伸身子，眼光碰到他時，她笑了，同時很快的鑽到他懷裏去。

「你醒了嗎？」

「也是剛才醒來的，你還睡一會吧，天早得很。」他抱住她。

「不，不要睏了。今天不知怎麼會這樣酣睡的，你覺得嗎？」

「我也這樣，因為昨夜睡得太遲的緣故吧，不過此刻我精神已很好了。——我希望你還睡一會，好不好？」

「我不要了……」她把臉子貼在他胸上，但立刻又敏捷地翻動一下身子，她整個的身子完全壓他身上了。她兩隻手臂支撐着，酥軟的胸壓住着他，頭髮散在兩頰旁邊，可愛地笑着。

他沒有說話，因為他緊張的心弦，不能使他再說什麼話，這麼默默地看着她笑，比說話要好得多了。她這麼看着他，慢慢的把手鬆下來，便緊緊的將頭壓在他左肩了。

「英，昨天是我們值得紀念的日子啊，」她並不用微笑來完成這句話，却有點不合適地很響的笑着了。

『是的，你會忘記牠嗎？』

『你爲什麼說這種話呢？……』

他用溫存的笑臉來代替言語，抱住她壓在自己身上的纖腰。

她的右手撫摸到他的臉，沒有話，側着頭望到雪白的帳頂。她心裏也是很滿足，想到他的好處，和他特有的男性的健美，她下意識地笑了一笑。

『芳，你笑什麼？』

『我笑，因爲你可愛。』

奔

『你自己才真的可愛啊，我只覺得自己幸福，我們共同開闢一條新的新路。』

『唔，我們要生活得美化，我們要得到新的興奮，儘我們享受吧，愛人。』

於是在溫柔的擁抱中，大家靜默着了。

帳子已拉在兩旁，對面是垂着窗簾的窗，近窗是一隻雙人的沙發，罩着白色的套子，離開沙發一些地方，有一隻很小的圓桌，也有白色的氈子，有兩隻椅子靠近着牠。沙發上堆着幾件衣裳，兩隻長統的絲襪幾乎要垂到地板上，淺紅的吊襪帶委屈似的堆在角上。圓桌上有茶壺，有兩隻剩有半杯茶的杯子，其餘的兩隻闔在盆子裏。此外有小小的印度綢手帕，旁邊還有一隻小巧的長方形白金手錶。相對的地方，有幾顆吃剩的葡萄。靠近一個壁角，放着一

個衣架，掛着一件薄綢的旗袍，一件淺灰的法蘭絨西裝。近床的地方是一隻梳妝檯，斜對面有白磁的面盆，上端有壁鏡。相近二尺多的地方，有一個拋滿了紙屑之類的痰盂。

他從壁鏡裏看到掛在衣架上的兩件衣服，然後又看看壓在自己身上的她。

他們起來後開去窗的時候，看見輝明的西湖正誘惑地向他們微笑。

三

他們預備整個暑假消磨在這裏，西湖又是他們第一次見到，因而更覺得值得留戀。在許英覺得這地方可以儘情的玩，要有一些讀書的機會，也未始不可，尤其因為芳一到這裏，便不絕的贊美，有這麼許多好處，他決意如此了。

天氣不適宜玩山，他們也很怕在烈日下走許多的路，所以沒有車子可以代步的地方，留在以後沒有地方玩的時候再去。最使他們歡喜的還是西湖，他們問茶房，知道坐了船也可以玩很多的地方，而且船又那樣地玲瓏，坐在上面好比置身在搖籃裏。

「英，我們就先去坐船，試一試怎樣？」

「好的；不過我以為傍晚時來得好，天氣涼，景色也美麗一點。」

「那麼現在該怎樣？……我想上午還是不要出去吧，天也不早了，下午先到什麼地方去



玩一下，坐船便依你的話到昨上好不好？」她坐在椅子上，從鏡子裏看到他笑着的嘴，和端正的鼻尖；他正梳着頭髮。

……

下午二點鐘光景，他們由公共汽車到了靈隱。在下車的地方就看到一個山嶺，天氣還不怎樣熱，他們便高興地走進了山門。

門口的裏面，左邊有一片吃茶店，也坐着幾個人，都有着安閒的態度，也有些中年的人，剃着很光的頭，搖着黑色的摺扇，津津有味地談着什麼話。芳對這些人看了一眼，把肩頭那柄很時髦的紅傘，放得高了一點。她看見身旁的英，白綢的襯衫微微飄動着，在這種情景中，更顯得美好而動人了。

「你熱嗎？」

「不，」他看向她說。「這裏還有點兒風。」

「我去買扇子，」她看見許多賣小東西的貨攤，有圓形的小紙扇。

她跑去買了兩把一樣的扇子，一把給了英。

地勢慢慢地高着，左邊有接連着的一排石壁，上面雕着佛的石像，一個很大的現着慈悲樣子的佛像。近旁有一個石屋，他們便過去了。進口那邊並不怎樣寬大的，然而立刻就覺得

十二分陰涼，裏面形成了一間房子的模樣，有給人崇拜的金佛，也許這時很少進香的，所以除了他們，另外也沒有別的人了。他們好像走到了深山的幽谷裏，身上只感到涼快，在一塊石條上坐了一會，使他們幾乎忘掉這是暑熱的天氣了。

「英，我們也燒一回香吧，菩薩在向你笑呢，」她拉着他的手說。

「好，我要看你向他深深地膜拜，……」

兩個人全笑了，帶着未斂的笑容，他們走了出去。又走到了原路，他們見到一座高大的寺宇，對面也是些石壁。這石壁的下面有一縷急流的泉水，彙集在石地上，石子潔淨得很可愛，泉水也清得像香露。

芳把傘和扇子放在亭子裏地上，走到那邊去在泉水裏洗手了。

傍晚在一個館子裏吃飯，她能夠喝酒，他看着她的兩頰慢慢地泛起了紅雲，比平時更嬌媚了。從館子裏出來走到湖濱，湖面上還映着太陽臨去的光輝，像一條金黃色綢帶，空間籠着一層暮色的薄霧。年青的男女，穿着浴後的新裝，嘴裏哼着歌的小學生，頑皮的髒孩子，提着籃的小販，都在湖濱的石道上漫步。

「英，我醉了……」他們坐到椅上，她向着湖面，把身子倚向靠背，嬌笑着說。

他覺得在這種境地中，只有拿微笑來代替說話，比較更妥貼些。他知道這甜蜜夏的傍

晚，完全將她沉醉了。

船夫做着殷勤的樣子，給太陽晒黑的臉上堆着謙恭的神色，在招萊顧客。他們坐了一會，便雇一隻小船，也在湖面上輕蕩了。

東邊正掛着一輪月，在沒有腿盡那薄光的空間，牠要爭着明妍，芳快活得握緊他的手，唱起流行着影片中的歌曲了。所有小船上的人，大都是年青的男女，有一隻船上只坐着五個少女，慢慢的蕩着，唱着宛轉的歌，個個露着得意的神色。

夜幕全然罩下了，湖邊電燈在水中映着倒影，成了無數條抖動的曲線。湖濱的人們，看去都是白色的小點。

夏夜的甜蜜與涼快，使他們在月光下望着對面的愛人，覺得感受到太多的幸福了。

#### 四

第二天清晨，他們預備在西湖裏泅水。船在晨光下划到了三潭印月，清晨的美和月夜的美，全然是不同了。他們先上岸玩了一回，有一處可以吃藕粉的地方，便嘗了一下這西湖聞名的東西，他們等牠涼了吃，的確也別有一種風味。

於是回到停船的地方，去了外衣，只剩預先穿着的游泳衣，把衣服放在船上，縱身入水

了。她的姿勢很好，各種式樣也都純熟。

船夫用着好奇的眼，微笑地看着這兩個戲水的年青人，他心裏也莫明其妙的覺得愉快，張開了很厚的嘴唇，露着淡黃的牙齒，一隻手扳着腳趾。

像兩隻鴨子的模樣，他們在水面上沉浮着。離岸不多遠地方，有三隻列成三角形的鼎樣的東西，到後他們都倚在這上面休息了。是一片平靜湖面，給他們翻起層層的微波。……

浴後又玩了些地方，回旅館時已近中午了。這天分外的熱，太陽像火一樣的熾烈，房裏開了電扇，也就涼快得多了。

這樣的天氣，他們當然不願流着汗出去的，在房裏要涼快得多，而且他們正是在戀愛最高潮的時候，終天守在房裏，也有着享受不盡的甜蜜。芳在這兩方面，都比他狂熱。她常常自動的糾纏他，有時反使他沒法對付了。

大家拿了一冊小說，默默的看着，他偶然望到窗外，藍的天空嵌着一朵朵濃重的白雲，慢慢的在推移，烈日下的西湖輕微的掀動着，好像不勝那炎熱，微微的喘着氣。他禁不住傲然地回頭看看自己，襯衫給電扇送來一陣陣的風吹拂，便嘲弄似的向西湖笑了一。又看到沙發上的她，身子斜斜的躺着，赤了的雙腳在沙發邊沿垂下，小腿部肌肉豐美，形成了可愛的曲線。因為身子是側臥着，把她全部曲線的美都顯露了，白色輕紗的下面，到處是白淨而

略紅的肌膚。他忘形地將眼光停留在她的身上。

「英，……」她用尖銳而急促的聲音喊，因為她望向他時，他的眼光正停留在自己身上。

他用笑顏來掩飾了自己，把眼光又回到書上。

然而她敏捷地把兩腳伸到拖鞋裏去，跑到他身畔去，抱住他的頸項。

「不要看書，」她在他耳邊輕輕地說。

接着不等他說話，她便吻着他，把嘴裏含着的小糖放到他的嘴裏去，

奔

「我的嘴上也塗了口紅吧？」

她看了看，於是笑得倒在他懷裏了，像一個孩子伏在母親懷抱中的樣子。

但等到他把她抱了起來，要吻她的時候，她又掙着起來，跳到沙發上去了。

向晚的光景，風吹得很大，把白晝的悶熱全吹跑了，從樓窗口望去，山腰裏的雲像爬着的猛獸，在各處探出頭來，停集在天空，深灰的顏色好像飛着的烏鴉。

他們靠在窗檻邊看着。在西湖的岸上，看着這夏天陣雨前的景象，真是動人的事。接着山腰間閃着一絲絲電光，空間却很快的黑暗起來了。風把他們的頭髮吹散，她肩頭的捲髮像柔絲一般的飄動，凝視着遠遠的地方，也不顧到這是臨街的窗口，她突然回過頭在他的左頰

噴了一下。

空中滴下很粗大的雨點，一陣風把稀稀的粗雨點吹到他們的臉上，於是他們關上了窗子，雨同時也更大了。各處的聲音交響着，像傾倒的珠子。湖面和遠山上，全籠罩了濃密的煙霧，成了白茫茫的一片。

到後雨聲慢慢地疲憊下來了，西湖像剛才浴罷的少女。

五

時光溜去了一月。

他們完全沉醉在享樂的生活裏，沒有拘束，也沒有節制，全然在任性中生活過去。他只覺得她變成更妖媚，惹得他更只知道沉浸在她的撫慰裏。而她也漸漸地越任性了。她有時候幾天不要出去，只在房裏度着他們甜蜜的生活，偶然也看些書，不過至多也只一小時的長久，便無論怎樣要丟掉了。她所有的習慣，全是都市婦女中所謂最時行的特點，她的嘴最合宜於接吻，談交際，塗口紅，吃香糖。有些時光她過度的肉的要求，使他感到些爲難，但他看着她的巧笑，聽到她柔軟的話語，他便好比是一隻馴服的綿羊了。在在這樣幾天的瘋狂後，她又歡喜整天的到外邊去玩，一點也不會壓倦，而且不許他有一些不高興的神色，她會

逗他笑，會引他歡喜，但她還不過是引了一點興趣，維持着局面的，仍在他一個人。他需要體貼她，要使她玩得舒適，因為這些責任，似乎常是在男子方面的。

她自然也和其他趨時的女子一樣，歡喜買新奇的東西，到商場中去，她總是毫無節制的買，她給他也時常買些好東西，要他也一樣的歡喜牠們。在這些時候，他也只有微笑了。

爲了她歡喜看小說，所以他要出去看看有沒有新書出版，也爲了愛她，不願她走，他願意一個人出去。

奔

「芳，我一個人去吧。」

「好的，」她想了一想說。「你一個人也好。」

他起初以爲她不會贊同的，却出乎他的意外了；不過他立刻想到這是她的體貼。

「你不需要許多時候吧？」

「我儘可能的速度回來，你是最好還是瞞一會，好不好？」

「好的，」她給了他一個吻，開着門看他出去了。

他走了幾步，茶房正從對面過來，將三封信給他。於是他便在廊下把信讀完了。一封是陳毅寫來的，長長的占滿了三張信箋，說他自己正在開始幹些革命工作，關於這個寫了許多

議論，還說起碧漪正努力於這事，還向他是否過了暑假才回到上海。他把信塞在袋裏，呆呆的站了一會，想到還有一個光景，自己又要回到上海去，仍然是去讀書，不過在他心頭閃着一點模糊的東西。接着他才匆匆的走了。

到了有幾家書店的地方，他每家進去看看，結果他依到她的趣味，買了五本書，然後又買些水菓等類的東西，坐了黃包車回去。他在路上想到和芳說好的計劃，還住兩星期，一同回上海，她說決意轉到他那個學校讀書。於是他籌劃着一些未來的事，給車夫拉到旅館門口。

樓梯近處坐着的幾個茶房，正懶懶的現着困倦的神色。一個收拾他房間的茶房看見他來，便拿了鑰匙走在他的前邊。他有點奇怪，然而那茶房畢竟走到他住着的那房間開着門。

「她也出去了，」他驚奇地在心裏說。不過他也不願意問到茶房，所以仍默然的走了進去，茶房見他沒有話，把門帶上後走了。

他用驚奇的眼望到四周，房裏的一切仍然如舊，只是一件紅花的紗旗袍堆在沙發上，衣架上的綠綢旗袍大概她穿着了。他的心莫明其妙的劇跳起來，把東西丟在床前的檯上，他在茫然中只呆呆的站着。他想不到她爲什麼要出去，預先也沒有說起過，再摸出錶來看，自己出去了也只一個半鐘頭。想問問茶房她在什麼時候離開的，又因爲怕茶房們疑心，也沒有去問。他覺得她並沒有理由要出去，便開始很懷疑了。



兩個人到了杭州，這是第二次的分離，另外的一次，也是他出去買了很多的東西，但三個鐘頭回來，她仍看着小說，還說他去得這樣久，使他等得很厭悶了。他毫無頭緒的想着，一隻手抓住了頭髮，心裏湧着複雜的情緒。

「她這樣愛我，大概不會就拋棄了走掉的吧？」這可怕的思想忽然攔住了他，他緊皺了眉頭，失神似的走到窗口去，俯着身子向馬路上望，好久又失望地回來坐在椅上。此刻他想到她那種狂熱的性的要求，和放浪的物質方面的慾望，不勉覺得有點變態了，也許自己不能滿足她，竟就此走了吧？否則她想到要一個人出去玩，爲什麼不對自己說一聲呢？而且據他知道，在杭州她沒有什麼熟識的人，再仔細着檯上，也沒有留書字條。然而他自己安慰了，她想她也許在附近要買點東西，或者在湖濱散步。

他帶着緊張的心弦，耐心的等候她，但時間好像蝸牛的爬行，在他覺得分外的遲緩了。終於在焦躁中過了一點鐘，她仍然沒有來。他幾乎哭了。突然陷入這樣不安的情緒中間，他不得不想起了方才陳毅寄來的信。他想陳毅這樣一個毫無主見的人，現在從他信上看來，却也想把生活整理起來走到自己徬徨的路上去，他又想到碧漪，他的心頭錯雜着說不分明的感覺。……

立刻他覺得空虛起來，想到假如她真這麼走了時，該是怎樣呢？他禁不住想到這樣的女

子總有點不可靠了。

下意識的拭去了額上的汗，又走到窗口去看路上的行人了。却不料房門突然的推了進來。

「你來了嗎？」她笑着。

「啊，我的芳，你把我急死了！」他聳起了肩頭，放下了心事的模樣說。

「爲什麼呢？」她走到他身邊去。

「我以爲你給拐子騙去了。」他是半真半假的樣子。

「小孩子！說這樣孩氣的話。」

「你到那裏去了呢？要我等死了！」

她笑。

「芳……」

「因爲一個人怪悶的，所以出去玩了一次，」她認真地說。

「在那裏玩？」

「湖濱公園，我覺得這地方很好。……你等得恨嗎？」她看出他是熱誠的爲自己而盼望，却殘忍地在心裏覺得滿足，盤算着不把真的情形告訴他聽。

「不，這算不了什麼的，好玩嗎？」

「沒有前次和你一起去時的好玩。」

「那末你爲什麼要一個人去？」

「有時我又歡喜一個人……」她裝說慌的神情這麼說。

#### 第四章

毒

暑假開始的時候，漪就和漣一起住着，她們又向房東借一間屋子，作爲臥室，亭子間算做工作等的地方。

漪決意下半年不再到學校去了。她厭惡那種生活，對於她一點沒有好處。男子們能夠到學校裏知道讀書，時常到圖書館去翻書，已經很好的了，但就是這種人也是極少，若是要說在這年頭中的好青年，那是很不容易見到的。此外，許多人就做了十足的社會消費者，娛樂場的顧客，有多餘的時間總是講女人，追求女同學，想把自己走到戀愛的圈子裏去。女同學們也時常手裏拿着講義，嘴裏談到各種時髦的事情，大家都會模仿些從電影上得來的動作，使男子們看了心跳起來。她們的心裏都藏着一個美好的幻夢，讀書也爲了這幻夢，修飾也爲

了幻夢。她很了解到這些，同時她十二分地厭惡。她不要在這種環境中讀些不受用的書，寧願放棄了這個，她要做些偉大的事情，對於戀愛，她當然也並不反對的，不過她不需要引誘式的軟綿綿的戀愛，她需要像火一般的烈，像海裏的激浪一樣，是一種不平常的戀愛。

她要生命像一支奔流，不斷地向前馳去。

二

「噠，你說吳建這人怎樣？」

「這人是很能做事的，頭腦也清。不過他那種沉着而敏捷的模樣，處處是很難使人捉摸的。」

「我就是歡喜他這個，他沒有別的男子們的討厭地方。」漪認真地望着她的朋友。

「這也是的，他有動人的地方，他時常露着冷淡的却又逼人的神氣，但使人對他有好感。」

這兩個年青女子，把一個和她們同道的男子，這樣的批評着。

暑天的下午，亭子間裏很少有風吹來，電扇自然是沒有的，於兩個人停止一回工作，搖着扇子，談些任意的話了。她們兩個人隨便什麼話都要談，只要高興，幾個鐘頭也能維持下去，但沉默起來也是好幾小時的。

「他的話時常說得恰到好處，這一點我覺得很好，他的沉默却更好，不過最值得人注意的還是在於他見地的高人一等。」

「這人的經驗多，他的遭逢對於他也很有影響的。」

漪好像想什麼似的，不再說了。到後談到漣的最好朋友，兩年前到了南方去，這也是一個勇敢的男子。把這人又談了些話，偶然把炎熱的下午這層消磨掉，她們是覺得很有味的。

傍晚時照例涼快了許多，她們一起出去了。在火車站那邊她們分手了，漪因為有事情，要到吳建寓所去。一些文件等東西，她用一張××公司的包貨紙包着，像包了幾塊手帕的樣子，安然到了他住的地方。

吳建正在寫着些東西，照他的習慣，一壁又在抽煙。見她進來，他仍然是那種安靜的態度，放下了筆，請她在旁邊的椅上坐。

「我料你會來，東西都做好了罷？」

「是的。」她將包子放到檯上。

他微微的露着笑，點了點頭。

「你不出去嗎？」

他吸了一口煙，說：

「我整整的三天不出去了，沒有事情要走。」

「就這麼樣抽着煙寫東西嗎？」

「也差不多是這些事，有時只坐在那椅子上抽煙，我可以這樣經過好幾小時。」他向窗口的  
一張圈手椅看看。

「唔……」她望着他。「你這樣坐着想什麼呢？」

「這也許是習慣吧，不過這個對於我是很有好處的。不過有時候又整天在外面，好在這裏同居的人們也不來多問的。」

她沒有話，覺得這人總使自己有點興趣，但不知說了什麼是好，像這樣的人，的確是很合宜過着這種生活的。

「××工廠時常去嗎？」

「去的，成績也很好。」

「不過要嚴密一點才好，」他看着她說。「危險時常緊隨着的，我已碰到許多次了。」

「我和密司白也常常顧到這個，我們使每次去的時間不同，隔的日子也多少不一定，好在那裏面本來有兩個人住着，非必要的時光，我們還是教她們出來接洽，除非要進去宣傳的時候。」

「真必得留意一點，在上海這種地方，只要透露了一些，立刻有人來監視的。」

隨後他給她倒了一杯茶，又談些關於這方面的事，他接着把抽殘的烟頭丟進痰盂去，另外點上一支了。

「你這麼吸煙不太過分嗎？」

「不，近來因為心緒關係，所以吸得多了；你覺得討厭嗎？」

「一點也不。」

他吸了幾口，大半的還是儘牠燒掉。

弄

這裏也是亭子間，他的東西比她們要簡單，東西也收拾得很整潔，只是桌上的書和報章堆成了一團，禿了的筆也雜在這中間。

他雖然和她很有接觸的機會，也是任意的談着的，但對於她個人的一切，他從未談到過，而她的嬌美，他好像也沒有注意到。她也覺得這是很自然的，他這樣的人最合宜談到些這種事，她不十分熟悉的事。

又過了些時光，她走了。他也沒有留她多坐一會，也不問她夜裏一個人走要不要胆怯。只說：

「歡喜談的時候你們可以一起到這裏來。」

潛回到寓所，漣也剛回來。

「漪，陳毅剛來過的，恰正是我回來了十分鐘還不滿的時光。」

「什麼事？」

「我也沒有知道，他是來找你的，看見你不在，便和我敷衍了幾句。我問他他不想來加入工作，似乎已決定了，我看他有點不安的樣子，便不想使他爲難下去，就說假如有話和你談，那末明天上午到這裏。他才滿意地走了。」

「這人真可憐，」她討厭地皺着眉說。

「這種可笑的人多得很。」

「他在想些什麼呢？那麼迂緩的人我是討厭的，他要來接近我，我是不能對於他有什麼好處的，爲了可憐他，才要他也該做些這種事，不要生活得太糊塗。」

「老實說他是想追求你，這人的願意革命，恐怕動機也不怎樣穩固的，只想得到機會而已。」

「我有方法會使他見到他自己，我覺得他雖不是頭腦清醒，不過在誠摯這方面至少還是很可取的，因而我想使他走向那條路，一方面引起了我一點子好奇心，想把這人改變過來。」

……他若果有妄想，那末讓他去妄想着好了。」



第二天上午，陳毅果然來了。漣恐怕這人在自己面前要有什麼拘束，一半也覺得自己確實不必要談到關於這些事，所以在幾句敷衍話後，便到臥室去。

「密司李下學期一定不回學校了嗎？」

「不去了。你願意也加入些工作嗎？」

「好的。」

「你自己有沒有這種意識，如果是全然被動的，那末還是不要的好，因為團體裏邊絕對不容許一個人有點遲疑，或者有妥協等的劣性。」

他鄭重地說：

「那倒不會的，我當然認得清楚，盡我的力量好了。」

「我知道密司忒陳是很會努力的，在這樣的年頭，大家都該嚴肅一點，不應當再徘徊着，而想幹些不相干的事的了。是嗎？」

「這話真不錯。」

他看着她，不知說了些什麼才好，想告訴她許英的近況，因為怕她不歡喜，又不想說。然而她却先問了：

「密司忒許暑假後在上海嗎？」

「不，他到了杭州去。」

她點了點頭。

到後他委實沒有話談了。但心裏是充滿着欣喜的，因為他覺得她很在關心他。

三

她們加入的一個文藝團體，給當局禁止，而且幾個領袖的人物，還在通緝。其他並不有所謂革命性的文藝書籍，也都查禁。當局不惜用各種方法來亟力壓制，結果，刊行的書籍自然不能發行了，然而反使一般人更抱住了熱誠，要衝出這種束縛的重圍。一個時代中總有許多人站在前面，不能給多數人了解，要受到種種的非難，但他們決不爲了一切的阻礙就要氣餒，每次的壓抑後反使他們走前了一步，因為他們很明瞭，這些壓抑只是少數人在佈弄着的。

近來連到××工廠去時，常常有一個中年的男子在附近，有的時候另外有一個同伴，碰到時的服飾常是不同的，不過她已見到三次了，心裏總免不了懷疑起來。她和漪不是一起去的，因而和漪談到這事的。

「漪，你到××去時，有沒有碰到什麼人？」

「你是說探子之類吧？」漪思索着的說。

「是的。」

「一個看去很精悍的人是不是？才新近見到的。」

「大概一星期。我第二次見到就懷疑的了，因為我是處處防範着的，却不料今天又見到他。」

「假如你不說，我也要對你說了。這人是值得注意的。」

於是兩個人沉默着，爲這事担着一點心。她們不是懼怕，只是想得到一點安全的方法。

「漣，我們搬家吧，也許這人已知道了我們的住處。」

「好，還是先預防着的妥當，近來真是滿佈着羅網。」

……

在她們預備搬家的前一夜，畢竟發生了意外的事。

漪在××路等到了電車，到了車廂裏，發現一起上車的人們中間，有兩個穿着黑衣服的中年男子，她驚奇地對他們看了一下，因爲這兩個人的神態使她想起了和漣談起過的事，這人的確有點相像。她便猜想到他們早已知道她常坐這路電車的，所以等候着的吧，以前也許

自己趁車的時候沒有注意到。在心裏盤算了一忽，她決意在未到目的地的前兩站路下來了。然而這兩個人在車廂的出入地方，她正要等車子停下來走去，其中的一個却先跳下了。在這種時候她很明白不能露着遲疑的神色，所以坦然地也走了下去；另外一個人大概見到她走下，也跟着下來了。她決意仍向前走去，偶然回頭看去，他們在後面走着，隔離一丈多遠。她便放慢了脚步，走了許多路，雖然很想向背後看看，因為要做出坦然的樣子，不願再回過頭去。她向右手轉灣時，看見他們已離得近些了。抬頭見到一家小小的百貨商店，她便有意去消磨些時光，進去買了些不必買的小物件，裝着一個很細心的顧主樣子，選擇了好多時候。走出店門時，她沒有見到這兩個人在，於是又想向回去的路走，因為到了此地，離寓所已不大遠了。雖說是如此，她還不能完全放心，再細細的注意到時，却又在對面的人行道上見到了。她不能再向前走，於是想到××大公司就在附近，決意再到那邊去混過些時候，或者有機會可以脫身的，好在進去了也不一定買東西。她此刻也不再顧到他們是否還在跟隨，只有照到自己的計劃做去。

果然他們也到了××。她坦然地故意在他們面前走過，做着要選擇東西的神氣。到後她找到一個機會，走出了大門，×路電車正要開動，便急急的跳了上去。這電車並不向她回去的路走的，所以在×馬路又換上了一輛。

時候已十一點多，她回到家時，漣已十分焦急着了。

「漪，爲什麼到現在才來呢？……」漣從椅子邊帶跳的站起來說。

「你恐怕很擔憂吧？」

「遇到什麼事嗎？」

「因爲要買些好東西啦。」漪把那個紙包放到漣的面前，但臉上免不了有點匆促的神色。

「不見得就這樣簡單吧，」漣望着她說。

「唔……我碰到兩個探子。」

「他們注意你嗎？」

「大概他們有點懷疑我，所以預先探到一點線索，今天實行跟隨了。我知道他們的目的要知道我的住址，所以繞了好些路。」

「我等你不來，就想到也許遭遇着什麼事情，真也累我苦夠了。……這是你想脫身的方法嗎？讓我看買了些什麼來。」漣笑着。

「這方法還是不行，東西是白買掉的，這幾雙襪子和許多手帕，也夠我們幾個月的用了。揀了許多時光，却買了這些東西，夥計的心裏一定在討厭我吧。」她却很安閒地把紙包

解開來給連看。

「後來你怎樣呢？」

「特地到××去混了好些時候，找一個機會出來，搭了電車兜一個小圈子。」

「明天好在要搬家了，那邊去我們可以不大經過現在常走的地方，大概要安穩一點吧。」

連看看錶，已經十二點多了。

四

漪從昏迷中醒來時，自己躺在醫院的病牀上，只覺得頭裏異常的重，眼睛望到潔白的天花板，也滾着一圈圈的小球，左臂直到肩頭也異樣的痛着。是二等的病房，對面隔幾尺地方，躺着一個中年婦人，枯黃的臉色，散亂的頭髮，張着無神的半開的眼，她也用無力的眼光望了那婦人一眼，用右手掀開那白色氈子，左臂和肩頭全用綳帶纏着。

她那軟弱的腦力才想起自己和好幾個同伴在羣衆中宣傳的情形，爲了×××慘案，××帝國主義在××殺戮了許多華僑，當局還只知道在國內擴張私人的權力，照例這些事是當做耳邊風的。她不懂爲自己的國人而向在朦朧中的羣衆宣傳，爲什麼也要遭禁止，而羣衆的情緒稍稍激昂一點，就要用武裝的警士來開鎗呢？她於是記起一個同伴正在講的時候，警士

們來阻止了，羣衆自然不聽他們的禁止，警士便開鎗了。她好像也覺得自己左臂中了一鎗，以後的事她全不知道了。

當局的藉口，又是因爲×黨要借此宣傳和搗亂，她真不懂得這一點該做的事也有受阻止的可能，這些警士永遠只會伸出手來打着自已的民衆，却服服貼貼地做了帝國主義們的走狗。

她又張開眼來時，一個看護進來了。看護問她需要什麼東西。這看去還是一個很溫和的女子。漪向她搖了搖頭，說：

弄

「我已行過手術了嗎？」

「是的，在一小時前。」

「很可怕吧？」

「不；並不厲害的。」她好像安慰漪的樣子。

「現在幾點鐘？」

「快要到四點。你在××路受傷的？」

漪點了點頭。

「偶然走過的吧？」

「是的。」

看護到後走向對面的床前去，又出去了。

左臂發着痛，她大概血流得很多的緣故，臉色很蒼白，一會兒又迷糊地閣上了眼。

她覺得有輕輕的聲音移到床前來，下意識地張開了眼，漣站在自己床前。

漣帶着苦惱的神色望着她。好像不知說了什麼才好的樣子，漣停了一回說：

「現在覺得怎麼樣？」

「還好。你怎麼會知道的？」

「她們來告訴我的，送你到了此地，就到我們寓所，我又不在，到辦事處才找到我。」

漣慢慢地又接着說：「這事真可惡。」

「這種事是常有的，也不是奇怪的了，我沒有送掉命，已經很夠幸運了。」

「你覺得疲乏吧。」

「不。」她笑着搖搖頭。

「你安心的在這裏靜養，一切的事你全不要想，」漣親熱地坐在床沿上，俯着身子說。

「覺得痛嗎？你不要怕，她們也告訴我，你的傷處並不厲害的，只要小心一點就是了。」

漪感想地點點頭。看着漣的臉上滿是不安的神情，走去了，漪望着她的背影在轉彎處逝



去。

晚上醫生來診治一次。醫生是一個高長的身材，剃得很光的鬍鬚，梳成很整齊的頭髮，不過說話時那種特殊的語調，有點使她不舒服。醫生只試了試溫度，教她好好地睡，其他也不說什麼了。

醫生走後，她覺得自己的神經比方才興奮得多，大概因為到了黃昏的時候吧。起初她倒好奇地看看對面牀上的婦人，覺得有一點興味，但那種給病魔困苦着的憔悴樣子，終於使她厭惡了。把眼睛閉着，仍舊沒有要睡去的意識，傷口又在發痛，這樣過了一點鐘光景，她委實有點焦躁。看護來給她喝了些開水，她也沒有興趣說話；默默地望着天花板，把白天的事又想了一會。想到假如這一鎗中在頭上，那末自己在此刻早已死去了，於是又起了一陣忿怒。

隱約聽到別個病房裏咳嗽的聲音，斷續而無力，使她想起一個軟弱枯黃的病人，痛苦地在作着生之掙扎。於是又設想到自己施着手術的情形，一個小小的傷口，滿污着血跡，醫生用藥水洗淨，把一顆子彈鍵出來，然後把紗布塗滿了藥塞在中間，自己却像一隻受傷的小羊，儘昏迷着他們弄去。

她多少感到些寂寞，每夜和連在一處多麼有味，即使在百忙中間，也不缺少一種樂趣

的。連今夜該怎樣的沒趣呢？也許比自己更苦惱着吧，又擔憂又寂寞。

把一切全想到了，一陣昏暈又襲上她，頭覺得沉沉的重起來，她睡去了。

上午九點半光景，漣和吳建一起來了。

她剛才換過了藥，比昨天反痛了一點。

「你受了一點小驚嚇吧，」吳建微笑着說。她今天才第一次見到他那樣好看的笑臉。

「我倒覺得不是。」她也笑着。

「昨夜有睡熟嗎？」漣說。

「睡得很好。」

大家沉默了一忽。

「外面沒有什麼事情吧？」

「沒有，照例報紙上載一段新聞罷了。」

「對於我們也沒有什麼事嗎？」

「也沒有。你暫時不要關心這些。」

「今天有沒有看過？」

「已經看過了，我想起來不幾天就會好的。」

「你病着不要顧慮什麼，等到你起來時，又有好成績會給你看，」他高興地說。

「好的。」她看着吳建好像有了把握的神氣。漪想了一忽又說：「假如我一隻手傷得還厲害些，要變成殘疾的話，那末怎樣？」

「一隻手的殘疾仍舊可以工作，仍舊可以喫飯的，」他認真着說。「一點也不打緊。」接着三個全笑了。

「我們有事情，」漣望望那個正看着她們的婦人，輕輕地說。「此刻就要走了，我二有空閒就到你這裏來。」

「去吧！」漪點點頭說。

她想想漣對於自己的誠摯，一切可愛的好處，和吳建那種使她歡喜的態度和言語，她一點也不覺得寂寞了。

她正想着，看護和陳毅走了進來。

他手裏拿着一束簡單的然而可愛的花，很端壯地走到了她床前。

「今天好了點吧？」他很關心的問。

「謝謝你，很好着。」

「昨晚我就知道了的，大概不很要緊吧？」

「不要緊的，一個人也免不了有這種危險，不過昨天的事倒也並沒曾意料到。」

「唔，當然是不免的，人常常包圍在危險裏，好比給包圍在幸福裏一樣的有趣。」

她沒有聽到過他這樣乾脆的說過話，禁不住很注意地對他看了看。

「是的，密司忒陳對於這種事，自然比我能了解些。」

「那是不見的，」他愉快地說。端正的站着，把一束花插在小瓶裏，不免有些拘束到可笑的神氣。

「這是很好的花，謝謝你！」

他亟力裝做大方的樣子，笑了一笑。

她回頭看看那婦人閉着眼好像睡去的模樣，便很輕的說：

「你正式加入了嗎？」

「是的！」

「不和我們一個區吧？」

「是的。」

「我告訴你，你剛進去，一定不使你知道，暗地裏有人監察着你，我希望你努力！」她仍然有點不放心，所以這話用英文來說的。

「我知道。」他心裏很感謝她，因為他覺得自己得到她這麼的關心，是一回榮幸的事。

「能夠習慣嗎？」

「很能夠習慣。」

他看看她蒼白的臉，更有了一種難言的美。又覺得她處處比自己走前着一步，內心暗暗地感到一點慚愧。

終于他滿足地走了，他臨走的時光，還看了看瓶裏的那枝花。

弄

她在病榻上計劃着未來，一次的創傷灰不滅她的赤心；她要腳踏實地的向前走去。

## 五

醫生說：只要沒有意外，兩星期後可起牀，可以出院。但在第四天晚上，她却有了很高的熱度，這現象自然是最不好的。於是又行一次手術，這一夜她差不多完全在昏迷中間，有時下意識地呻吟着。那樣子看去很可怕，燒紅着臉，雖在模糊中間，還是緊蹙着眉。對面的婦人從睡夢中醒來時，呆呆地注視着她，自己無力的呻吟着，正和她在掙扎着的哼聲應和，完全是病院中特有的景象和聲息。

這一個轉變很壞，她出院的日子很難預定了。而且她身子本來弱，這回流血過多，更使她軟弱了。

雖有空暇的時光，就來陪着她，講給她許多事聽。她知道全省的聯合會已開過，議決了許多事情，大家覺得這現社會的崩潰，已到了純熟的程度。有一個小縣城裏的成績很好，他們的確深入到民間去，那地方的農民對於他們很有信心，而且他們每個人在各種活動方面的藝術，全都高明。這會議開了三天，但換了三次會場。這個，在上海的人預先準備好的，也費去了許多籌劃和困難，才得在事前安排好，使會議安全地過去，探子們也無法可想，他們不會知道的，因為整個的會的行動，那會的探子比他們要高明得多的。他們永遠只在事情過去後才知道了一點線索，而且知道了也不敢怎麼樣。這些人只配養得肥頭胖耳的吃飯。沒有參加過這種會，她聽到後十分可惜自己不能得到這機會。她盼望自己能離牀的心，格外的殷切了。

吳建差不多每天也來一次，但他總是一忽兒就走的，有時候告訴她一點事，有時談了幾句不相干的話。也有幾天一次也不來，他並不說爲了什麼緣故，下回來時又一忽兒就走了。他前天帶了兩冊書來，小小的本子，說她一隻手也只能拿起這樣的小書。

「你覺得實在無事可想的時候就看這兩本書，這書大概對你有一點好處，不過在病院

裏，也不宜想得太多的。」他這樣說完後把書放在小桌子的抽屜裏，不再說什麼話便去了。

漪正稍稍側轉了身子，看着書，除了偶然聽到汽車的叫聲，其他就很寂靜了。對面的婦人已在今天出院，也沒有別的病人進來。她覺得有人走進了門口，因為身子不便轉動，她仍看着書。等到聲音很近了，她把頭旋過去時，她也不能忍住自己的驚奇。

站在前面的是許英和陳毅。

「好點了吧？」許英輕而慢的說。

她趁他說話的時候，在他臉上搜索了一下，覺得他憔悴了一點，動人的眼睛也稍稍失去了些光輝。

「……好點了。」

「昨天我從密司忒陳那邊知道了你的事，」他的帽子捏在手裏，不大自在的說。

「……我在這裏已一星期多了。」她把手裏的書放在枕頭邊。「你們請坐。」

陳毅好像在這局面中很難處置自己，他便趁這機會說是要走了。

許英將靠壁椅子拉近了一點坐着。他苦痛地望着她，似乎在思索到要說什麼話的樣子。

「你一向不在上海吧？」

「是的，漪，你大概還不十分知道的？」

「我只知道你到了杭州去，其他我一點也不知道了。」她爲了他那種憔悴和不安的神色，把好久已消失了的友誼，復燃了一點。但只是一些同情罷了。

「漪，我對你說了些什麼好呢？我可以說已經墮落過來的人，只是慵慵中的一個，作了一回可笑的事。」

「……………」

「記得你時常對我說許多有見地的話，然而我自己徬徨，不肯好好地思索一下，我終於給社會上的惡習拉了去，我那時是虛榮，迷醉在都市的罪惡裏。到現在，一切全成了不堪回憶的事。」

「只要能夠明白到以前的一切，仍然可以建築一個偉大的未來。」

「我不敢請你原諒，漪，只希望你以後恢復一點友誼就好了，——你不笑我嗎？」

「我不需要笑人家；我所要抓住的是現在，假如能夠同道，大家都向一方面努力，那末對於我就覺得有一種友誼存在。」

「漪，我是懦弱，經過了一回強烈的刺激，才會得覺醒過來。你跑在我面前很遠了。」



「英，我希望你不再說這些話，把以往的自己的事這麼回憶，對於我是沒有關係的，不過在你，也沒有好處吧。只要把這個更增強了你以後的信心，奔向這時代的跟前去好了。好在每個人在跟着時代奔跑的，只是快慢上有點不同，至於停留在那邊的人，自然也有覺醒的時候，然而等這些人醒來，在略一喘息的時光，人家又早已跑得很遠了。世界是永遠這麼變動着的。我只希望你努力，你只在歧途上走錯了一條小路，回頭時仍不會使你失望。」

她坦然的樣子，使他慚愧地沉默了一忽。

「密司周怎麼了？」

「我受了她的欺騙。以後我也不需要戀愛了，我在沒有真愛的戀愛中作了一次俘虜。」

「本來這是危險的冒險。」

「過去的一切，我都不願再想了，」他堅決地說。

「你以後想怎樣？」

「我要好好地幹些事了。」

「不讀書嗎？」

「不，我決意放棄了。」

「也好。」

「陳毅對我說，他也參加了嗎？」

「是的，這人是一個好好先生，不過倒很是誠實的，我希望你和他一起努力。」看護進來給她試了試熱度，向旁邊的客人看看，就出去了。

「你說話得太多了吧？」

「不要緊，我並沒有發熱。」

一種難堪的情緒使他沉默着，在這靜靜的病院裏，看着她清瘦了的臉色，好像在夢境裏的模樣，自己創痛的心，使他好幾天興奮着的精神，此刻却有些疲軟了。

漸露出了包裹着的肩頭，笑着說：

「傷在這裏。」

「唔……」他注意地看着。「現在不很痛嗎？」

「不大痛，只是不能動。勉強動了就恐怕不容易好了。」

「你不到學校去了吧？」

「我不了。」

「……………」

「你努力的做去，有許多極好的人可以見到的。」

「……」他用承認的眼光看着她。

六

踏着沉重的脚步，憧憬着一些幻影，他在人叢中走去。

——第四章完，全書未完——

(1) 譯選著名與作創

書名	著者	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厄運	彭芳艸		四角五分	厄運是描寫封建勢力壓榨之下的一個農家子怎樣參加革命的經過，對於土豪劣紳軍閥的罪惡，描寫的淋漓盡致，而在這個時代中，革命的民眾們，有了革命的客觀需要，而革命的生活為個奴隸的傳統觀念所支配，不曉得起來反抗，而至革命的潮流把他們推上前線，這中間演變的經過，在這篇小說內尤其是描寫深刻的。
素箋	陸晶清女士		五角	這本美麗的小本，包含十封寫給幾個似曾相識的人的信，可說是情書集，也可說是懺悔錄。有些可以使你覺得幽默的，有趣的書，有些可使你感得下淚。本書體裁方面在中國貧弱美的文藝園中是別開一個生面。在藝術方面是充滿了詩意的，女性的純真表現的親切有味。
歸雁	黃廬隱女士		六角	這一本日記體的小說在讀者讀過以後，定會驚嘆海濱故人的作者的作品，竟有這樣的造詣。它簡直像茶花女一樣的讀了會使你感動得落淚。
雲鷗情書集	黃廬隱女士		五角	從海濱為本書序文的王禮錫先生說過：「廬隱是夠勇氣了！從海濱演說人的主角，轉變到歸雁的主角，又轉變到雲鷗情書集的主角，這三書代表她自己的三個時代。」那末，看過海濱演說人及歸雁兩書的讀者，更不能不看本書，因為本書代造的情書，有她的最近的一個時代，主角又是她自己，自然要比一切捏造的情書，有味多了。
病院中	程碧冰			作者是在骨與病的夾攻中的一個青年，他的這個短篇小說集病院中，正是他的實生活紀錄，現代青年的苦悶，在他的筆下實現無遺，讀者如欲了解現代青年的心情，此集正是必讀的書。原書已出版。

# 奸細

(獨幕劇)

黃虬

時：一個可怕的黑夜

地：莘莊鎮

人：日兵甲乙二人

農民甲乙二人

景：鎮口的出路，正中爲大路；路之右側背面有頽垣，中有一窗，窗中隔以鐵條，因爲炮火所轟，已倒坍一半，窗的木框也因之半露，只剩了下半部還嵌在頽垣裏，與頽垣形成一凸字；頽垣前面堆着些坍塌了的房屋的瓦礫磚石之類，宛如一座高崗；路之左側有一日兵的營帳，帳口斜向外路，前面立着一個掛着一盞紅燈的三脚木架。一個日兵拿着鎗，鎗上有銀光奪目的刺刀，他站在帳前正在守夜；另一個下班守夜兵坐在帳前，手裏拿着一副撲克在玩，他是等他的同伴的交代。

幕開時，好一會兒微聞遠處有衝鋒的軍號聲，大炮聲，和連續的機關鎗聲。

日乙（一會兒，舉頭望望天空）啊！沒有月亮，也看不見星星。

日甲 只有我們兩個人！

日乙 對啊！只有我們兩個人，多寂寞啊！

日甲 簡直寂寞的要死了，這漫漫的長夜！風刮的這麼大，樹枝又震動的這麼響，好像預兆着有什麼不幸的事要發生似的，真可怕啊！

日乙 不，你不要這麼心虛吧，傻子，沒有什麼事會發生的！

日甲 我的內心實在直覺到，一定有什麼不幸的事情要發生的！

日乙 不會的，你別怕吧！

日甲 唉，叫我怎麼能不怕呵！（猛然）你聽！這是什麼聲音，好像有什麼在動着似的？

日乙 我什麼也沒有聽見。

日甲 唉，但是我確實聽見有聲音，這是什麼聲音呵？真可怕啊！

日乙 唉，你總是這麼怕！……唔，現在什麼時候了？

日甲 （看錶）八點半。

日乙 唔，八點半，還差半個鐘頭就要輪到我來守夜了；我想半個鐘頭并不算得久，一轉眼就到了，那時候你也可以高枕無憂，再用不着担驚受怕了。

日甲 啊！半個鐘頭算不得久？一轉眼就到了？可是這於我就像一年這麼長了！啊！可怕的

長夜呵，快些過去吧！

日乙 我想這都是你怕的原故，所以就覺得日子過的慢了；我們還是來玩玩紙牌，把一切事情都忘掉吧，那末日子也就過的快了，來吧！

日甲 不，我不喜歡這個；我不能玩；我害怕！

日乙 是的，你不能玩，你正在服務，我幾乎忘掉了；但是除了這個還有什麼好玩的呢？我們還是講講故事吧？

日甲 我什麼也不要，我怕！（猛然）啊，什麼！我似乎又聽見一些聲音了！

日乙 唉，沒有什麼；爲什麼我沒有聽見。

日甲 有！一定的，我聽見。啊，可怕呵！我的心在跳了！我想有什麼事就要發生了吧？

（懇求）次郎，我請求你，請你快替我拿紙牌來卜一支掛看看！

日乙 唉，你總是這麼怕！……也好，我就替你卜卜看吧。（急把紙牌攪亂揣洗）

日甲 我想一定凶多吉少的吧？

日乙 （把牌遞向甲）好吧，現在就請你抽一張看。

日甲 （抽了一張黑鏟「A」紙牌來看，失驚大叫）啊！

日乙 什麼？（看甲抽的紙牌）這是大黑鏟一點。

—— 奸 ——

—— 細 ——

日甲 這是髑髏的象徵，死的預兆！

日乙 唉，你太迷信了。

日甲 死！可怕呵！

日乙 (不耐煩的) 唉！你總是整夜見神見鬼的在這裏可怕呵，可怕呵，死啊，死啊，的亂叫！這麼怕死，那麼還說叫你去打仗，攻濟南城，殺中國人嗎？那只怕反給敵人殺了你吧！

日甲 不，那又當別論了。

日乙 這是怎麼講呢？

日甲 因為在這麼嚴重的，可怕晚上，只有我們兩個人，實在太寂寞，太可怕了。不幸的遭遇，可怕的事情，隨時都可以發生的！還有死神，那可怕的死神，也是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從天上落到我們的頭上來的！啊，可怕呵！

日乙 唔，那末打仗呢，不是比守夜更可怕嗎？不是一樣的要碰着死神嗎？

日甲 不，打仗可就不不同了！(興奮的舞鎗)衝衝衝，殺殺殺的，早就興奮到一切都忘的乾乾淨淨啦，那還來的怕！那還顧到死！(愈說愈興奮)那時只有碰着中國人就殺，看見房子就燒啊，燒啊，燒啊的把它燒乾淨！



日乙 並且看見女人就把她捉啊，捉啊的捉牢！

日甲 （眉飛色舞）不錯，還要捉女人。唉，講到中國的女人，我簡直就醉心到口涎也流出來了。她們每人都有一個那麼豐滿，那麼動人肉感的臀部！

日乙 這恐怕是和她們的小脚有些關係吧？

日甲 也許是的；除這以外，還有兩個乳房，兩個高的，神祕的乳房，也是一樣動人的。

日乙 並且還有一張可愛的，桃紅色的嘴唇。

日甲 不錯，比我們日本的櫻花還要可愛。

日乙 所以每逢我們佔據了一個地方，我總要先捉幾個中國女人來親嘴摸奶奶的，那是多麼風光搖曳呵！你有嘗過麼，太郎？

日甲 嚇，豈只單單嘗過這個，並且比這個還要更進一步哩！

日乙 那比起親嘴摸奶奶來怎麼樣呢？

日甲 那是別有風味。

日乙 唉，你真艷福呵！

日甲 （喜形於色）是呵，可真艷福不少；我從來就沒有夢想到會有這麼的艷福。

日乙 我想這都是我們聰明的福田將軍賞賜給你的。

日甲 這是怎麼講呢？

日乙 因為這場仗之所以開得成功，是不能不歸功於我們聰明的福田將軍的。

日甲 爲什麼呢？

日乙 因為我們聰明的福田將軍很強硬的向他們提出了五條條件！

日甲 唔，那五條呢？

日乙 你還不知道嗎？

日甲 我一點也不知道。

日乙 這也難怪，因為你只著重於軍事的行動，而不注意到政治的消滅，所以你就不知道了，現在我逐條的說給你聽吧。

日甲 好極了。

日乙 第一條，徵討這次和我們大日本帝國軍隊衝突的中國高級軍事長官。

日甲 應該啊，他們冒犯了我大日本帝國的陸軍。

日乙 第二條，中國的兵遇着我們大日本帝國的兵時，須馬上解除武裝。

日甲 啊，這是我們大日本帝國軍隊的光榮！

日乙 第三條，以後國民政府統治之下的各個地方，絕對的不許有排日運動。

日甲 這樣他們就不敢再亂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了！

日乙 第四條，沿濟南津膠路線二十里以內，不許駐紮中國兵隊。

日甲 當然呵，這是我們大日本帝國軍隊的保護地。

日乙 第五條，莘莊，就是我們現在蹲的這個地方；張莊，就是離這不遠的那個地方；這兩個地方的大營，中國軍隊限十二個鐘頭以內退出，所有營壘一概讓給我們大日本帝國軍隊接收。

日甲 這是我們大日本帝國的軍隊應該享受的權利……唔，沒有了嗎？

日乙 沒有了。

日甲 就單只是這麼五條嗎？

日乙 就只是這五條。

日甲 啊！這五條比起我們十多年前，向他們提出的二十一條，實在輕了許多許多了，真便宜了他們！

日乙 我也是這麼想。

日甲 那他們應該答應了。

日乙 要是他們答應了，我們就沒有這場熱鬧的仗可打了。

日甲 那他們是不會答應了？

日乙 是的，不會；我們聰明的禮田將軍很強硬的，限他們在十二個鐘頭之內，一定要答應，但是他們過了十二個鐘頭還沒有好好的答應。

日甲 那末我們大日本帝國的軍隊就給他們打起來了？

日乙 是的，我們大日本帝國第六師團司令，福田將軍，就很不客氣的，在昨天晚上十二點鐘實行出兵了。

日甲 現在總該攻下濟南了吧？

日乙 我想總差不多了，聽說我們的弟兄已經佔得了白馬山，現在正向黨家莊前進，要把濟南團團的包圍起來了。（遠聞軍號炮火聲）你聽，低打打，低打打，低打打的，這不是我們大日本帝國軍隊衝鋒的軍號聲嗎？

日甲 不錯，這正是我們的弟兄們在衝鋒。（台後遠處火光，日甲掉頭遠望）啊！並且火也燒起來了。

日乙 是的，燒的半邊天都紅起來了。多好看，多有趣呵！我想從前尼羅皇火燒羅馬城也不過是這樣吧了。

日甲 我想總差不多。……（興奮稍煞，復為恐怖所襲）啊，他們多熱鬧呵，只冷落了我們，

真可怕呵！

日乙 唉，你的老毛病可又來了！

日甲 這又有什麼法子呢！我愈想愈害怕，愈怕愈心跳，我幾幾乎要瘋狂了。唉，可怕呵！

日乙 那末，你不要想它吧。

日甲 可是不能！你想，在這麼黑的夜間，在這麼冷靜的地方，可怕的事情隨時都可以發生的，那我怎麼能……（猛然拿起鎗來，兩眼圓瞪，欲向前衝）啊！可怕的事來了！

日乙 唉，你真的發瘋了嗎？

日甲 我聽見了一些聲音。

日乙 沒有，太心虛了，我並沒有聽見。

日甲 唉，你總是說沒有聽見，但是我確是聽見了的。你聽，又有了！

日乙 （傾聽）是的，我現在才好像聽見了一些。

日甲 我現在聽見的比上幾趟的更清楚，更大聲了。

日乙 是的，並且這聲音還好像是向我們這兒來的。但是我沒有看見什麼。

日甲 我想就有什麼事要發生了。啊！多可怕呵！

日乙 我想這並沒有什麼，一定是中國的女人要回家去，打這兒過吧了。啊，回頭她來到的

時候，我一定給她親幾個嘴巴，摸摸下奶奶。太郎，你呢，你要怎麼樣？你一定要比親嘴摸奶奶更進一步，是嗎？（大笑）

日甲 不！這麼晚了，那還來的中國女人！我想不是死神就是奸細！可怕呵！

日乙 不，不是死神，你可放心，我敢担保的，一定不是死神；也許是奸細。……唔，要真的是奸細，那你要怎樣對付他呢？

（農民甲乙二人上，他們小心翼翼的在瓦礫磚石推成的高崗後匍匐着向顏垣處走去。）

因為過於提心吊胆，所以他們行走也隨着兩日兵的話語輕重為轉移，時行時止的。）

日甲 那我要把他捉起來！

日乙 並且還要用繩子把他細綁起來。

日甲 是的，背着手細起來。

日乙 然後我們就來審問他，把他們的口令問出來。

日甲 是的，是的，把他們的口令問出來，這樣我們可以容易進攻些。但是他不肯說呢？

日乙 不肯就殺！

（農民甲乙二人已匍匐至顏垣前，忽聞殺字就畏縮的伏着不敢動）

日甲 我想快要來了。

日乙 也許。

(二日兵傾耳聽了一會，又把耳朵伏在地上細聽)

日甲 奇怪，現在靜了下來啦。

日乙 是的，一些聲音也沒有了。

日甲 可怕呵！

日乙 我們再用紙牌來卜支掛看看吧。

日甲 我想抽出來的一定仍舊逃不了那不吉利的黑錢一點的呵，多可怕啊！

(二人用牌卜掛，於是農民甲乙二人就輕輕的談起話來了。)

農甲 你看那紅燈。

農乙 那就是日本兵的崗位。

農甲 那紅燈放出來的紅光，那麼紅，就給血一樣，在那裏鼓着翅膀，跳着舞，好像告訴我們就有什麼和它有關係的事情發生似的。

農乙 那是流血的象徵！

農甲 可怕呵！

農乙 聲音放輕些。

農甲 你看，紅燈前那個拿着鎗的多兇，就好像母夜叉一樣呢。

農乙 那就是屠殺我們中國人民的日本兵，他是殺人不眨眼的！

農甲 要是我們碰着他呢？

農乙 那就要死在他們的手裏！

農甲 唉，想不到在自己的國土裏面還要這樣的受人欺負，比印度人受英國的壓迫還要利害！

農乙 這只好怪我們自己的同胞太不爭氣了！

農甲 唉，真可怕呵！難道這黑暗殘忍的世界，這狂風暴雨的時代，就永遠的不會過去了嗎？

農乙 唔，小聲點；是會過去的，就好像現在這漫漫長夜一樣，終究是要過去的，要放出光明來的。因為世界上是沒有什麼會不可以改變的東西的，只要我們大家共同努力去奮鬥，叫醒我們還未嘗覺悟的同胞，一齊起來鬥爭，向壓迫我們的敵人進攻，那末這黑暗殘忍的世界，這狂風暴雨的時代，就不難變成和平的世界，黃金的時代了。

日甲 (驀地)我好像聽見有人談話的聲音。

日乙 我也好像聽見的。



—— 奸 ——

日甲 那末費你心用電手燈照照看吧，次郎，照照看有沒有人或者奸細。

日乙 好吧。（放下紙牌，拿着電手燈起來走到顏垣處探照）

日甲 看見了什麼沒有？

日乙 沒有，我什麼也沒有看見。

日甲 那就真奇怪了，可怕呵！

日乙 （已由顏垣照到了瓦礫磚石堆成的土崗上）啊！在這裏！

（農民惶悚着站了起來）

日甲 什麼？

日乙 奸細！

日甲 幾個？

日乙 兩個。

日甲 （用上着刺刀的鎗向着農民）口令！

農乙 （戰抖）我……我們是……是中國……的……小百姓。

日甲 什麼？

農乙 我們……是……中國……的小百姓。

日甲 小百姓！你們到這裏幹什麼？

農乙 我們是要回家去。

日甲 回家去！我不是問你到那裏去，我是要問你到這裏幹什麼！

農乙 我們並不幹什麼。

日甲 並不幹什麼！那末你們又爲什麼到這裏來？

農乙 我們是要回家去。

日甲 啊，總是說回家去，好強嘴的好細呵！你們過來！

（二農民攪抖着跟隨二日兵走過去，日兵甲仍立回原處，日兵乙亦歸原坐取牌在手玩）

日甲 你們是打那兒來的？

農乙 就從這鎮的後頭。

日甲 這是我們大日本帝國軍隊的防線，中國人是不可以到的，

農乙 但是我們不知道。

日甲 怎麼不知道！

農乙 沒有人告訴我們。

日甲 報紙上是有登載的！

農乙 我們認不得字。

日甲 啊，認不得字！好刁滑呵，該死的東西！那末你們要到那兒去？

農乙 回家去。

日甲 回家去！家在那兒？

農乙 在濟南。

日甲 那末你們是要回到濟南去了？

農乙 是的。

—— 細 ——

日甲（音調緩了些）你們不要害怕，我們是不害人的。不過，你且聽我說；依我看來，你們是兩個奸細，派來打探我們大日本帝國軍隊的情形的。

農乙 但是我們不是奸細。

日甲 你用不着強辯；你要知道，我們大日本帝國的軍法是很嚴的，絕對不許有奸細來打聽的，現在你們落到我們手裏了，不用說得，應該馬上鎗斃。

農乙 但是我們是冤枉的。

日甲 不，我知道的很明白，一點也不冤枉；這是打仗時候常有的事，免不了的。

農乙 但是……

日甲 但是有一個辦法，你們是可以不用不着鎗斃的……你們回去不是有一個口令嗎，你把那個口令告訴我，我就放們你回去。

農乙 但是我是一個小百姓……一個……農夫……耕田的……又不是……當兵的……怎麼……怎麼會知道……什麼口令呢。

日甲 (不耐煩的) 唉，你總是這麼刁滑。(瞥了農民甲一眼，仍是語氣和緩的) 唔，你怎麼站着半天不響？你告訴我吧，誰也不會知道的，你想，你們平平安安的回去，誰也不會疑心到你們洩漏了什麼消息的。

農乙 ……………

日甲 (咆吼起來) 啊！你們這些畜牲！我好好的問你們，你們一個刁滑不講，一個硬是不響！不打是不招的，非給些利害你們看是不行了；前幾天你們的蔡交涉員是怎樣死的，你們大概還不至於忘記吧？……你們再要不肯說，我就馬上把你們用繩子綁起來(指額垣上的窗)緊緊的綁在那個窗口上，綁着手，並且還綁着你們的頸子，使得你們不能動；然後我們就好像對付蔡公時的一樣，(拿刺刀)拿這個把你們的鼻子，耳朵，一齊割下來，把眼睛也挖出來，最後才來鎗斃！我想這并不比你們中國的殺頭來得殘

忍吧？

農乙（害怕）唉，……我們……我們實在不知道。

日甲 啊！還是這麼強硬！……次郎！

日乙 嘎！（放下紙牌，起立）

日甲（指農乙）把這傢伙拿去殺！

日乙 嘎！（押農乙走）

農乙 啊！我們要分手了，大哥，請替我報仇啊！替我把中國的四萬萬同胞一齊喚醒起來報仇啊！

農甲（幾乎哭出）一定的，我一定替你報仇！

（日兵乙將農乙押到頰垣的窗後，由窗外可望見日乙將農乙的雙手舉起分綁在窗上的鐵條上，額子也同樣的綁着）

日甲 哼，報仇嗎？用不着的，只要你把那口令說出來，那就可以救得你的朋友了，用不着報仇的，快說吧。

農甲 ……………

（日乙拿出刺刀，捉着農乙的鼻子，手起刀落，農乙死力掙扎，連窗帶人倒了下來，

只剩下秃垣昂立。從垣後透出來「啊呀……啊——」的沉痛，悽慘，可怕的呼聲，繼續

着就是鎗聲，農甲恐怖的用手掩面）

日甲 唔，你也怕嗎？那末快說呀！……不說嗎？

農甲 ……………

（日乙拿着有血跡的刺刀從頽垣後走出）

日甲 完了嗎？

日乙 完了。

日甲 （指農甲）還有這個！

日乙 嘎！（上前要拖農甲走，農甲瘋狂般大叫起來，死賴在地上不走，日兵乙捉着他的手，用力的拖，日兵甲也拿鎗柄打他，後卒為暴力得到勝利，慢慢的拖將進去。）

——幕急下——

一九三一，四，二十二，於上海。

## 蒲氏特·黎斯藤狄

埃及 鐵木爾作  
邵 葦 一 譯

### (一)

在開羅那塊地方，格羅別花園裏的一角，要算是在下午茶會最適宜的場所，三個埃及人，每天都要在那裏聚會着。雖然他們是最知己的朋友，可是他們的性情是很有些差異。第一個叫做費克梨·卜伊，是一個青年，身材矮而胖，面色帶有點櫻而微紅，還有兩顆細小的眼珠，他是常常用牠來偷偷的和公然的去流盼一切的婦女，他自己總是設想着他是美麗和動人，但是實際上，他是缺乏這些特質的。他一進那花園，他便立刻去尋找一張安適的靠椅，覓到了椅子，坐下來，交叉着他的腳腿，戴上他的眼鏡，便開始向那些少女暗送秋波，還深深的嘆着氣。

第二個是叫做康彌爾·卜伊，一個秀麗的少年，帶着一付欣悅的面容。在他的生活裏，他唯一的好勝心，就是要穿的闊綽。他是一個很會駕駛摩托車的人，他並且有一種換車子的狂慾，每一年便要換一輛新的。倘若你是很幸運的和他談幾分鐘，你便可以立刻知道最近的

時髦顏色的衣服，這種衣服是開羅頭等裁縫所剛剛接下來做的，也可以知道絲的或毛布的衫褂的價值，和卜伊的摩托車在一點鐘以內行駛多少里數，等等……那都是些最近的無意思的閒話。

第三個是叫做馬拉特·卜伊，一個沈靜的青年，他審托着自己是比那兩個人來得高超和智慧，他是傲慢的化身，當他對任何人說話，在他那譏刺的冷笑裏，好像是說：「你是多麼的平庸而卑微啊！」

(二)

一天禮拜日，格羅別的花園裏處處都是些婦女和男子。他們的臉上和衣服都被那夕陽最後的殘輝所染映，從周圍的那些樹林葉兒裏反射出來，三個當中的第一個朋友，費克梨·卜伊趕忙的進來，走到他常去的一個角上，不時的把他的頭從這邊轉到那邊的去張望，他沒有給那些女子注目。及他走到了他的老角那裏，已找不到適合的靠椅了。他也唯有把一張普通的椅子，勉強認為是滿足了。不一會兒，他的兩個朋友康彌爾·卜伊和馬拉特·卜伊來加入了。康彌爾·卜伊開始便問着：

「你能猜從我家裏到這裏來，我是費了多少時間嗎？」



馬拉特·卜伊微笑着，他帶着思慮和譏諷的一冷笑，可是他發一言，他認為這種問語實在是不值得他一答的。

費克梨·卜伊說：

「正好十分鐘。」

康彌爾大笑來起了：

「三分鐘啊……恰巧是三分鐘。」

馬拉特·卜伊繃緊他的眉毛，沈默了好多時，他使用着沙聲感動的聲調說着，這表示他的預察：

「所以你的摩托車能在人羣擁擠的通衢每點鐘行駛二十里啊。」

康彌爾交叉着他的腳腿，戴起他那獨隻眼鏡愉快的答着：

「我的車子能在擁擠的街道上每二十五哩，在冷靜街道上每行四十里哩。」

費克梨·卜伊回轉了向着他們，便在那一霎，他的注意力已被那一位剛來的女子所吸引了。這女子是坐了靠着他們的一張桌子，她問：

「你平日總是駕駛得這樣的輕快嗎？」

「我已這樣駕駛過好幾次了，還是穿過那白拉苗德和赫里拔爾的街道呢。」

「在這出外的時候，還有幾個女子伴着你嗎？」

「爲什麼沒有呢！」

「她們還鼓勵你幹這種愚蠢的事嗎？」

「你以爲這是愚笨的事嗎？」

馬拉特·卜伊這個驕傲者，轉向了費克梨·卜伊那個自以爲能動人者說着：

「這有什麼愚笨？這是不是呆蠢，當你常常目不轉睛的瞅着那些女子，女子並不注意

你，你自己還以爲是一個男美子，而實際上你是一隻狗熊？」

「誰告訴你過女子不注意我啊？」

「這裏已很明顯的證實了，那並沒有一個女子給你迷住啊！」

「我還能承認你這種說話嗎？」

「當然要承認啊！」

康彌爾·卜伊固意的去藉着這個機會來嘲弄他的朋友，一個自命爲「唐璜」Don Juan

【註一】者，說着：

「我們那位可憐的朋友，費克梨·卜伊他和女性戀愛，是完全失敗了。」

這兩個朋友對他公然的嘲笑着使得費克梨·卜伊覺着很是害羞和傷心。

【註一】Don Juan, 唐璜(詩劇中之愛美女好劍俠之英雄, 各國作家多引用之, 已為典型的英雄。)

(三)

費克梨·卜伊回到家中，他的腦子裏是充滿了冷嘲熱諷的言語和他的朋友揶揄他的那些想念。他站在一面大鏡子的前面，開始去細細的照了一下，喃喃的自語道：

「這是不是真的，如我的朋友所說，我是這樣的不動人和襤褸，使那些婦女見着我而退避……我是多麼的不幸而可憐，倘使這種流言傳播到我的朋友中間，我怎樣能忍受這種生活呢？我又怎樣能忍受他們那些太殘忍的揶揄，更況我是常常自命為如愛之神一般的呢！」

在他的房間裏躑躅了一會兒，他脫下衣服，拍拍他的手，當女僕來了，他吩咐她拿杯冷水，并喊那個服侍他的黑奴來替他扇風。沒有多時，女僕捧着一杯冷水來了，後面跟着一個黑奴，握了一把大扇子，他喝盡了冷水，躺在他的涼榻上。那個服侍者慢慢的移動着她的蒲扇，還告訴他關於奴僕的卑惡的行爲和他們的口角，可是這時的費克梨·卜伊是正在懶慢的夢想，所以並沒有去聽是說的什麼，他也就這樣漸漸的睡着了。

(四)

到現在已有五天過去了，那三個朋友又照例的在格羅別花園裏聚會，今天在三個人裏面要算費克梨·卜伊是最快樂了；他留在那邊一霎時，便去想邀他的朋友伴他到郵局裏去，在那邊他希望可以收到一封極有趣的信。他們於是一同到了郵政局，在那裏費克梨·卜伊果然收到了一封信，他熱情的收了這封信，是一個美麗的青色信封，他很興奮的去拆開那封信，把裏面的東西取出的時候，空氣中是充滿了一種馨馨濃烈的芬芳。

康彌爾·卜伊這個秀麗的青年禁不住的說道：

「光榮啊！……這是由信中帶來的一種哥別德（Cupid）〔註二〕的馥郁啊！」  
倨傲的馬拉特·卜伊還是帶着他那種慣常的譏笑說着：

「這是祕密，我們是不能察知的。」

費克梨·卜伊的臉上因着愉快而發着光輝，當他這樣的答道：

「難道我也能和我的知己守祕密吧！」

「這封情書是從那一個人得來的呢，豪俠的勇士？」

「你看那簽的名字好了。」

康彌爾一看見那署的名字便叫起來了。

「真奇怪！……原來就是剛纔已亡去的梅哈哈罕的女兒啊！……那末你在什麼時候搭上

了的呢？」

費克梨很開心的，驕矜的笑了一回，纔對他的朋友說：

「允許我離開你們吧，因為我還有點事情是這封信裏指定的，我一定要去做。」  
於是他很倉惶的便離開他們了。

費克梨·卜伊並不能保守着他那種虛偽的事情，他只好回到家裏，荒費了下午的剩餘時間和他的黑奴閒談着。吃過了飯他走到他的書室裏，幽思的，動情的坐在他的寫字臺的前面，從一個抽屜裏拿出一個美麗的藍色的文具盒子，還從信箋上撕了一頁紙下來，他便慢慢的，細心的寫着：

「我最親愛的費克梨·卜伊：

我的確不能告訴你我怎樣的愉快，當我今天下午在格羅別花園裏遇見了你，並且聽了你那甜蜜的聲調和看到你那兩顆可愛而迷人的眼睛，我真是銷魂了，我是永不會有過如在那一霎時的快樂，因為實是第一次了解什麼是真的愛情。我還可以再立刻來看你，繼續我們甜蜜的談話嗎？

你親愛的

已亡去的曼哈哈罕的女兒」

在這封信用素馨薰香過以後，他把牠彌封起來，寫着下面的地址：

『費克梨·卜伊

蒲氏特·黎斯藤狄

開羅』

他一弄完，便到牀上去安靜的睡了。

一九三一，三，二。

【註二】 Cupid 專以弓箭射情人之心的小愛神。

# 勃萊特的小傳

美國左納蓋爾著  
王墳譯

—— 勃萊特的特小傳 ——

「在墨斯夸達生長，在墨斯夸達讀書。做了廿五年的墨斯夸達共和國的編輯。」勃萊特在一本郡志上曾寫過他自己的小傳。他回到家裏，想着：「哦，在億兆人中能有幾許比這個還好呢？」

他經過一個銀行管理者黑龍的住宅時，聽得一種歌音。這歌音顯然是一個女人用外國語唱的。於是他走得很慢而聽着。在暮蔭中，這銀行管理者的住宅，艸地，和新娘用的花環都似乎光亮着。空氣却好像行雲一般地時稀時厚，微風織出那不一致的橢形。然而歌音是仍然飄蕩着。勃萊特猝然的感到一種不可言說的愉快，這愉快甚至一直擴張。「的確，在億兆人中能有幾許比這個還好呢？」

在家裏的餐桌上，他的全個家庭是團聚着：妻，四個好爭競的孩子，和一個幽默而馭權的母親。他的妻是好比當吃飯爲純正職業的，說道：

「黑龍夫人今夜請你，婆婆，和我去聽唱歌。我不能去；我太疲乏了。」勃萊特也沒有望她，答道：「我要去的。」他母親也說是要去。他的妻在幹她的吃飯公事時，滑過了一句

話，『明天早餐還沒有着落呢。』

在他們間湧起一種暗淡的東西：落日的餘輝，蔚藍的塵灰以及天空中的悠遠的聲息。這房間好像是一個逸樂的戲院。此外還有肉片，蘋果點心，和關於『Slough』這字讀法的爭辯，或者他母親的喉頭是腫脹了等等的事。在碗碟的冗長的鳴響和勃萊特的喧擾的鼓噪中，這樣的盛禮便消失在黝黑裏了。

這一個晚上，勃萊特和他的母親很悠閒地在黑暗中走去了。黑龍家的艸地，是充滿了一種楓陽樹和野葡萄的香味。萊勃特嗅着；他又感到愉快；和他母親說：

『新的郡志已經出版了。不知道你喜歡那節關於我的寫述不？』門廊中的燈光，照見她臉上的肌肉有些豎起。

賓客們很嚴整地聚集在黑龍的客室裏，坐在羊毛墊桃花心木的椅上。他們全是熟悉的麻痺的商人夫婦，也常有戲謔，辨難，譏諷的事，而且有使人震刺的可能，更已成為刻板的常規了。但是他們也感覺到自己生命的源泉。

在驟然的沉靜間，勃萊特看見那坐在鋼琴邊的黑龍的姪女。她的美麗的肩頭，她的裹着藍色外衣的身體，她的遲緩而輕盈的語音都能惹他注意。他似乎還見到很多通達的青年，然而全是異樣的。在幻景中，勃萊特覺得自己的手是給捏住了，而且在溫柔裏他是被人攜帶



了，甚至撕裂了。『這是什麼？』他第一次這樣感覺到。的確，他也是第一次將這些自己的家室等等全都拋掉。他祇以為這個女人是與他過着不同的生活，而這生活也是他所希望着的。

歌唱完了，他走到她那邊。她難得和他說話，但他想這中間是有些不該的。難道她向他丟了眼色，還不知道這一羣中的他嗎？他似乎覺得在喊：『你在什麼地方？我知道；但給我一根繩。』然而他却只說出：『你歌唱得好比一個小鳥，黑龍姑娘。這的確是你的賜與——』當着別個人忙着進出，這碩大而微笑的他，還是時候在她的琴邊。最後，他才找到一個機會，向她說道：『我自己常常玩那短笛。』但他懷疑到能否說得再響一些，因為她祇給他一

看和一笑，雖然，這些也夠使他快慰了。他再也沒有機會和她說話。走到街上，他母親對他說：『我的飯餐端正得不好；』但勃萊特爲了受到那無形的刺激，非但不理睬而只是向前急行。

他鋪了一條毛毯，橫躺在艸上。墨斯夸達的樹木，雲霧一切依然，全都和過去的一樣。這或許是他一生中的第一萬七千天，但這是第一次。他覺得：『哦，音樂 我是從事於音樂的；但看看這是什麼！看看這是什麼？』過去的一家，二層樓的窗是映着燈光。那裏躺着一個垂死的愛裘登。除了愛裘登他自己，誰都已知道。勃萊特很愁，但現在更愁了，因為他知道愛裘登已近逝去，然而他自己還沒知道。對此，勃萊特時時戰顫；到天明，他還是爲憐憫

攪擾而戰顛。他體味到愛姿登，因而也慶幸自己之並未垂死。黑龍姑娘的悲痛，和她的歌唱是在心中來回着，有力地佔據着，然而終於是擯出了。

天晚時，他才醒來。悠長而淡色的光芒的震撼驚醒了他。到底是光芒，還是歌音呢？他坐在毛毯上，仰望天空。想：『我要學習音樂了。今天去看黑龍姑娘，和她談談這一回事。』好似有一座變光而逸樂的戲院的艸地，給湧出的暗淡的東西所包圍着。他看到這樣一個清晨，生平還是第一次呢！

早餐時，無聊苦悶的情緒引起別個的懷疑。他母親問：『你的行徑，倒好似要去劫錢的樣子。最好不要如此。』他的妻也問：『昨天有什麼女人？』勃萊特大怒：『難道我不能在自己家裏安靜一些嗎？』他的孩子都小心地笑起來了。爲了他自己的咆哮，也引起了戀家，於是關於黑龍姑娘的念頭是漸漸隔絕來。但是似乎不忍和黑龍姑娘離棄，他便輕輕地和他妻子談話。

他在辦公室中的第一樁事便是要叫那郡志的編者將他小傳的底稿還他。勃萊特說：『我或許再要添些出來。』他覺得他所寫的小傳並不能有力地表揚他的生平。如今，辦公的時間是開始——這時間似乎是例外的。一個明透的影子浸沉全個房間。是不是？你將無線電話移動到一寸的幾千份之一，那末你可以得到一個新的波長；勃萊特現在也有一個新的波長

了。老的全棄掉。甚至那般約翰斯，路博克，梅希，柏拉脫的排字房中的人們，穿着骯髒的胸圍，染足了墨水的手指上戴着金的戒指，他看到了也徒然引起一種不信任的觀念。難道勃萊特直到現在才知道？他感到有趣的懷疑；但是不是公允的？然而他也知道必須要鎮靜，好比沒有這回事一樣。有時和別人說：『你該知道，音樂是一件偉大的事。這是真的。我希望我能一直練習着玩短笛。』他是很興奮地說着；假如他們是知道過勃萊特的悲劇，那末一定就會憶及的。然而他們可並沒有知道這回事。

晚上十一時，他打了一個電話給黑龍的家裏。他等站在電話機邊，心裏是充滿着熱望。聲音來了：『哦，黑龍姑娘嗎？她在今天早晨回到自己家裏去了。請問你是誰？』勃萊特含糊地說：『墨斯夸達報館。謝謝你。』他摸索到了門口，眼望着街心，却不見她的跡影。

中午，他到墨斯夸達飯店去用餐。地方很清淨，菜食也很好，而且女侍也很能招待。但當他坐到那鋪着油布的餐桌前時，他驟然起了噁心，好似又見到前夜垂死的小動物一樣。

當晚他在那辦公室裏留了許久，墨斯夸達的大街上已經全然沉寂了。他想起了自己的母親，很欣喜地見到她房中還有光亮。於是輕輕地側行過去，心裏是專注着一件不可言說的損失。她穿着一件不配身的紅黑條的浴衣，坐在家用的器具邊，並不改變她的神色地望着他。她說：『我想，今夜你能領我去看圖畫的展覽？』他又受了一回刺激，不是爲了他的失敗，

却是爲他的。也含糊地答應着而走了；在那裏遇見他的妻，他立刻抱住他的頸根，低語道：「沒有一個人能比我還愛你！」這個或許要使他驚駭，幸而沒聽到；然而他的靈魂是聽到的，喊着，「什麼？」

夜裏又看見愛裘登家的窗是照亮着。勃萊特感到了悲愁；如今可不是情感，却是影象。第二天醒來又看見是一天太陽，於是說：「又是一個晴天，」如今是一種公式，可不是感覺。他到他的辦公室去，所見到的人全是灰白，染着墨水，披着散髮而疏遠的。他體味到人生的寂寞了。他好比一個流產的胎兒，雖然很想生長，却沒有見到搖籃而只見到來世。

幾天後，勃萊特和墨斯夸達軍樂隊長蒙得哥牙說：

「哦，我是一直玩那短笛的，然而我驚奇——」

當那墨斯夸達歌劇園中開會時，勃萊特也加在音樂隊中玩短笛。他的疏遠的妻和一羣孩子都來觀看，後來問他爲什麼要很滑稽地在音樂隊中吹奏。他自己不知道該回什麼話，祇是把忿怒竭力壓下來。

在墨斯夸達的郡志上，一段沒有人讀的勃萊特的小傳印着：「在墨斯夸達生長，在墨斯夸達讀書。做了廿五年的墨斯夸達共和國的編輯。」勃萊特把那篇的底稿還給該誌的主編，說：

「我不知道我再該添些什麼？這上面所寫的，我現在是沒有了。」

（留）

(2) 譯選著名與作創

書名	著者	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沈從文甲集	沈從文		一元二角	沈從文先生的作品是能抓你的感情一氣讀到底，不會使人疲倦，而只是使人感覺得貪多無厭的。這本十萬言的小說集是夠你過癮了。全書包含六個短篇，一個中篇，都是他最近精心結構的傑作。
寒夜集	彭芳艸		四角五分	本集的作者向以冷峭而緊張的作風見稱。其態度之勇進，思想之深刻，尤為馳譽華北文壇。本集所收，為苦酒集發行後之短篇作品精華。其中之「愛與仇」諸篇，不特表示作者對戀愛之勇往直前精神，且能具體表出作者對人生之真實態度。
在世界盡頭	王魯彥		七角	本書內容包含九個短篇，都是世界聞名的作家的著作。王魯彥先生用他的神妙整潔的筆調翻譯出來，使我們讀者，更會加添了無限的興味。
都市	辛克萊	彭芳艸	一元	本書以紐約資產階級為全部對象，描寫他們的慾望，墮落，卑劣，……可謂淋漓盡致了。高爾基到美國去募捐，受盡美國上流人士的奚落，而他將此書題作「給高爾基同志」，可見他著此書時之動機與心情，因為他也被美國資本家，新聞記者，以及喜讀辛克萊作品的讀者們，不可不再讀此書。
西伯利亞的戍地	馬可維	林疑今	一元四角	作者是在西伯利亞各處獄中流浪了這五六年。階級的意識與驚人的天才，使他加思索地寫了這部三十萬言的巨著。前年在匈牙利出版，銷路方面打破匈牙利出版界最高紀錄。作者因而一躍為當代有數的文章！現已譯成十三國文字，與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同受全世界熱烈之歡迎。

# 她

吳縵雲女士

—  
她  
—

她釀酒似地跪在火爐前，  
唱着僧人垂死的哀聲；  
且讓她靜悄悄地沉沒，  
別戀繁星閃爍着的長更！  
西風無情地吹着她的面容，  
像落葉般在流水裏漂流；  
天涯相思的征途的旅人，  
她將永遠地在人間遺留！

二十，七，五，作於上海中西女塾。

(1) 介紹及研究藝文

書名	著者	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現代南歐文學概觀	徐霞村		四角	本書為徐霞村先生數年來心血之所聚。共合「現代意大利文學」「現代西班牙文學」「現代希臘文學」「現代葡萄牙文學」「古魯克司克派與皮籃得婁」「阿左林」諸篇，為研究文學者不可不讀之書。
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文學	趙景深		七角	在這兒呈露於讀者諸君眼前的，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文學。我們這本小書，凡代表了十三國，共八十三篇，都是現在文壇上極重要的消息，和良好的論文，而有介紹於國人的必要的。
辛克萊評傳		孫席珍	七角	辛克萊是現在的美國的最傑出的作家，不獨在大陸劃一新時代，即在全世界也佔極重要的地位。他的作品，最近已有了許多漢譯，但關於他的整個研究，卻還未曾有過。本書是孫先生根據戴爾氏的辛克萊評傳，再參攷好幾種書籍編譯而成，是國內第一本研究辛氏的專著。
中國文學論集	鈴木虎雄	汪馥泉	五角五分	本書是日本中國文學研究專家鈴木虎雄著的。而譯者的選擇，也是有系統的選譯，先是論騷賦，其次論五言詩及絕句，再次論詞，末附青木正兒氏論詞的一文。凡研究中國文學的人，是不可不讀的。
物觀文學史叢稿 李長吉評傳	王禮錫		五角	用唯物史觀的眼光來分析中國的文學史，這是一個大膽的嘗試，在這書中為研究文學史的人開闢一條正確的新路。李長吉從來被人稱為鬼才，其詩被人稱為鬼語，作者就在這怪險的短命的鬼才詩人開始去嘗試這新的方法。



# 過上海

干因

## 一 黃浦江上

今晨才見到一排山的模樣，微露出海面。

過了四天多統艙生活。這生活可真悶死人了。那種炭氣跟貨物的臭氣又加上人身的汗味，混成一起造成了新化合氣體，一陣陣地鬱着每個人的鼻孔。他們定要渴望着新鮮空氣而跑到甲板上，海風是這樣潮濕，他們的頭定然會給吹暈。暈了，又攪回艙裏大嘔大吐了。這生活如地獄無數怨鬼一樣。他們打算坐官艙，他們却沒有錢呢，正如那些怨鬼生前並沒有死的預備，而他們死的犧牲要維持他人的利益的。現在我，我可不是一個怨鬼嗎？足足過了四天怨鬼生活。其實，像一個人白白大嘔不是鬼也變了鬼了。

因為見到了岸頭，那些怨鬼才爬上甲板來；風波也和緩了很多。他們像在萬惡的旋振中見到和平的邊涯。這條涯岸雖然是像孩子的火車玩具，長而短地橫列在平亮的地板上。可是這渺小的列車似的邊涯會把人生渴望充實了。

船，對正了那微渺的涯岸逐漸駛進了揚子江口。揚子江仍然是那麼闊，僅僅是一排微短的綠的陰影閃在眼簾。往後，太陽移轉向船西射進來，船就跟着那一船統艙客的無節制的嘈聲向南駛進一道較窄的河。這是黃浦江，有一條很長的沙石砌成的堤伸出長江河面。

轉了一個灣，十幾度的牌示立在河邊，可以見到牌上寫的是什麼，但可以想出這是資本家的靈魂。——不，是上海物質文明的靈魂。

過了這些牌示之後，我驟然驚恐起來，接着我又安定了。——我既不是初到上海，而且是統艙怨鬼，流氓們是不會光顧我這樣的一個人的。——那時，船在河面上飛駛了，河面上飄搖着無數小艇。這些小艇每隻都有十多人的。艇頭的一個持豎着一條長長的竹篙，篙上有一個鐵鈎，鈎下接上一條長的蔴繩。他們都把小艇貼近飛駛的船，於是艇頭的那位裸着上身的人迅速地勾到船上的一個小圓窗檣上。在一次船力振動小艇他們身體因而退後斜倒後，他們就一個個挺着蔴繩而上，爬上船來。

我倚着我一個孤獨的麥草簍，見到他們有些穿着制服，這些制服的帽沿和衣領都繡上幾個什麼旅館名字，他們都有一名片，他們高聲起來，大聲的吶喊着什麼旅館；有些沒有穿什麼制服，赤裸着上身或者只有一件單薄的汗衣，他們並不吶喊，只是迅速地奔走，希望有一個人意外地叫他挑行李。

這自然顯示了兩個階級了：假如可以假定那些有制服的是從那偉麗的建築物裏跑出來，替他的主人接客；那些裸着上身的是從茅屋裏，那些華界內的破房子裏來，他們的態度是這樣粗魯而無禮節，是一般說是流氓。

自然，是沒有一個人會叫到流氓們幫助的。他們那些穿洋服的，印度縐長衣的底行李上很快地掛上一個什麼旅館的白片子。流氓們急步的踏過，兩只凶狠的眼，獠狻地斜視了幾下。

船已到了黃浦江深處，無數的高樓像米堆矗立在眼前。我可以從這些看到了上海的輪廓。可是人就紛亂得利害了，奔波攪擁，把那嘈雜聲轟烈地在黃浦江上遊離。而流氓們還未能找到他們的生意。人們是不會給生意他做的，他們在人類上已消失了本來信仰。

那時，在船頭上驟然起了一陣猛烈嘈聲，聲裏夾着一句句尖銳的罵聲，這聲音會誘動了許多人的注意。我，爲着太注意而好奇，手裏拉着那輕而呆的草篋跟着這聲上去。在那裏，我撥開了人叢，趨進核心。

我很奇異，有一個流氓跟一個西裝少年爭奪行李。這行李，我意識地知道是那西裝少年的，但他爲什麼搶他的行李？

——你，你不能拿開……

他憤憤地帶怒地說。

——我跟你挑上岸的，好不好？

——不能，你這王八樣的，騙誰？滾！

——反正你要上船的，你穿洋服不會拿行李的啊！

——嘿！去，勞駕您去叫一個外國水手來。

他向着他旁邊的另一位西裝少年說。我很奇異的，但我立刻就明白，上海是外國人做主人的。

那人去了。那人也沒有和流氓打話，只一隻強硬的手死牽着自己行李，兩隻傲慢而帶有火氣的眼睛，圓圓地怒視着他，那流氓。

嚴重的靜默之後，有一個外國人從上層的餐樓跟着一個西裝少年互語地跑下來，接着他也鑽進了核心裏。

——先生，好嗎？你們這樣的船可能容許這樣的一個人搗亂嗎？我是初到上海啊！……他說的是英文，我聽到的。那流氓却無言地也死牽着行李，猙獰的眼睛釘着他，那外國人。

——你們難道不知道上海的流氓萬惡皆做嗎？假如我的行李給他搶了去，你們作何感

想？……

——滾！

那外國人還沒有聽完，兩隻碧綠的眼已染上了紅色了，狠命的向流氓斥罵。  
那流氓的答話是這樣：

——嘿，我們需要吃飯！

——滾！吃飯？你打算在這裏吃飯嗎？

——拍！

這是拳頭的聲音。一隻生毛的手，緊握着打進流氓嘴上。他的嘴邊立刻畫上了兩條紅的血絲，在他大呼了一聲「唉唷」之後。

——滾你的蛋！

這時他才放開了行李，狠命地釘了兩下那西裝少年。指着他大罵：

——嘿！你是中國人嗎？這是中國人嗎？

他抹着血絲走開了。那西裝少年微微地笑了一聲向外國人說了一句感謝。

於是船就下錨泊岸了，我頹然執起草箠，踏上一所高樓下，我立刻就懷疑到：我是中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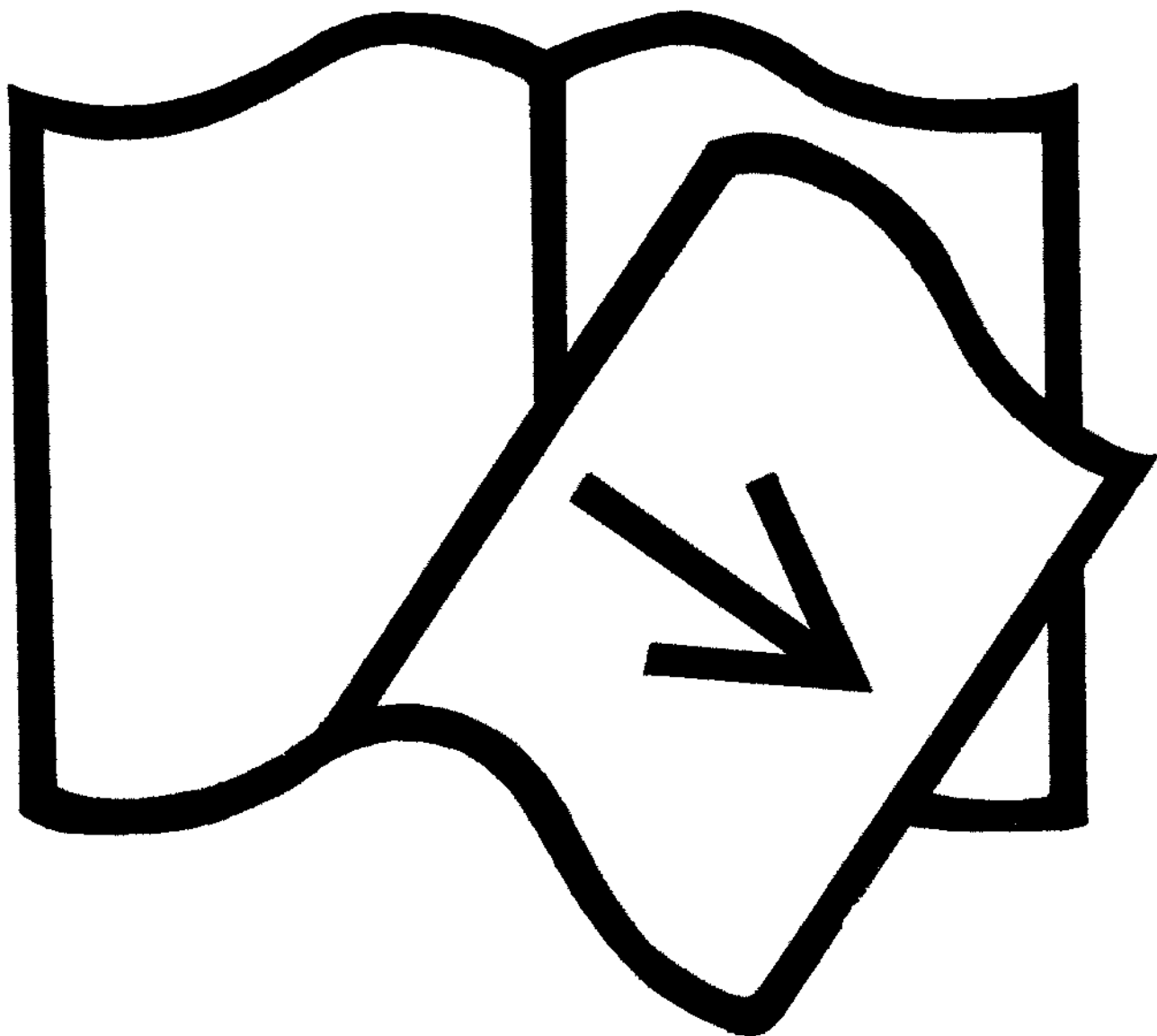
## 二 旅館裏

我住在一所污濁的小旅館裏，等待北上的船隻。

這所旅館房子却不很多，可是嚴厲地分成了許多階級。只要在每間房門口經過，那可以找到有些是兩重門的，除了那緊閉的大門外，在門邊中段接上一雙上下不接的百葉小門，經過去，小門僅僅可以遮着那要窺看房裏的視線。於是房裏的美麗只能保留着在每個人的腦中去理想，除非是小孩或灣了腰，從小門下段偷看那又必然地見到一對時髦男女互抱着在那裏接吻。有一些，是有一條顏色的布簾，沒有小門的。還有些，沒有簾子，也沒有小門，只是一扇單門，下面按上一個鐵螺，可以把它從左或右拖出來算作關門。但是這可一眼儘見了除了一張床只剩下三四尺的闊罅任那住客散步。

並且，這更可以看到的，無意經過了狹廊時，從那玻璃射出來的杏白的和橙黃的，或是紅黃的不同燈光。這些燈光並不是像跳舞場那樣跳什麼舞要呈示什麼顏色的燈，只是每個人的階級不同，他要需要什麼顏色的燈來映出他的人生。現在我，我是住在那沒有簾，也沒有小門，懸着一盞紅黃燈的房。

這一個房，我坐在床沿上靠着小桌吃了一頓粗魯的晚飯，接着抽上一根烟，無言地在



原件短缺

缺P1105-1106

接着她踏下一步向我這裏來。她的精神似乎帶有些軍士的勇敢。我真恐懼了。

——姑娘，不是罷。——你跑錯了門了。

我的意思是要求她跑出去。

——哈哈！那個門我都可以亂跑的啊，假如我見到那人是孤單的。

……

——您要聽東西嗎？我可能唱一兩調子給您聽嗎？

她向我作了一個性的微笑。但我堅決地說：

——我不歡喜聽東西的，對不起！

——那我可以在這裏過宿嗎？

我的心兒突然跳了起來，像清晨的雄雞聲一樣。而我就馬上像見到她裸着的身體，滿長着無數點點梅毒，我驚恐，我幾乎掩起臉兒來。

——不能。請你現在要出去罷。

我鼓着勇氣最後大聲說了。她的眼睛狠狠地注視我。

——出去！請你現在要出去啊！

她呆呆地注視我，默默地對着我，嘴邊上着兩條很免強的微笑。



——出去？出去！先生，人是需要吃飯的。

她的精神正如一個頹廢的殘兵正想着自己命運的苦否，是這樣可憐的。

——唔！

我的心裏碰然振跳了幾下。她那句話很像一根針猛烈地刺進來。但我垂低着頭佯看我的未完稿件不理她，令她無興味地自己走了。

長的靜默中，我相信她的心很悲哀，她或許正想着鴛鴦手裏的鞭子，那四方的口傳出來的話；或許她想到自己爲什麼臉皮那麼厚，羞恥地向着一個不相識的人而引誘。可是我不敢再抬起頭來，斜斜的眼也不敢偷使的。反之，我聽到尖銳的鞋聲在地板上微微擦過後，我才高抑了頭向着空間呼了口悶氣。

繼而我就緊緊地關閉房門，倒在床上，悶悶地睜大眼睛仰視着帳子，于是我想到人類是需要吃飯的，我真恐怖得很啊！

### 三 樓上所見

日裏也悶在房裏。——既不相識上海朋友，又不願意在龐大的上海亂逛，悶在房裏反而比在街上給人白白叫了聲阿木林來得痛快。

昨夜給一個野雞打擾，起來腦裏還有異樣的感想。總覺得自己所跑的路，跟那些野雞們有點雷同，並不清閒而高尚，也沒有羞恥跟畏縮，只是被動地像大垃圾堆裏的一只小雞，拼命地去找那些人家夾着垃圾倒出來的殘飯碎米。往後就很欣幸自己過了一天了。一天既過，明天也這樣來一回，爲的垃圾堆裏每天都有新倒出來的零碎的臭污東西。

自己不免廢然一嘆了，倚着窗邊；眼睛探進街中，許多人的頭都向着我，這些是耐人尋味的，有些是漆黑而在那裏跟着身子搖搖擺擺，微風輕輕地拂着，幾絲烏髮在半空飄繞真像一叢蒼蠅緊追着這肥肉似的頭了；有些戴着反光的白帽，我立刻就想到鄉下裏死了父親的孝子的蘇布頭；還有些黃白的草帽，正像很遠望去的從稻花上探出一小節的稻草人，是那麽有意识地來趕走那些貪吃的麻雀；還有些禿光的像一包花生米的紙包，有髻的我就推想到如果她跟我打架我第一要抓住她的髻……

在馬路中間帶着自己的聲音來來往往的是無數的車輛。那些人力車從很遠的就流着汗一個跟一個在近行人路那邊前進了。街旁還存了幾輛停駛的汽車，從頂上望下去只見一塊四方的黑色布幕的車頂，如果沒有中過文明社會的毒，一定會懷疑布幕下是奔走四鄉的江湖賣藥者，或是村邊的賣涼水的。街中央可真鬧熱了，無數汽車連續着像一條長蛇似飛駛來（其實，上海就給這類的長蛇吞噬了）。又好像提潰的水，猛烈地流下來。而我立刻就回憶到沙

基慘案前半時的廣州街道，人就如汽車那麼大聲叫，就如上海汽車那麼樣連續着進行。

我開始就想到上海社會的迷人本領。

正在倚着窗子那麼想，還沒以一個媚人姑娘來比擬它，更沒有以南方的強盜來比擬它，更更沒有以非人間的妙物仙女或魔鬼來比擬它，只一剎那而已，我見到一輛人力車要從東邊的人力車路拉往西邊，正到汽車路的中線，給一輛南來的汽車駛倒了。人力車裏還有一個坐客啊。

汽車突然停了，人力車也停了。車夫正正臥在汽車輪下，兩條腿在那裏流血。警察到了，迅速地跳上汽車上，掏出了簿子大概登記汽車的號數。行人路的頭又大大蠕動起來，一剎那就堆積許多頭在街中，于是我再看不見這慘劇了，只是許多頭蓋了我的視線。

往後由四個警察趕走了許多頭，我清楚看見了那車夫全身都軟化了，兩條腿深紅的像只有一對小鈎掛在上體上，不安穩，搖搖動動坐在另一輛人力車的腳踏處由另一個車夫拉向北去了。汽車由四個警察監視着駛到路旁停着，我見到那司機的臉很青白。現在街中又恢復交通，汽車又不斷地飛駛了，只是街裏留着一片深紅的血跡，任汽車們在那裏不經意的駛過，許多頭在街邊還沒散去，似乎留戀着那深紅的血跡。

我也似乎留戀着那血跡，而我立刻就想到上海充滿了怖意，都很像魔鬼，在恐怖那時

候。——因為仙女與魔鬼都同樣那麼神化的。它要迷你就變成仙女，要懼你就搖身一變為魔鬼了……

許久許久我還站在窗邊癡想着，直至正午了，忽然駛進來一輛汽車，從那裏跑出來兩個外國人和一個洋服的中國人。他們一同觀察着那現在已變了淡淡的血跡。血跡原來是染在馬路的中線，他們就急急地碎語而又在往來巡察。

原來這裏是愛多亞路，左邊是法界，右邊是公共租界……我馬上跑下樓來，站在街旁聽見他們在那裏很劇烈的駁話：

——以血跡論應歸法界管理的。

那位中國人仰起頭來說。

——不會的。血跡不過是糊過來。汽車向北駛當然在中線以東的。

外國人有點反駁氣味。

——汽車駛來了，人力車見着就拼命拉往西以求脫險，而汽車停不了，也跟着在中線出事……

一個警察跑來鄭重說明當時的情形。

——洋車何以不在十字路口受崗警指揮通過，而在路中間任由過來呢？

還沒有給警察帶走的汽車司機人，從車上跳下來，似乎要辯白自己的。可是外國人不理他，大概這不是審判司機的罪。

——只要在中線裏，那邊血跡多就算那邊管理就對了。

一個外國人定睛注視着血跡。現在血是乾了，不過像一片紅柏油染上馬路上罷。

——不能。要根據汽車所來的方向跟洋車所成的角度，則相撞點僅在中線以東了。

——可是你能證明汽車沒有越過中線行駛嗎？

——巡警大概可以知罷。……

……

語聲逐漸大了；像無結果的。前頭後頭的汽車都塞滿而不能通行，只在那裏嗚嗚地喊着……

我覺得沒有什麼意思，我跑回房裏了。回到房裏坐在床沿上，只覺得：在上海死了的人沒有什麼悲哀啊！區區的死還惹起了國際爭執，真有點可喜的榮幸！

#### 四 浦東的一剎那

在上海過了三天鬱悶的生活，又要回復了欣賞海的宇宙了。

晨早七時從旅館裏跑出來，一真望着碼頭進去，下了一隻北上的船上。因為自己行李太少的原故，上船覺不到什麼麻煩，更沒有流氓來擾我的幻夢。

上了船了，在統艙中爭了一個近圓窗的鋪子。後來想到統艙的特殊氣味不容易嗅得的就和兩個萍水相逢的朋友搬上船面向着天空，在那裏至少能自由而爽亮地見到了太陽和天空和搖蕩的波。

經過一陣大嘈和紛亂之後，小販們已被逐上岸上，船就古隆地開身了，從黃浦江深處向外飛駛。

乘客們開始安定。有許多人臥在帆布床上或簾地上看書，這類書多量是七劍十二俠的；有些坐着和不相識的萍水相逢的朋友打着閒話，即如我就跟兩個不相識的人談話了。一會兒談到坐船的苦悶，忽而說到上海的罪惡，忽而轉落說到海洋的故事，而那些高樓們迅速地糊塗地而向後倒退，在我們的不注意中。

船轉了一個河灣，忽然汽笛隆響了幾下，却開始泊岸。我們開始就懷疑到船的內部有點損壞，但很快地明白，牠泊近一個碼頭，這碼頭寫着『亞細亞火油公司』。有四五個油筒染着銀白色，粗大而呆笨地擎立着。同時從那工廠裏傳出來火油罐的拋擲的聲音，轟烈地比船上的機器還響得多。跟着船裏的貨艙門開了一條長板，就給那挑火油的脚夫挑進去。

我問一間茶房在這兒上貨要幾個鐘頭，那時候才能動身。他答我們要在明天五點鐘以後才能開行。這真是令我悶鬱了。後來，我們決定上浦東逛一逛。——這裏也是屬於浦東的。

在亞細亞火油工廠面前站了一會，找到了一條長狹道深入浦東腹地。這塊地令我無意認識江南鄉村。許多青綠的樹圍站着，滿地長着野草雜花。我不能找到我應跑的路，也沒有路可跑，似乎這裏沒有人到過，然而是有人的，我推想他們沒有指定了一條路，既是一塊曠地似，東跑西跑決定沒有人來干涉的。

過了一條河，——河上有一度短木橋，這裏才找到很短路的痕跡在橋的前後。而這裏遠望去有幾所泥屋。我們向着泥屋前進。

泥屋逐漸地立在跟前，我們在泥屋中間似短胡同的經過。這一刹那的經過，我得許多深刻的印象啊！

泥屋的高度僅及兩個人的那麼高，跟大沽口河畔那一排泥屋一樣。這些泥屋的建築在外表看來似乎是自由的（面積）。有些可佔了二大塊地，除了一排住房還可以圍了一個小園，這小園裏可以見到雞鴨或豬類。但有些却只一所住房，門口就對着他人的門口了。泥屋的居民乾脆的說，跟上海市面那些流氓也比不上的。他們的衣服不齊，男子的只穿一條短褲，懸在一個煤炭身體之下，汗水就從上身流下來染了褲襠了；那些婦人呢，婦人啊，老的，我們

——  
——  
——

見到有幾個老的她也裸着上身的，一雙平坦而下垂的乳像兩片近雪期的樹葉，枯黃地掛下來；年青的，我們見到有幾個年青的，下面穿着短褲，兩只隆起的乳子，僅僅用一塊只能摺過兩個乳的蘇布，以兩條小繩子拉向腰背打上一個結，這一種樣式，正像東胸時代普通婦女們的小衫。——但是我們又能看見有些穿整衣服的，不知道裏的赤身與不赤身的有沒有階級的高下？

我們這樣的一個樣式，鞋襪穿得好好的，跑進裏面有二萬分的不安，急得我出了一身冷汗。自己沒有裸體見到他們裸體，自己反而羞恥起來。他們見到我們却又怎樣呢？可是他們却安定地工作閒談了，女的有些在那裏縫衣服，有一個裸上身掌着葵扇坐在門口上乘涼的老婦，見到我們在不注意中掖了兩下眼睛。

我們中一個人這樣問她：

——這裏可有什麼市場嗎？

——向南邊拐了灣兒有東西賣。先生，你們那裏來？

她的態度很溫和地顯示出她飽經塵世似的一副待人口吻。

——我們是船上的啊。

往後，我們就拋離這幾所泥屋了，大步的向南踏進一個像村落似的地方。那裏有一條小



胡同像一個市場，旁邊有許多小販們放着一毛錢上下本錢的貨物，而以一毛至二毛買完了他跟前的兩籠東西。其中有一所像雜貨店似，門前寫上幾個歪形鼓樣的字。我的一個弄水相逢的朋友，跑進去，我跟着也跑進去。他開始這樣問那掌櫃：

——你們這裏有牛奶賣嗎？

——什麼，先生，你要什麼？

——牛奶！

——牛奶不是要——哈，到牛……

這樣一說，雖還沒有說完，已把他笑了起來，這笑就引了許多人來看，也許我們衣服整齊他們好奇所促來的罷。

——哈！是用鐵罐盛的。

——啊！——這兒沒有的。

這是一個旁觀的赤身的人說。他似乎明白了這所謂牛奶，然而繼着是一堆笑聲，這笑聲是很神祕的。

——那麼，近在這兒什麼地方有呢？

——沒有的。

我不能忍受我那才識的朋友這樣頑固。聽說他在北方都市在一所大學念書，這裏就可以找到了他只能認識了都市，他從不知道中國鄉村是什麼！或許他以中國都市來代表中國文明，這是極端錯誤的。

在那村落似的地方打了一圈，往後，一個胆小的朋友要回去。他的胆小有二：一怕購票；二怕船開行了。強不過他，我們只可回去，回去那先前的一排泥屋，在這排泥屋中間可以遙遙可睹了亞細亞火油工廠的油筒，粗大的傲慢的向着這排泥屋作永久的微笑。（完）

六月廿七作完

(2) 介紹及研究藝文

書名	著者	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物觀文學叢稿 唐代女詩人	陸晶清女士		四角五分	本書與李長吉評傳一樣，也是以物觀的方法來研究唐代女詩人及其詩的藝術。作者將唐代女詩人分為四類：(一)宮廷詩人，(二)家庭婦女，(三)女冠，(四)娼妓；不獨闡明女詩人的環境對其詩的影響，且說明當時的經濟制度產生此四類女詩人之詩藝的徑路，並解釋唐代女詩人之詩具有特殊色彩的原因。
現代世界文學 大綱	千葉龜雄等	張我軍	七角五分	世界近代文學，中國已經介紹很多，但都是零零碎碎，不是有系統的介紹。本書是日本新潮社出版世界文學講座之一，分國敘述，極為詳盡，執筆者如千葉龜雄等，均係日本文壇享盛名的作家，全書約五六十萬字，上卷現已出版。
小說底創作及 鑑賞	木村毅	高明		本書的作者木村毅是日本的一個非凡努力的研究家，尤以小說的研究為特出。原書分十九章，對於長短篇小說之區別及其技巧之結構，均有詳明之闡述，並對於作者之生活，與修養及作品的關係，均有獨到的見解，最後以古今大作家為研究之對象。至文藝的批評方法，本書並有所論列。愛好文藝者及小說創作者均應先睹為快。
歐洲文學史綱	金石聲			張寶平先生對此書，有適當之批評，他說：「我把它校閱一下，覺得它編得很好，簡約而能詳盡，明豁而有興趣，可以當課堂的課本用，我可以作文藝辭典用，尤其特別注重近現代文學和現代文學，我才知道我幾年來的願望，由金石聲把它實現了。」
一九三〇年的 世界文學	趙景深			一九三〇年的世界文學狀況如何，這本書裏面有詳細的記載，本書內說及十三國家的文學，共一百篇，為研究現代文學者，不可不讀之書。

## 最後的話

記者

在本期中，我們先要說的便是戴行軺先生的過去中國文學的典型。這是頗為重要的論著，也是十分地值得我們一讀的。

火雪明先生的反抗的意味，其描寫的良佳，是用不着我們介紹的，請讀者自己去看吧。

張若谷先生在本刊還是第一次露面。我們能夠得到他的一個女教徒的懺悔在本刊上發表，是頗引為榮幸的。這篇一個女教徒的懺悔，其描寫法是全用敘述體的。我們看他是一小說也可，看牠是隨筆亦無不可。其他如周無礙先生的度過了黃昏，徐秋雁先生的愛與血和許壽詒先生的紅的曲線以及巴林先生的校長，都是寫得很好的，望讀者不要隨便看過。

黃虬先生的奸細，雖然描寫得不大高深，但他如果能夠一心一意地努力下去，將來是很有希望的。

邵葦一先生的蒲氏特·蔡斯藤狄是一篇很好的作品，其描寫的活現，是很可以做現代青年的當頭捧場的。可惜作者生長在埃及，而埋沒了其偉大的天才，以致他的名字使我們很少聽見。王墳先生的勃萊特小傳是美國左納蓋爾作的。經過了王墳先生的流利暢達的譯筆，一

定會使我們很滿意的。

吳縵雲女士的她，是寫得十分美好的。我讀了這一篇，要靜地曼吟，一面也要高聲地讚美。  
干因先生的過上海，是一篇很值得我們讀的。讀了這一篇，讀者也要留心纔好。

介紹完時，記者還有幾句要說的話。這一篇是本刊二卷的結束。記者或將請編者陳穆和先生寫一篇本刊一年來的經過情形，望讀者注意及之。



當代文藝 第二卷 第五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陳 穆 如

發行者 神州國光社

印刷者 神州國光社印刷所

代售者 各省神州國光社 各省各大書局

復刊

本誌預定價目表

期數	價目	
	本埠及國內	國外各埠
一册	三角	五分
半年六册	一元六角	三角
全年十二册	三元	六角